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一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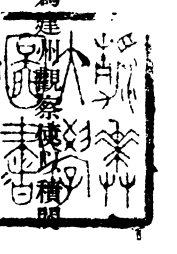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五十）

李心傳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二

【紹興二十有一年】歲次辛未。金海陵煬王亮天德三年　春正月　案是月癸酉朔。辛巳。皇叔和州防禦使士訔爲建州觀察使以積閱



遷也。

癸未。輔臣奏事畢。上曰。廬州守臣吳逵上便民五事。論淮南復業之民。宜寬涵養。未可遽理租賦。庶上供其令戶部展年收之。

庚寅。夜雪。

癸巳。將作監主簿范彥輝面對。言州縣凡遇科催。急於星火。或寄外廓而專事侵偷。或任攬納而專給虛鈔。鈔簿不銷。致多掛欠。間遇州郡催督嚴緊。遂於民間多端掊率。上戶則敦請赴縣。待以酒肴而科借之。中下之戶。不與朱鈔。故已納稅賦。勒令再納。又最其下細民。則搜刷丁錢。詭立名項。曰補虧。曰失收。曰復撐。曰排門。或入老不除。或已除再籍。臣聞祖宗朝行丁錢之法。率三丁共敷七百七十文。今一丁不下二丁。而浮費稱是。乃更重疊不已。斯民破家竭產。不得自存。遂以進丁爲諱。於是子生不舉。循習成風。豈不辜陛下好生之德。欲望申戒監司郡守。應縣分催科至中限未及分數去處。令本州差官下縣監催。須管及分方得離縣。如出違終限經兩月。本州不差官下縣監催者。自是本州失時檢察。卽不得更行追理。如

是則不惟州縣事辦且免書吏侵欺而細民無催剝之苦矣從之

甲午鎮東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幹辦皇城司鄭藻爲保信軍節度使領閤門事藻於顯肅后爲最親以使北還而有此命　左宣議郎曹筠知衢州筠自御史斥去會衢州闕守上諭秦檜曰臺諫無大過惡當優假之以來言者於是用筠

乙未秦檜奏除潭廣帥臣上曰廣東帥臣及諸路提舉市舶官皆當愼擇苟非其人則措置失宜海商往往不至又曰布衣步孝友上書言丹陽練湖堙塞艱於漕運詔漕臣修治

丁酉詔翰林局醫生幷奏試人竝令試經義十二道以六通爲合格與補翰林醫學舊制以宰執初除轉廳恩例試墨義三十道至是以奏試人不通文義故改法焉

戊戌少保昭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駙馬都尉潘正夫以郊恩封和國公

庚子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米友仁卒

二月壬寅朔敕令所刪定官魏師遜面對論比年遠爾豐穰而郡縣因米值之賤乃於輸納之時令民以苗米折錢捨其所有取其所無民必又下其值以糴所費何止一倍是豐年適爲之病也望申敕州縣仍令監司覺察民戶越訴從之師遜江寧人也

癸卯殿中侍御史湯允恭論舉人假手之弊詔許同舉人陳首取旨免省

丁未詔知郢州喬大觀州學教授徐維竝衡替自不得與堂除大觀坐對維及右中奉大夫通判州事魏

耆純、進士晁公裔妄造語言、謗訕朝政、維坐罰法、與大觀用妓樂飲宴、親聞謗訕事在有司、猶敢傲慢、相與濟惡、下本路帥司覆實、乃有是命、是日、輔臣進呈、上謂秦檜曰、趙鼎所引用多非其人、檜曰、范冲中間修哲宗皇帝實錄、委有妨嫌、上曰、祖宗時不委當時遷謫官修史、恐有謗言以欺後世也、直祕閣知靜江府方滋陞直敷文閣、知廣州、左朝散郎、廣南西路轉運判官陳璹、知靜江府、初、朝廷命廣西帥臣卽橫山寨市馬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歲捐黃金五十鎰、白金三百斤、錦二百、純四千、廉州鹽二百萬斤、而得馬千有五百匹、良馬高五尺、率直中金五鎰、他以是爲差、每五十匹爲綱、選使臣部送至行在、及建康、鎮江府、太平、池州諸軍、不願鬻於道則有賞、先是廉州之鹽、分令欽、橫、賓、貴、潯、梧、藤、象、柳、容等州轉至橫山倉、然諸州科民則苦富民、差吏則雜私販、往往陷沒留滯、至璹始令官支腳錢、選使臣運鹽、若及十萬斤、卽與部良馬一綱至行在、廣馬事以熊克小歷修入、但克以爲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事、則甚誤矣、

壬子、詔行在官私僦舍錢、竝減半、違者坐以違制之罪、拘其業入官、癸丑、又詔白地錢亦減半、

甲寅、夜雨雹、

乙卯、詔諸州各置惠民局、初、軍器監丞齊旦面對、乞令州縣合藥散民、上恐不能徧及、故令戶部舉舊法行之、仍命毋多取利、權尚書戶部侍郎宋貺落權字、仍兼權知臨安府、大理少卿李如岡權尚書吏部侍郎、秦檜生辰、如岡爲百韻詩以獻、檜喜、乃有是命、此以紹興二十七年三月、周方崇論如岡章疏修入、右中奉大夫直祕閣提舉

台州崇道觀王安道卒。

壬戌。直顯謨閣知婺州湯鵬舉陞直龍圖閣。知潭州。詔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巫伋充大金祈請使。保信軍節度使領閤門事鄭藻副之。請歸皇族等事。

癸亥。伋等辭行。日曆只書巫伋鄭藻奉使大金朝辭進對而無使命。李攸拜罷錄稱巫伋充大金祈請使。亦不示所請何事。惟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二十日館伴使何俌等劄子載北使王全上殿口奏云。帝曾遣祈請使巫伋等來言及宗屬及增加帝號等事。而趙甡之遺史所載又差詳。語在今年九年末所書巫伋使還并注。

祕書省著作佐郎林機守尚書禮部員外郎。

甲子。徽猷閣待制李正民卒。

乙丑。太府少卿徐宗說言。方今經費所賴之大者。經總制錢物爲先。舊守臣椿發。歲終案其殿最賞罰。後慮守臣侵用。遂專委通判拘收。令提刑司催督。又立定對行賞罰條格。近來人物繁庶。酒稅日增。宜其所收之數倍多。而反不及前日。蓋緣對行賞罰之後。州縣無緣肯供最少之數。是致合推賞之人。例皆不得其賞。自是人人坐視而不恤。比較之法。徒爲文具。望令知通同共椿辦。通判專行拘收椿發。以立定賞格。知通均受庶幾人利其賞。錢物不致失陷。詔戶部措置。

己巳。處州編管人王騰移送婺州編管。以騰擅離貶所。上書狂妄。欲起兵端故也。王騰本末未見。當考。

庚午。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魏矼卒於衢州。自秦檜用事士大夫平日少失其意。禍輒不測。當始議和時。矼與檜異論。檜嘗欲除近郡。矼遜辭不就。奉祠十餘年。寓居常山僧舍。一室蕭然。卒免於禍焉。初趙鼎既謫居嘗謂其客左奉議郎方疇曰。自鼎再相。除正府外。所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矼皆有士望。異日決可保其無他。疇曰。願公徐觀之。其後諸人各久流落。雖死不變。疇乃信服。

三月壬申朔。右朝請郎侯恪知歸州代還。言巴東、興山二邑。舊無酒禁。止令民戶送納麴錢。昨緣招致義兵遂官創兩務。今義兵久已放散。乞復舊法。上曰。四川酒課。昨緣軍興張浚用趙開創置隔槽。今罷兵。可令戶部取索措置。

乙亥。戶部侍郎宋貺言。諸州多員外置官。費耗寖廣。重困民力。望日下竝罷。上曰。此不惟耗公家。且爲民害。宜令戶部禁止。

戊寅。上謂大臣曰。聞大金有詔去尊號。前此士庶屢嘗有請。朕卻而不受。秦檜曰。盛德之事。他國亦知師。丁亥。上曰。州縣多催理積欠。民間重困。朕頃在京東。親覩其害。可令戶部照年分蠲放。既而戶部請自紹興十一年至十七年諸色拖欠錢物。除形勢及公吏卿司。與第等以上上有力之家未納數外。竝與放免。從之。

戊子。忠訓郎閤門祗候王德霖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德霖、進子。特錄之。

庚寅。直寶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秦塤、直顯謨閣秦堪竝進職二等。提點佑神觀。以扶掖檜入朝。特推恩也。堪除直天章閣。而以稱呼不便爲辭。乃陞直龍圖閣。塤陞職在是日丁丑。

壬辰。太常博士丁婁明面對。言邇來諸路司間有以縣令之貪殘者按劾以聞。尋罷黜矣。未見有以政績優異敷奏於朝者。望申飭監司。詳加考察。歲具殿最以聞。詔申嚴行下。　中亮大夫建寧軍承宣使殿前司右軍統制岳超落階官。爲利州觀察使。以職事修舉。特遷之也。

癸巳。右朝請大夫榮嶷知襄陽府。　右朝散郎撫州州學教授宋樸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樸、當塗人。好左道。每與方士遊。樞密院統領丁禩薦之秦熺。力加引拔。於是檜驟用之。此以葉義問章疏修入。

丁酉。監察御史林大鼐面對。言祖宗於字人之選。其格尤密。比者改官者多作丞。闕陞者多作幕職。今尚左知縣闕一百三十五。待左縣令闕一百一十二。合入者既擇祿而不願。未應入者願宣力而無由。至於鹽場待左見有三十餘闕。久榜不銷。祇爲監司郡守差權官之奇貨。願竝與破格差注一次。詔吏部措置。既而吏部乞以淮寧知縣等三色闕。共一百三十七。與破格差從之。吏部奏下。在六月甲戌。吏部所奏。稱臣僚劄子。乞將知縣縣令鹽場共二百七十八闕。破格差注一次。即指此三色也。熊克小厤節去鹽場一項。今稍詳之。

戊戌。宗正丞王葆轉對。言陛下修德睦隣。感召和氣。年穀屢豐。今常平司既不能因時糴買以廣蓄。而州

縣秋苗乃高立米價抑民納錢望嚴折錢之令講平糴之方庶幾農末不病詔付戶部
夏四月甲辰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王曙權尚書禮部侍郎以使還遷也　權尚書兵部侍郎王曾落權字
乙巳祕書少監湯思退試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陳誠之、權刑部侍郎韓仲通竝落權字　端明殿學士知宣州楊愿陞資政殿學士以愿首修中興聖統故也
己酉閬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潘端卿降授郢州防禦使端卿不赴後殿起居爲閤門所彈故有是命
庚戌禮部侍郎知貢舉陳誠之等言考到博學宏詞科合格人下等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莫冲、左迪功郎臨安府錢塘縣主簿葉謙亨詔竝與堂除冲、歸安人謙亨、麗水人也
壬子武德大夫和州團練使知閤門事趙述落階官以述自言元勳普之孫供職殿陛餘三十年且使北來還以例遷也
閏四月辛未朔左朝散郎孟處義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癸酉上諭大臣曰三衙闕額今諸州揀選補填江上諸軍令具闕數申樞密院先是禁止諸軍毋得擅自招刺故上訓及之
甲戌秦檜奏以直顯謨閣知撫州李莊提舉福建市舶上曰市舶委寄非輕可令莊赴闕稟議然後之任
左朝散郎王揚英知秦州揚英自尚書郎斥去意望還朝會秦檜久病乃上書薦熺爲相於是檜以郡

處之。此以王珪劾揚英章疏修入。

丙子。上策南省試舉人鄭聞以下於射殿。制策曰。朕惟祖宗創守之宏規。舉可掩迹三五。然而中遭厄運。變起弗圖。蓋許國之臣無幾。而自爲謀者總總也。今朕承中興之運。任撥亂之責。所賴乎有官君子爲至切矣。顧狃於聞見。小慧相先。謂了官事爲癡。謂履忠信爲拙。以括囊爲深計。以首鼠爲圓機。子大夫讀先聖之書。通當世之務。其爲究復何洒濯可以格舊俗。何陶染可以成美化。明著於篇。副朕延佇。且以觀子大夫入官之志。舉人趙逵對策略曰。君臣父子之間。天下眞情之所在。陛下以神器之大。方與元老大臣。叶謀比德。以緝熙中興之功。而百執事之人。因循舊習。不與聖人同憂。蓋自藝祖卽位。尊禮趙普以爲社稷臣。重其權。信其人。雖一時舉職。如雷德驤。不能間也。顯然示天下以好惡之所在。磨以歲月。而天下之士。洗濯自新。風俗一變。承平日久。士爲曲學阿私之計。而風俗壞。尙賴祖宗之澤未遠。廊廟大臣。有質正不撓者。出身捍難。作多士之氣。以摧折倉卒之變。維持至今。此道不墜。今陛下已尊任其人矣。是宜明諭天下以好惡所在。而又有以振厲之。若旣知其爲小人。確然不惑。無使得干廟堂之正義。願陛下尊其所聞。每進一人。惟其癡。惟其拙。每退一人。惟其深計。惟其圓機。則天下之士。庶幾稍知向方。儻猶不悛。陛下赫然振怒。治其尤者一人。夫誰敢不服。然臣尙有私憂過計慮者。陛下尊所聞之不堅。異時或有言今之癡者爲眞癡。今之拙者爲眞拙。今之深計者爲有德。今之圓機者爲有謀。而陛下疑。雖聖主在上。賢臣輔

佐臣不敢謂安靜之福如今日詳定官擬逵第五上覽策謂有古文氣乃擢爲第一遂賜逵等四百四人及第出身先是潼州府路提點刑獄公事楊椿被檄考四川類省試策問方今君臣同德之懿因論漢文帝不任賈誼爲公卿等事舉人張震等策言文帝屈己和親而誼欲以表餌繫單于此不適時之論又言主上淵默思治上天眷佑爲生賢佐一德之誠克享天心椿定爲榜首檜大善之及唱名震居第四聞開封人世右職逶磐石人震什邡人也

己卯宰執進呈進士洪毅上書乞根究轉運司所收諸州補發綱稍糧米及禁止三衙減尅軍錢又言轉運司市馬草支錢不及下戶而有強取之擾曰可問漕司每年補發米數禁止三衙毋得減尅其馬草合戶部同漕司措置行下諸路一體行之洪嘗入太學爲內舍生乃詔免文解一次

壬午尚書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宋貺罷右正言章夏論貺市井小人初無才術左藏庫自去年闕乏支遣不行乃以臨安府公使激賞贍軍三庫那錢物支遣又不勘虛實令軍人自往漕司支散及令捉事使臣於諸娼家強買婦人貺章惇甥婿惇以誣罔宣仁之故得旨子孫不得與行在差遣而貺嘗假章倖錢數萬緡乃辟其子爲酒官又每於省府事輒曰此非貺意嫁怨於上斂恩於己此最害治之大者望賜竄責以爲姦邪之戒故貺遂罷

甲申左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使判官廳公事王佐左承事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董德元竝爲祕書省正字自秦熺後進士第一人甫除官卽入館至是始復舊制焉

乙酉。右通直郎李若樸知德安府。若樸與何彥猷並爲大理寺丞。坐議岳飛獄不合斥去。至是十年始守邊郡。彥猷尋通判洪州而卒。彥猷五月丙辰除洪倅。未知卒在何年。隆興元年正月以右奉郎特贈二官。

丙戌。右朝奉大夫傅寧知沅州還。言湖南北之俗。遇閏歲則盜殺小兒以祭淫祠。謂之採生。望令逐路監司帥臣嚴責巡尉。如一任之內糾察採生七人。依獲強盜法推賞。因事發覺。則巡尉坐失捕之罪。庶幾其弊可革。從之。

戊子。特奏名進士昌永等五百三十一人、武舉進士湯鶯等六人授官有差。永宣城人也。

辛卯。上謂大臣曰。錢塘江石岸毀裂。每潮水漂漲。民不安居。其令漕司同本府修治。如闕役人。於三衙輻輳重內借差。熊克小曆誤在五月。

癸巳。尚書兵部侍郎王會充敷文閣直學士。知湖州。

甲午。太府少卿徐宗說遷太府卿。尚書駕部員外郎陳相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戊戌。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子儀直徽猷閣。主管佑神觀。

五月庚子朔。右宣教郎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實錄院檢討官周紫芝知興國軍。紫芝不知何國權實討。非進士出身人爲史官。前此未有。故出之。

右宣教郎幹辦諸軍糧料院楊迥充樞密院編修官。

乙巳封巫山神女爲妙用眞人。

戊申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李璆卒。

己酉直祕閣馬純落職。依條致仕。令汀州居住。純自福建罷歸。寓居諸暨縣。而右正言章厦論純常出怨言。輒議時政。每會賓客。往往多言朝廷政事得失。竊恐遠近傳播。有誤耳目。望加屏竄。庶爲奸雄異意之戒。故有是命。

辛亥右朝奉大夫知大安軍張輔世代還。言四川惟利州一路。創置義士。悉於保丁內選充。而文其手。就令土豪官領之。土豪官率多邀求。而又州縣力役。歲無虛月。今朝廷清明。邊燧不驚。望放歸田畝。庶幾服田力穡。各安其居。詔制置司相度申樞密院。時知洋州宋萃亦論義士免家業錢。民間物力偏重。遂罷之。

太學錄兼權祕書省校勘書籍周麟之改充敕令所刪定官。

壬子右朝請郎湯沂知劍州代還。論劍州稅草自祖宗時止輸本州。至紹興五年。添屯將兵。漕司將稅草應副支遣。而於民間重科草估腳錢。望賜除免。如川路有米腳錢處。亦乞依此施行。事下戶部。而戶部言未見當時如何收納。前後亦無許行收納條法指揮。欲下總領所看詳從之。

甲寅右朝奉大夫楊樸知榮州還。論縣官替罷。率於所部以借夫爲名。而取其直。縣之大者至四千緡。其次亦不下三二千緡。州官替罷。往往亦託縣官爲之。民間不勝其苦。而無敢訴者。蓋起獄追究。則所費又數倍於所出夫馬之直。而州縣或捃以他事。遂致破蕩貲產。望申嚴約束。仍許越訴。詔申嚴行下。

戊午。金主使翰林學士崇政大夫知制誥兼太子少詹事劉長言、昭毅大將軍殿前右衙充龍翔軍都指揮使耶律夔來賀天中節。檢校少師奉國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璘、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元府楊政、定江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提領營田田師中並爲太尉。璘等建節皆十年。御劄以其守邊安靜。故有是命。

乙丑。秦檜奏欲令國子監復刻五經三史。上曰。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雕板。雖重有所費。亦不惜也。

六月癸酉。上曰。近有進易說者。以爲易非卜筮之書。自古以易筮。春秋多載其事。易有聖人之道四。卜筮乃其一。豈可以易占爲非。秦檜曰。陛下精於易道。非臣等所及。　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幹辦御輦院劉允升爲右武郎幹辦皇城司。

甲戌。詔淮南諸州將請佃田土年限已滿之人。根括包占頃畝。依已降指揮起理二稅。用戶部請也。先是言者論淮南田土。昨來官司急於人之歸業請佃。不究頃畝多寡。止憑所乞。遂給與之。其間皆是擇膏腴廣包占。故租稅所取無幾。近年田野加闢。年穀屢登。而爲坐享農者厚利。乞依舒州已得根括指揮。令民戶五家爲甲。限一季自陳。結無隱匿罪狀。官司致籍。如出限或所陳不實。致有人告。即差官打量出給告人。仍追積年租稅入官。本部看詳。欲依所乞。故有是命。舒州根括指揮。據臣僚劄子稱在紹興十九年。未見月日。當考。

丙子。祕閣省校書郎葛立方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孫仲鑑爲司勳員外郎。

庚辰左宣議郎知衢州曹筠充集英殿修撰
辛巳詔大理寺三衙及州縣歲支官錢合藥以療病囚先是大理寺丞謝邦彥面對有請事下戶部本部乞大理寺京府節鎮竝支錢一百緡餘州六十緡三衙各五十緡大縣三十緡小縣二十緡至是行下
甲申武節大夫榮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幹辦皇城司潘邵提點佑神觀
乙酉敕令所刪定官魏師遜面對乞申敕郡縣毋得擅催倚閣積欠詔申嚴行下
丁亥左朝奉大夫楊樸言竊覩紹興十七年聖詔以軍興以來四川重斂令宣撫總領兩司取索承平時常賦名色軍興後權所增益參酌措置自後宣總兩司嘗減激犒錢及對糴米各五分四川之民蒙被陛下德澤矣然尚餘糴本水腳錢激賞絹等皆軍興後權所增益者尚未曾減欲乞詔制置總領兩司更行參酌措置若有可減即行分數裁減以寬民力戶部言不見得當時如何增添前後亦無許行增添條法欲下四川總領所及逐路漕司看詳措置申省從之
戊子中書門下省檢校諸房公事陳夔言宣州布衣史敦仁上書陳獻利害尋引問本人書內引援經史多不知出處顯是假手虛妄詔臨安府差人伴歸本州委知通究實申尚書省
庚寅右內率府副率愉改賜名幡
甲午上謂大臣曰南班宗室非正任者請給殊薄用度多不足生日合賜禮物近權住支今當取索放行昨已嘗賜犀帶及服羅矣大理評事莫濛面對論諸郡重征商稅又以民間日用之物置場榷賣止資

公庫無名妄用。其爲民害。莫甚於此。乞令監司檢察案劾。從之。

秋七月庚子。上謂大臣曰。潛司米綱。多差本司使臣往往作弊。致濕惡腐壞。可依祖宗法。差在部短使人。庶有顧藉。

壬寅。集英殿修撰知衢州曹筠爲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汪召嗣直龍圖閣。都大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牧公事。符行中守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行中嘗欲增簡州鹽筴。以其事屬雅州軍事推官李燾。燾力拒之。張浚謂有臺諫風。燾丹陵人。初第進士。調華陽簿。未上。讀書龍鶴山之巽岩。會詔舉賢良。張浚見其所著五十策。善之。然不果薦。

丁未。秦檜奏勿稅商販柴米。上曰。甚善。臨安自減定物價之後。盜賊消矣。詔皇太后視物微昏。召行在醫官幷草澤醫治有效者。有官人進秩五等。賜錢二萬緡。白身人賜錢外。比類補官。

丁巳。宰執進呈諸州招填禁軍闕額數。上曰。凡闕額須令補足。此祖宗所極留意者也。又奏茶鹽法成書。上曰。法已定。當令久遠遵守。往往隨事變更。雖可趣辦目前。日後入納稀少。非變計也。

己未。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棣薨。追封通化郡王。謚孝敏。以其子右奉議郎不羈爲直祕閣。

庚申。以修天章閣神御殿成。詔兩浙轉運司官吏減勘年有差。

壬戌。京西路轉運判官李宏罷。先是知郢州喬大觀坐謗訕抵罪。而宏不按發之。殿中侍御史湯允恭因

言宏行能無取。呂本中得罪名教。而宏附以爲重。其識趣可知。大觀妄造言語。肆意謗訕。宏職當按廉。不以上聞。失職已甚。乃復交通私書。傅意掩覆。故有是命。　左中奉大夫淮南路轉運判官沈調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

癸亥。吏刑部言。官員曾擅行科率。及因害民之事。被罪情理深重者。更不注知通知令差遣內有所犯情輕之人。具因依申取朝廷指揮。始用湯允恭之言也。

是月。遂寧府言。自十七年至二十年。嘉禾瑞麥。歲產不絕。凡一百有六。

八月庚午。案是月戊辰朔。大理少卿張燾面對。言年穀豐登。望委官就江湖臨流之地。置場收糴。以備委積。詔戶部措置。

辛未。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等上重修江湖淮浙京西路茶鹽敕令格式二百六十卷。上曰。是書纖悉備載。若能遵守。久遠之利也。

壬申。楊武翊運功臣太傅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爲太師。致仕。是日。世忠薨於賜第。年六十三。始世忠得疾。上飭太醫馳視。問訪之使相屬於道。將吏問疾臥內。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王。賴天之靈。得全首領。臥家而沒。諸君尚哀其死耶。世忠少時爲省倉負米之役。慓悍絕人。不用鞭轡。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呼爲潑韓五。有日者席某嘗言世忠當作三

公世忠怒其侮已痛毆之年十八始隸軍籍挽強馳射勇冠軍中其制兵器凡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後猊之鍪連鎖之甲斧之有掠陣弓之有克敵皆世忠遺法營中毒矢洞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刻畫晚以王公奉朝請絕口不言功名自罷政居都城高臥十年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獨好浮屠法自號清涼居士於時舉朝憚秦檜權力皆附麗爲自全計世忠於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隸薨有詔選日臨奠檜遣中書吏韓璩以危語脅其家於是其家辭而止賜朝服貂冠水銀龍腦以斂賻銀帛三千匹兩追封通義郡王其子直敷文閣彥直直祕閣彥樸彥質彥古皆進職二等孫右承奉郎梃杖竝直祕閣賜五品服又命睿思殿祇候徐仲護葬事。世忠追封在是月癸酉降旨臨奠在丁丑其家辭免在庚辰諸子孫進職在

二十三年三月丙申令聯書之二十七年九月乙巳二子五孫又各進一官

乙亥皇叔岳陽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樽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任便居住　右正奉大夫宋貺令徽州居住時貺罷居平江而右正言章厦再論貺寄居輔郡交結妻黨章惇之家意欲動搖國事故有是命　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梁揚祖卒贈特進龍圖閣學士賜其家銀帛三百匹兩

辛巳左朝請大夫兩浙路轉運判官趙世粲直祕閣

壬午太府寺主簿錢端英面對論州縣多移易常平錢乞戒飭詔申嚴行下端英愕子也

甲申直龍圖閣提點佑神觀秦塤陞祕閣修撰同安郡夫人秦氏封小國夫人以秦檜進書加恩也塤言

見習舉業。所有進職太高。實於應舉相妨。乞追寢。不許。　中書門下省校正諸房公事陳夔、武功大夫惠州刺史權知閤門事蘇瞻充賀金國正旦使副。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相、武節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孟思恭充賀生辰使副。

戊子。將作監主簿孫祖壽面對。乞開導臨安城中溝渠。以泄積水。從之。祖壽、廣陵人也。

辛卯。詔皇叔昭信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

乙未。成忠郎柴大有爲右宣議郎監周陵廟。以大有自言當世襲也。

丙申。權尚書禮部侍郎王曮罷。以殿中侍御史湯允恭言其怨望也。乃以曮知衢州。

九月戊戌朔。大理寺主簿丁仲京面對。論贍學公田。多爲權勢之家侵占請佃。望提舉官覺察。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產。其令戶部併撥以贍學。既而本部乞令提舉司置籍拘管。其無敕額菴院。亦依此施行。從之。

庚子。命日歷所重修宰輔拜罷錄。用禮部員外郎林機請也。然亦不克成。事初見九年三月丙戌。

辛丑。大理卿許大英乞申嚴舊制。令監司郡守。遇有案發官吏。竝其職位姓名申吏刑部大理寺置籍。承勘官司準此。庶幾刑部之人。不致窒礙。從之。　是夜雷。

癸卯。敷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俞俟引年告老。詔遷一官致仕。

乙巳左朝散大夫汪待舉知處州還論本州蠲鹽丁鹽之賦輕重不同蠲鹽以田畝計自以舊稅之後厥賦爲輕丁鹽以民身計自以舊額折絹之後厥賦爲重乞將所進之丁於第五等以下人戶用其舊額均敷戶部乞如所請自今添丁止均納見認之數不得溢額從之

戊申尚書考功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葛立方罷以右正言章厦論其輕恣也

己酉右朝請郎呂稽中知邵州還言近取天下係官之田盡付常平官措置此養民之本然湖南沿邊連接廣西一帶閑田甚多或爲兼併之家占據阡陌而自租稅終不入官田野小民未必蒙被恩惠若令輕立租米廣召百姓耕佃每夫止給五十畝或有輕赫罪人無家可歸亦許依數承佃寬閑之田遂可開闢收其所輸糴其贏餘可以寬州縣之用詔戶部措置

丙辰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趙士粲知臨安府　直龍圖閣知潭州湯鵬舉知紹興府

丁巳增築景靈宮用韓世忠賜第爲之前殿五楹中殿七楹後殿十七楹齋殿進食殿皆備焉期年而畢

戊午詔文武官緣川陝便宜及雜功遷轉當追減官賞之人其父母封贈更免釐正以司封員外郎王葆面對有請也

己未左承事郎周麟之爲祕書省正字

庚申右正言章厦試右諫議大夫　左承事郎魏師遜充樞密院編修官

是月簽書樞密院事巫伋自金國使還。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巫伋、鄒瀁以祈請使副使於金國闕下引見畢內殿奏公事惟正使巫伋得入金主問所請者何事伋首言乞修奉陵寢金主令譯者傳言自有看墳人伋第二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國又令譯者言不知歸後甚處頓放伋第三言本朝稱皇帝二字又令譯者言此是你國中事當自理會伋唯唯而退待辭而歸趙甡之遺史曰巫伋作祈請使而無祈請之辭投書而已議者謂不識字之承旨可優爲也

冬十月丁卯朔司勳員外郎權國子司業孫仲鼈面對論近制士人願入上庠州縣次第勘驗於貢舉無違礙及非殿舉屏斥之人給據赴補眞良法也今就試之士未必皆由本貫往往隨其所寓託稱遊學甚者詭名冒貫設巧求據茲弊不革士將輕棄梓而弗顧棄行檢而弗修欲望且停將來上庠補試略倣舍法詔天下嚴郡庠之補月書季攷精察其行藝或一歲或閒歲遴選一二尤異者陞之上庠充弟子員其道遠貧不能行者官給路費如貢士續食事下禮部看詳後不行。

戊辰殿中侍御史湯允恭試司農卿司農少卿宋仲堪爲尚書左司郎中。詔中州團練使知金州節制屯駐御前軍馬李晬令赴行在奏事金州闕、令吳璘選差權官具奏晬守金州凡四年。

己巳監察御史林大鼐爲殿中侍御史。

庚午吏部郎中沈虛中面對論州縣官到選批書間有不圖之患乞以前後條式鏤板頒降俾吏無邀索官無留滯從之虛中、廣德人也。

辛未武功大夫吉州團練使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樞密院統領丁禩充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禩久幹辦秦檜府故陞差焉。

甲戌。上幸太傅醴泉觀使淸河郡王張俊第。

壬午。制拜俊太師。以其姪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靑海軍承宣使差添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子蓋爲安德軍節度使。餘子弟遷官進職者十有三人。幹辦府武功大夫高準制轉行右武大夫。管轄親兵濠州團練使顧暉除防禦使。皆異數也。子蓋建節在十一月癸丑。子弟以下遷官在十一月戊申。今併書之。是日。秦檜進奏。上曰。龔鑒守盱眙頗靖。檜曰。朝廷報對境文字。鑒有不放心處。必來申明。百官有司。於所職若皆如此留意。則無不濟矣。

癸未。秦檜奏。臨安給丐者錢米。自歲十一月爲始。上曰。此事所濟甚大。苦寒之時。貧者遂得以活也。普安郡王時在藩邸。每遇天寒雨雪淹久。都下居民有甚貧而無所得食者。必命輟俸米以賑之。歲以爲常。此以張聞所進聖德事蹟附入。

承節郎閤門祇候劉伉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伉、才人兄也。

甲申。詔光州已置榷場。合行事。竝依盱眙軍例。

己丑。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袁州安置韋淵復少師昭慶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樂郡王。

甲午。宰執進呈大理正張巑面對。乞禁止州縣差公皁下鄉。州用木匣遞送文書下縣。縣令承帖人付之鄉村。上曰。朕頃在河朔。親見此弊。宜申嚴舊法禁止。右朝請大夫王伯淮知臨江軍代還。言淸江縣有苗稅錢四十餘貫。苗米四百餘石。人煙田產。竝在筠州高安縣。上項苗稅。在經界法謂之窩佃。在鄉村謂

之包奎。未經界之前。尙可追理。經界既定。兩縣各隨產經量承認本鄉元額稅苗。則淸江有稅無田。高安有田無稅。又兩縣一時結局。淸江不免以無田之稅。增均於元額之田。高安卽以無稅之田。減均於元額之稅。是高安得偏輕之利。淸江得偏重之害矣。望下本路究實改正。詔委本路轉運判官盧奎先是澶化中建筠州之瀟灘鎭爲郡。割高安之兩鄉以隸之。繇是有交鄉鴛佃之弊。伯淮、資深子奎、邵武人也。

乙未。降授郢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潘端卿復閬州觀察使。

是月。左中奉大夫王居正卒。秦檜之初相也。居正時爲修注。嘗曰。上以檜作相。前所言皆不讎。檜憾之。及檜專國。居正畏禍。屏居常州。時事一不掛口。檜猶奪其職。奉祠十餘年。至是卒。加封吳將甘寧爲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廟在宮池。

十有一月戊戌。左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程敦厚直徽猷閣。敦厚獻紹興聖德詩。極言和議之效。又獻秦檜詩。有誕生聖相扶王室之語。尙書省勘會敦厚用意可嘉。乃有是命。此以日曆及敦厚文集參修。

戊申。樞密院編修官魏師遜、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宋樸竝守監察御史。

庚戌。參知政事余堯弼罷。右諫議大夫章夏、殿中侍御史林大鵬其劾堯弼傾邪貪鄙。交通三衙。結諸州將。朝廷有大議論。則閔默無言。請貶之以淸政府。詔堯弼充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落職。斬有蔭人惠俊。以指斥乘輿。法寺鞫實。故有是命。

壬子。詔諸路公私房廊白地錢竝減半。

乙卯。右朝請大夫黃子游知池州還。言農田水利。所係甚重。比緣兵火之後。陂塘例皆廢壞。官司未遑修治。故旱歲則高田無以灌溉。霖潦則下田無以泄水。殊爲可惜。望敕諸路提舉官措置修治。上謂大臣曰。聞陂田多爲人侵占。可令有司措置。毋妨衆用。翌日進呈。上曰。須常平官得人。若監司得人。事無不濟。近時監司多端坐不出。提點刑獄。職在平反。尤當徧臨所部。宜戒飭之。子游、實孫也。

丁巳。進義副尉劉允中棄市。以上書希求恩賞。指斥乘輿。及謗訕朝廷。法寺鞫實。故抵於法。

辛酉。詔申嚴鞫條令。應重罪大情已明。其餘輕罪。竝免追究。以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有請也。

壬戌。司勳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孫仲鼇論諸州教官選補不公。講說課試多廢。乞嚴加督責。詔刑部立法。

十有二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王葆言。民多銷銅錢爲器。利率五倍。乞禁約。詔申嚴行下。

壬申。夜雷。

己卯。皇叔潭州觀察使士曮特降一官。士曮、士樽弟。以再娶故宗子安上妻劉氏爲大宗正司所劾也。

庚辰。雪。時上以雪未應期。遣人禱太乙祠。雪遂作。辛巳。秦檜奏事。上曰。昨晚便得雪。甚可喜。檜曰。陛下至誠昭格。如此。當率百官拜表稱賀。熊克小厤稱辛巳雪壬午宰執奏事蓋各差一日。

癸未戶部員外郎李濤面對論近置諸州惠民局慮四遠藥方差誤望以監本方書印給從之論官面對正欲聞朝廷之利害天下之休戚今以權姦在位不言當春禁樵採則言惠民局藥方差誤所言僅及此而稍涉時政則噤不敢發口是則果何取於論對哉言路不通國事從可知矣

丁亥秦檜言瑞雪應期中外共慶去年臘中三日雪果大有秋上曰自此二麥可望不惟時豐疫病亦自消矣

戊子詔徑山寺僧淸言杖脊刺配廣南遠惡州牢城以撰造偈頌鼓惑士衆至有指斥語法當絞特貸之

己丑親衞大夫利州觀察使馬廣卒

庚寅大理寺丞范彥煇面對論州縣獄吏例置私名貼書一切付之鞫獄謂之款司凡老姦停廢與閭閻惡少能弄筆者悉聽爲之人之死生悉命於此輩欲望專委監司守臣嚴行覺察須用試補限以歲年無過犯則如在京補官法詔刑部看詳後不行

辛卯大理寺直柳大節面對言江浙之間物直貴甚穀賤傷農迹其所以良由征稅之重望詔有司裁定則物價自然低平詔申嚴行下

壬辰淸河郡王張俊言葬妻乞下常州差人修整道路上曰此止可差廂軍不得擾鄉民朕自議和以後人民安居無復前日饋運之勞故不欲差夫秦檜曰陛下今日所以當天意正在此也

癸巳金主使驃騎大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烏珠魯定方大中大夫右諫議大夫祕書少監蕭永謀來賀

來年正旦。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八人。諸路斷大辟二十二人。詔臨安府民戶見推排等第。依在京例與免。日厤無此。今以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凌景夏劄子修入。未知在何月日也。關外四州。收營田五分租凡二十一萬七千餘石。

金主亮下詔議都燕京。詔曰。昨因綏撫南服。分置行臺。時則邊防未寧。法令未具。本非永計。只是從權。既而人拘道路之遙。事有歲時之滯。凡申款而待報。乃欲速而愈遲。今既庶政爲和。四方無侮。用幷尚書之亞省。會歸機政於朝廷。又以京師粵在一隅。而方疆廣於萬里。以北則民清而事簡。以南則地遠而事繁。深慮州府申陳。或至半年而往復。閭閻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饋困於轉輸。使命苦於驛頓。未可時巡於四表。莫如經營於兩都。眷惟全燕。實爲要會。將因宮廟而創官府之署。廣阡陌以展西南之城。勿憚暫時之艱。以就得中之制。所貴兩京一體。保宗社於萬年。四海一家。安黎元於九府。咨爾中外。體予至懷。將軍等每名各支賞銀帛九匹兩。詔後宰執列銜者九人。其稱皇弟太尉領三省事樞密使秦國王。則亮之弟亢。起復特進參知政事滕國公。則蕭裕也。此以兩國編年修入。金中有板行翰林直學士趙可文集。載其所撰都人進義何公墓碣云。天德三年屆那城。或薦公於用事者。於是東阡西陌。線引基布。其制蓋皆出於公焉。天德三年則今年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三

【紹興二十有二年】歲次壬申。金海陵煬王亮天德四年。春正月案是月丁酉朔。己亥。雷。

丁未。少師昭慶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爲太保。右通直郎直祕閣高百之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右中大夫范直方卒。

己酉。忠翊郎閤門祗候趙廓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廓、密子也。

丁巳。大理評事莫濛面對。言州縣常賦秋苗。官耗義倉。各有定數。而別立名色。而民戶至有納一二倍纔及正額者。止資官吏侵欺盜隱。無補用度。乞令有司檢坐條法揭示。許民越訴。從之。

庚申。右文殿修撰知婺州趙不羣爲兩浙路轉運副使。

二月丙寅朔。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楊愿知建康府。宣州觀察使御前左部統制軍馬知階州姚仲改知金州。兼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從吳璘奏辟也。

庚午。詔南班宗室應權住支請給郊禮支賜等。竝依舊格放行。時近屬有身沒而無以斂者。安慶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衒言於朝。故有是命。

辛未。大理評事俞長吉面對。論州縣於民輸常賦。有追鈔銷簿之弊。甚者匿其戶鈔。抑令重納。望申嚴法

禁仍令通判專一檢察詔戶部申嚴行下。

壬申大理評事王洪面對言申令所載三子一造簿書於農隙之時令人戶自相推排蓋欲別貧富從均平也比年縣令貪墨者輒促限以開賄賂之門庸懦者則遷延以俟後政奸弊不可勝言望戒飭有司不應妄有展促從之。

癸酉左朝散郎都絜知南安軍代還言差役之法別縣有物力稅錢各從等第差選今乃有兩處同時執役者所費甚大恐非立法本意望明降指揮兩處應役者一處役畢他處乃差惟不許罷役而歇以別於一處當役之民庶幾輕重適中權歸三尺詔戶部看詳申省。

丙子右中奉大夫直祕閣王晌知宣州。

丁丑上謂大臣曰近有士人投獻詩賦之類其間文理可採者可取旨與免文解。

庚辰軍器監承黃然面對論沿江一帶稅務比來非理邀取商旅患之於是號靳之靳陽、江之湖口池之雁汊爲大小法場咸謂利歸公家無幾而爲吏竊取大半矣望令所隸州縣選官檢察收放漕臣考察從之然庭堅孫也。

壬午詔建祚德廟於臨安府用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請也先是毀其廟以爲大理寺而大鼐言三人者有大功德於聖朝今神靈不安士庶悲嗟宜進爵加獎尋進封程嬰爲疆濟公公孫杵臼爲英略公韓厥爲

啓佑公陞爲中祀。三神進封在七月甲午。

壬辰。宰執奏殿前司揀退軍兵。上曰。數內放自便人。可諭楊存中。須令有所歸。毋致失所。

癸巳。左朝請郎魏安行知滁州代還。言國家取民有制。陛下軫念兩淮。歲歲展免每田一畝。止收稞子五升。然州縣不能盡承德意。取於民者。正數之外。每斛止加六七斗。多者往往倍之。頃歲廣德軍受納。嘗用平斛。令人戶自槩。滁州亦用平斛。民間樂耕。見今州倉已有三年之儲。民間每歲增收。不止三十萬斛。公私皆利。倘聖慈以前件平斛。或可行用。乞先自兩淮始。詔戶部措置。先是滁州三縣合水陸之田。以頃計之。三萬九千有奇。自紹興十九年以前開耕。纔千九百頃而已。安行既至官。招召流亡。日墾月闢。所增遂倍。乃擢安行爲西京路轉運判官。安行除漕在三月壬寅。

三月丁酉。案是月丙申朔。右承務郎王之奇之荀竝特除名。之奇送梅州。之荀追所有官。送容州。竝編管。二人皆庶之子。以其父責降身死。撰造語言。謗毀朝廷。法寺鞫實。故有是命。臣嘗聞長老言。有告秦檜以之奇欲結客刺檜者。由是得罪。上因言。庶爲人凶悖。深沮休兵之議。幾誤國事。

壬寅。直龍圖閣提舉台州崇道觀葉三省落職。筠州居住。承節郎監臨安府都作院王遠除名。高州編管。先是三省嘗與趙鼎、王庶通書。力詆休兵之議。明州進士陳藻得其眞迹。幷遠遺三省猶子書。併上之。詔

送大理寺。至是法寺言三省等撰造語言。謗訕朝廷。秦檜進呈。上曰。此不可不懲。庶後來者知畏。乃有是命。

癸卯。龍圖學士降授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程瑀卒。

己酉。殿中侍御史林大鵬言。比糴馬穀。以香引錢爲糴本。既爲有司互用。民亦不敢覬望。第輸納溢所拋之數太多。如江陰小壘視苗拋降苗不及七萬石。漕司拋下馬料。才三萬三千石。計今所輸之數。不啻十萬石。如湖州產茶諸縣。各有園戶。祖宗朝竝無茶稅。州縣舊來立歲額。每畝輸三斤。已自非法。比年官司又於額外抑配園戶茶引。僧人茶鈔。武康一縣。園戶買茶引。每畝出鈔三百文足。僧人買茶鈔。每名出錢三貫六百文足。而元額自若也。江陰、武康皆王畿之內。所聞如此。則嶺海之外。弊將若何。一有訴於縣。縣利其經費而不顧。訴於州。州受縣之贏餘而不問。至訴之監司省部。又爲州縣沈擱不行。萬一窮治其事。不過以爲事循前例。當時叛例作俑者。官已離任。吏以徙死罪責不我及焉。故州縣得以安而行之。欲望降詔申敕。自約束後。將叛意循例者究治同坐。庶幾美意實惠。同浹於民。上曰。此須是守令得人。秦檜曰。陛下今日中興。內外無事。所乏者循吏爾。上曰。然。守令非人。不可不治。若置而不問。則全無忌憚矣。上又曰。錢穀大計。亦要戶部得人。朕觀徽宗朝。戶部之職。多自發運轉運使擢用。蓋以經歷民事，諳練財賦故也。大抵所奏其令戶部行下。據實數收糴馬料。不得踰額。賣茶不得抑配。餘從之。

徽猷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董弅落職。弅寓居宜興。而右諫議大夫章夏論寄居干撓縣道。弅爲尤甚。

良民被害不可勝言故有是命
庚戌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向子諲卒於臨江軍子諲既告老歸玉笥之舊隱號曰薇林凡十五年而卒
辛亥上謂大臣曰近諸軍多有揀退人數可取索招填今日雖息兵無事然武備不可去也　敷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林待聘卒
壬子右承奉大夫宋貺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依舊徽州居住從所請也
癸丑司農卿湯允恭面對言豐年屢應米價至賤下等人戶無他商販以錢輸官遂成逋欠欲望降旨應人閒下戶畸零夏稅及丁錢之類除依條赦倚閣外願輸米者官定時價而折納之如係上供之數乞令常平司以錢兌糴後來隨時出糴公私兩利詔戶部看詳
丙辰直龍圖閣知紹興府湯鵬舉罷以右諫議大夫章廈論鵬舉以宅庫欠賣酒錢而妄劾副將劉之儀致其死也
丁巳詔新除司農寺丞鍾世明往福建路措置寺觀常住絕產時住罰度僧道牒已久其徒寖少而福建官自運鹽其直頗貴於是民多私販議者以爲客販可行遂命世明往本路措置凡僧道之見存者計口給食餘則爲寬剩之數籍歸於官其後世明言自租賦及常住歲用外歲得羨錢三十四萬緡詔赴左藏庫熊克小曆云明年慶遠軍節度使張澄帥福州復請於朝率還六七案會要世明元措置剩錢三十六萬五千八百餘緡已而澄乞添給童行人力米外實餘三十三萬九千餘緡克誤也

戊午。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何鑄薨。後謚恭敏。

己未。祕書省校書郎董德元面對。論高祖名爲大祀。而祖神乃位於壇下。酌用一獻。恐非所宜。望與青帝分爲二壇。庶其求昭答。詔禮部看詳。

庚申。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鄭樸卒。

辛酉。詔四川監司州軍。今後募差管押綱運。先選有行止可以倚仗官。及召有行止付身圓備之人充保。如押人侵使移易。其保官與降兩官。元募差不當官吏降一官放罷。所少錢物。押人依法斷罪。仍估賣家資塡納。如有未足數目。於干繫人名下追理。從戶部請也。

癸亥。宰執進呈大理寺主簿丁仲京面對劄子。論遠方州縣預借人戶稅租。有借及一二年者。其間復以本色紐折見錢。價又倍之。輸納稍緩。加以嚴刑。上曰。此多是州郡妄用。若撙節不至如此。可申嚴行下。如違。令監司案劾。御史臺彈奏。

夏四月丁卯。案是月丙寅朔。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論上饒知縣吳芑阿狥余堯弼。強市民田。時堯弼以左中大夫家居。戊辰。秦檜進呈。上曰。聞其人訴之臺部。可罷芑。令本路監司根治。上因言。縣令不法。無由盡知。已諭言官以所聞彈劾矣。

己巳。司農寺主簿盛師文面對。論頃嘗指揮州縣貧乏之家。生男女不能贍養者。每人支錢四千。後改支

義倉米一石。然近於臨安市井窮民。未聞有得斗米千錢者。況於鄉村與夫窮僻鎮聚。望申嚴舊令。成以舉行從之。

癸酉。右諫議大夫章厚試御史中丞。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試右諫議大夫。

丙子。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巫伋罷。伋與秦檜居同鄉。一日。檜在都堂。偶問伋云。里中有何新事。伋不敢對。徐曰。近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能論命。秦變色謂伋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皇恐而罷。章厚聞之。即劾伋陰懷異意。以搖國是。林大鼐亦奏伋黷貨營私。於是竝遷二人。而伋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再上。遂落職。辛巳。拜厚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中興聖政。呂中講議曰。巫伋術士之對。蓋恐轍及時事以觸檜之怒。故泛舉不切之事。聊以塞責云爾。而檜勃然變色。遽嗾使言路逐之。惟恐他人援己之位。雖檜之猜很忌刻。不近人情。然亦可以爲依阿取容。諂事權貴者之戒矣。

壬午。詔權知閤門事孟思恭可與外任。

乙酉。昭宗子趙不辱令大宗正司庭訓鎖閉。不辱寓居秀州。與母妻夜游於市。有右迪功郎呂襏者。被酒衝行。不辱怒。毆之致死。法當絞。特貸之。

丙戌。孟虁景靈宮令宰執分詣。時新宮未成。祖宗神御皆寓於西齋殿故也。

戊子。監察御史宋樸守殿中侍御史。

辛卯。國子監主簿史才面對。乞申嚴百官造謁之禁。從之。

壬辰秦檜奏廬州觀察使王俊往在岳飛軍中彈壓有勞以爲浙東馬步軍副都總管上曰飛當時欲具舟船入川有統制官說諭諸軍乃止　又諫議大夫林大鼐言比者朝廷以福建寺觀絕產上供鈔鹽委司農寺丞鍾世明措置而遠方盛傳以爲計口籍丁而沙汰之又謂更變鹽法以杜絕私販別致生事欲望降旨諭以至意詔言者論列福建住持請記之弊官鹽科賣之擾今世明以使指行下州縣照會

五月丙申（案是月乙未朔）上謂宰執曰昨治王繼先賣布事極係利害恐諸將因而交結就赶軍人食錢償之可諭與成閔今後有似此事並申樞密院

庚子詔故延福公使保康軍承宣使王冕將合得遺表恩澤特贈保寧軍節度使賜謚僖靖

辛丑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言比來遐方多有健訟之人欺紿良民舞玩文法州縣漕憲未結絕則申寃於部於臺於省官司眩於偏詞必與之移送重定外方往往觀望爲之變易曲直欲今後所送如婚田差役之類曾經結絕官司須具情與法敍述定奪因依謂之斷由人給一本厥有翻異仰繳所結斷由於狀首不然不受理使官司得以參照批判不失輕重而小人之情狀不可掩矣將來事符前斷即痛與懲治可使戶婚訟簡臺省事稀亦無訟之一策也上曰自來應人戶陳訴自縣結絕不當然後經州經監司以至經臺然後到省今三吳人多是徑至省如此則朝廷事多可從所奏

癸卯左朝請大夫陳湯求知池州還論郡縣以耕牛水車舟船農具估爲家力視此等降差役科敷其交

易買賣。又重收稅錢。非勸農之本意。乞委常平司糾。詔申嚴行下。

丁未。司農卿湯允恭罷。以殿中侍御史宋樸論其褊急任私也。

庚戌。封婕妤劉氏爲婉容。新興郡夫人吳氏、宜春郡夫人劉氏竝爲才人。宮中號婉容爲大劉娘子。才人爲小劉娘子。

癸丑。金主使宣奉大夫刑部尚書行大理卿田秀穎、安遠大將軍充客省使兼四方館副使大允來賀天中節。

是月。襄陽大水。平地丈五尺。漢水冒城而入。右朝奉大夫知府事樂薤乘桴得免。於是與轉運判官魏安行議。請復環城石堤以捍水。許之。明年冬。按四縣之籍。計田出力。百畝一夫。得三千餘人。減其田租十之二。凡五旬有七日而畢。計用工十五萬有奇。其長四十餘里。此據王之望記。請復堤在十一月。今併書。容州奏野蠶成繭。右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曾恬卒。潼川府言。涪城縣進士馬天祐廬墓孝行顯著。詔賜粟帛。

六月戊辰。案是月甲子朔。右通直郎劉炎請換右職。詔以爲閤門宣贊舍人。炎初見十年正月。尚書左司郎中宋仲堪罷。以殿中侍御史宋樸言其劾鄭剛中獄事淹延。且交結巫伋也。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劉伉爲右武郎幹辦皇城司。以才人進封。故遷之。

壬申。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相試尚書左司員外郎。

丁丑宰執進呈右朝請大夫知嘉州王知遠到任五事論四川鐵錢至少自罷鑄後見今嘉邛州及成都府各粗都作院以嘉邛所產鐵炭打造軍器赴利州椿管數目不少今邊事寧息望將兩州依舊鼓鑄小鐵錢上曰知遠所論於錢引實有利害可委總領所同本路漕臣措置後未及行知遠白石人也紹興三十一年

邛州復鑄錢

辛巳上諭大臣曰聞淮東被水民多轉往淮西可令漕司賑濟

壬午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崇政殿說書陳夔試太常少卿時夔送伴北使甫還未及國門以憂去

乙酉奉安祖宗帝后神位於景靈宮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爲禮儀使

丁亥右文殿修撰兩浙轉運副使趙不羣卒

戊子上謂大臣曰檢鼓兩院近日絕少論利害文字恐有阻節可下所屬檢察　大理少卿章燾面對乞申嚴暑月浣濯獄具之令從之

壬辰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湯思退權尚書禮部侍郎　尚書禮部員外郎林機試起居舍人

是月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陳誠之以母憂去先是秦檜嘗諭誠之曰事有所聞可以片紙見喻蓋檜方用告訐以擢人才誠之不領其意以此頗忤檜左朝散郎張九成時謫居南安軍或問九成曰近日士大

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下事者。豈皆無人材耶。九成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摧抑之。則此氣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自辱哉。秦公方斥異己。大起告訐。此其勢欲殺賢者。然未必不反激其言。子姑俟之。 敷文閣直學士知瀘州馮楫卒。楫素佞佛。晚歲尤甚。以傅會和議。故爲秦檜所厚。帥本路者凡八年。

秋七月乙未。案是月癸巳朔。右承議郎知秀州郭琥直祕閣。

丁酉。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一止復祕閣修撰致仕。一止以疾篤告老。故有是命。

壬寅。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言。臣伏讀天聖詔書。令流內銓裁內外歲舉員數。文臣待制至侍御史。武臣觀察使至諸司使。舉吏各有等數。毋得輒過。而被舉者。須有本部長吏。乃得磨勘。詳此卽知天聖以前。朝廷常參官。皆得舉人。不限內外。亦無員數。其時磨勘京官用考第少。而舉員亦不多。言者憂其名器冗濫。至是頗有裁減。皇祐中。旋增四考爲六考。增二員爲五員。非本部長貳吏。毋得輒舉。立爲永式。迺今日見行條法也。然古今異時。法無一概。仁祖朝。科目人少。磨勘者稀。行之數十年。人無淹滯。法亦流通也。自熙、豐、宣、政間。已有論列其不便者矣。中興之初。恩或非泛。人得僥倖。有以從軍而改秩者。有以捕盜而改秩者。有以登對而改秩者。今則朝廷清明。無事。愼惜名器。改秩無他。只有薦舉一路。而貪躁者速化。廉靜者陸沈。法誠祖宗之法。不知入流寖廣。數倍如祖宗之時也。臣欲取考第員數增減。以便之。增一任者減一員。

九考者用四．十二考者用三．十五考者用二．若二員．則保舉之古法．不可減也．如減舉法行．中須實歷縣令．不得仍請獄祠．其或負犯殿選．自如常坐．士有應此格者．行無玷缺．年亦踰耋．無非孤寒老練安義分之人．收奬老成．不爲濫恩．如臣管見足采．欲望付有司看詳而條上之．以取聖斷．庶幾中外弭奔競之風．士夫絕滯淹之嘆．詔吏部看詳申省．

甲辰．將作監主簿孫祖壽面對．言祖宗薦舉格法尤重．親民之官．近歲格應薦舉者．既未必能一一知人．而生弊日滋．遂有踰越舉員之數．重發奏牘．以掠虛惠．其被舉者．往往爭先到部．密賂胥吏．故散舉主．以絕後至．甚至於昧其所知．公納厚賂．使守節寒士．甘心遐遺．其違聖化．敗士風也明矣．欲望申飭有司．增重法令．有犯必行．詔刑部申嚴行下．其受賄一節．立法申尚書省．其後本部請以受所監臨財物論著爲令．從之．十一月丁巳立法．

乙巳．上曰．聞四川所起禁衞軍．所費多出於軍衆．可劄下總領司應副．都官員外郎劉敞面對．乞戒監司郡守．以時檢舉奉行寬恤詔書．從之．　武翼大夫貴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韋誼落階官．提舉佑神觀．修武郎韋訴爲武翼大夫高州刺史．提點佑神觀．訴、淵子也．

丙午．祠部員外郎李巖老面對．論士大夫奔競．望令有司復舉謁禁之條而必行之．詔申嚴行下．

丁未．詔在部注授知州銓量．過期六十日不到．許以次人擬注．聽其別射家便差遣．以吏部郎中沈虛中

面對有請也。先是有詔銓量因民事被罪及癃老疾病之人而受闕者或遷延不赴。故虛中以爲言。

辛亥。左朝散大夫知眉州邵博罷。先是直徽猷閣程敦厚廢還里居。專以持郡縣短長通賕謝爲業。及博爲守。貌禮之。而凡以事來輒不答。敦厚銜之。會直徽猷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吳坰從襄陽來。多以襄人自隨。分屬郡取俸。博獨不予。敦厚知坰怒。乃爲匿名書。訐博過惡。及其帷薄等數十事。遣人持實城都客舍。坰得之大喜。劾於朝。詔罷博。令成都府究其事。前是坰已捕博送成都府司理獄。司理參軍韓汴懦不及事。坰擇刻深吏簽書判官廳公事楊鈞主鞫之。眉州兵馬都監鄧安民以勤力爲博所知。主帑庾之出入。首捕實獄中。數日掠死。博懼。有問卽承。提點刑獄公事周綰知其冤。亟詣獄疏決。博乃得出。閱實其事。但得以酒餽游客。及用官紙劄過數等事。獄上。博坐降三官。敦厚事。竝以洪邁夷堅志修入。

甲寅。殿中侍御史宋樸言。今日郡縣有便文之弊。自省部以至監司郡縣。更相追責。初無體國之實。縣則衆責所歸。文移尤峻且數。號爲紙鵲。爲縣之人。自非特立獨行者。則便文以罔民。此弊不革。實害治之大者。望陛下與大臣講求所以革之之術。申嚴行下。從之。

乙卯。詔仲冬薦獻永佑陵等攢宮及檢察禁地。就差大宗正丞馮至游故事。太常少卿以春秋二仲行園陵。至是太常官全闕。但以祕書省著作佐郎丁廣明兼權。廣明請於朝。至游供職紹興。就遣之也。

丁巳。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言。武臣奏薦多出軍中。軍中爵秩高而少族姓。凡有奏薦。同姓皆期功。異姓皆

中表市井暴富者咸附會以進寨帥柵長利其高貲犬牙相錯蒙蔽有司欲乞係軍中奏薦須經統轄長官結罪保明庶少斂戢詔吏部措置　是日虔州軍亂初江西多盜而虔州尤甚故命殿前司統制吳進以所部戍之虔之禁卒嘗捕寇有勞江西安撫司統領馬晟將之與進軍素不相下會步軍帥遣將揀州之禁軍而衆不欲行有齊述者以賂結所司選其徒之強壯者以捕盜爲名分往諸縣夜兩軍交鬬州兵因攻城作亂殺進、晟遂焚居民逐官吏守臣左朝議大夫余應求之父安行年八十餘矣避亂墜塹死應求遂以丁憂爲辭而去於是叛軍據城自守安行少篤學年二十餘舉進士甲科遂掛冠去學者號爲石月先生

庚申宣州觀察使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成閔特轉行一官以景靈宮成閔與督役故也修內司兩浙轉運司官吏第賞有差　敷文閣待制知潭州沈昭遠卒

辛酉司勳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孫仲鱉言今日習禮之士比之他經十無一二以前舉言之天下薦名於禮部者凡二千七百五十餘人而習禮記止四十人習周禮止五十人可謂鮮矣切恐禮學寖以無傳此亦扶持斯文者所當深慮也望令州郡有能明習二禮者優加延請使主講說以爲學校勸率及令將來科舉考校竝省試官究心誘進毋以所習者少或遂廢之則經學幸甚詔禮部措置

壬戌祕閣修撰提點佑神觀秦塤爲右文殿修撰直龍圖閣提點佑神觀秦堪爲祕閣修撰以檜辭免奉安神御加恩也

八月乙丑。案是月癸亥朔。右朝請郎添差通判平江府張子華提舉福建路市舶子華。叔獻子也。右迪功郎吳曾充敕令所刪定官。

丙寅。宰執進呈比部員外郎李泳面對劄子。論淮西田疇高原去處。舊有陂塘。以資灌溉。今墾闢雖廣。而未究水利。若使民戶自行開濬。切恐方集之人。有傷其力。望詔有司。俾於農隙官給錢米。以濬治之。上曰。聞諸郡陂湖蓄水去處。如紹興及淮南。往往爲民侵占。雖目前州郡獲利。恐二三年後。無水溉田。卽爲害不細矣。泳所奏。可下本路常平司措置。

丁酉。大理寺正孫敏修面對。論州縣推鞫強盜。開有捕盜官希賞。求囑獄吏。非禮鍛鍊平人。致誣服其罪。望申嚴禁法。令監司常切覺察。從之。

辛未。詔文武官應得酬賞及選人依法改官。令吏部先次開具格法。申取朝廷指揮。紹興二十六年正月己巳不行。日曆不載此事。今追書之。

壬申。泉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潘長卿、利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潘粹卿、閬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潘端卿並爲承宣使。長卿寧江軍。粹卿建寧軍。端卿少信軍。武翼大夫高州刺史潘清卿落階官爲榮州刺史。武翼大夫賀州刺史潘黑卿、武翼大夫吉州刺史潘才卿並轉一官。陞團練使。黑卿成州。才卿忠

州。自長卿以下。皆吳國長公主之子。特推恩也。

甲戌。右諫議大夫林大鼐兼侍講。殿中侍御史宋樸兼崇政殿說書。

乙亥。監察御史魏師遜面對。論州縣二稅攬納邀阻之弊。詔申嚴行下。

己卯。江西安撫使張澄言。虔州兵亂。詔鄂州諸軍統制田師中速遣兵。仍令澄集本路兵擒捕。後二日。又遣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李耕將所部千六百人往討之。熊克小厤。八月。殿帥楊存中奏。據本司統制官吳進申。虔州將兵反。案日厤稱。齊述者因步軍司差官揀兵。因糾合攻打州城。逼殺本州駐劄殿前司統制官吳進。并安撫使統領官馬晟。遂據城縱火。不知何以却是吳進申到也。當求他書參考。

大理正張嶠面對。論寄居士大夫與大姓豪家騷擾村民。小不如意。卽送都保鎖縛捶楚。乞委守令禁止。詔申嚴行下。

辛巳。利州觀察使御前前部統制王彥知階州。依舊節制綿、劍州屯駐軍馬。以都統制吳璘薦舉。從四川安撫制置司保明也。

丙戌。尚書司封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孫仲鑑爲大金賀正旦使。閤門宣贊舍人陳靖副之。吏部員外郎李琳爲賀生辰使。忠州防禦使帶御器械石靖副之。靖、開封人也。

丁亥。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提舉台州崇道觀趙子彥卒。於是恩平郡王璩以憂去官。

戊子。上謂大臣曰。比累禁私商泛海。聞泉州界尙多有之。宜令沿海守臣常切禁止。毋致生事。　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論遠方州縣。獄具多不如式。望申嚴法禁。從之。

庚寅。敷文閣待制知潼州府沈該移知夔州。該初爲秦檜薦引。及登侍從。上頗知之。檜忌。故出於外。

九月壬辰朔。哲宗賢妃慕容氏薨。

癸巳。大理寺丞黃子淳面對。乞申嚴民間生子不舉之禁。從之。

乙未。詔殿前司左翼軍統制陳敏以所部討虔州叛兵。先是叛兵突出徑走南康軍。而寓居左朝奉郎田如鼇爲其所得。遂復還據虔城。時李耕纔至江東。而敏駐溫陵。被本路安撫司檄。以所部千五百人護閩境。於是領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言。敏本虔人。且嘗於江西捕寇有功。望令進攻。與耕併力討賊。乃以如鼇權江西提點刑獄公事。令卽城中撫定之。

丁卯。左朝奉郎周琳言。前任知蘄州。從士民之請。修復河堤。以捍水勢。工費已具。望委州縣就農隙興役。上可其請。因謂大臣曰。不獨蘄州。凡沿淮有當備水患去處。悉令漕司同守臣措置。

戊戌。都官員外郎劉敞言。法有案問欲舉自首之條。所以示民自新之路。而斷獄者易以得其情也。然所至奸吏。於麗罪者。或告以案問之法。而取其貨賂。或略其減等之因。而置之重辟。犯罪雖同。斷獄乃異。望特降旨。應吏罪者。先以長吏親問。責其情實。而後送獄。庶幾愚民不爲奸吏所陷。詔刑部措置申省。

癸卯。右諫議大夫林大鈞言。兵弛久佚。主將輒移其力而他役之。今有伐山爲薪炭。聚木爲漳筏。行商坐賈。開酒坊。解質庫。名爲贍軍回易。而實役人以自利。甚者至有差借白直。爲廝隸之賤。供土木之工。不知其數。望詔中外將帥。遵守祖宗條法。仍取約束未盡者。增廣而竣行之。詔刑部檢校見行條法。行下諸軍

遵守。內借人一節。借者與借之者竝同罪。

甲辰。太府丞徐璉面對。乞嚴責諸縣於公差常賦之外。毋得侵擾保正。詔申嚴行下。

丙午。升廣州香山鎮爲縣。從本路諸司請也。

戊申。升桂陽監爲縣。

己酉。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宋樸爲侍御史。樸甫受命。卽劾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章厚。多納賄賂。引致市井小人。以爲肘腋。平居備位充數。未見有害。一旦臨大利害。內懷奸邪。外肆諂險。必致敗事而後已。右諫議大夫林大鼐亦論厚斗筲小器。一旦致身宥密之地。議論喧然。皆曰章新婦也作兩府。言厚爲人踧踖無義矩也。況又背公營私。附下罔上。朝廷機密。無不泄漏。望亟加黜責。以爲貪懦素餐之戒。

癸丑。詔厚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再上。遂奪職。厚入樞府才九十三日。

甲辰。秦檜進呈左右司狀。伏覩章疏。其間大理少卿章燾、敕令所刪定官吳悌竝爲章厚心腹之交。以刺報事端。竊慮逐人難以依舊存留在任。欲乞竝與外任宮廟差遣。從之。以左右司案朝士前所未有。是時陳相爲左司員外郎。右司闕人。不知檜官爲誰。當考相此二月已未除檜吏部侍郎。

乙卯。祕閣修撰致仕劉一止上中興聖德詩。擢一止敷文閣待制。

戊午。國子監主簿史才充御史臺檢法官。用侍御史宋樸請也。

己未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試吏部尚書仍兼侍講　尚書左司員外郎陳相權吏部侍郎

庚申尚書比部員外郎李泳守左司員外郎

冬十月壬戌朔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宋樸試御史中丞　御史臺檢法官史才爲右正言　監察御史魏師遜守殿中侍御史　初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李耕左翼軍統制陳敏副將周成鄂州副統制張訓通池州統領崔定殿前司摧鋒軍統制兼知循州張寧皆以兵至虔州城下而敏所部統領官元玘戰死既而權江西提點刑獄公事田如鼇在城中與賊黨齊述謀誅首亂者蕭顯等四十餘人卽以撫定聞於朝耕往受其降述等列拜城上而終不肯出有詔如鼇果是撫定令素隊赴軍前與免究詔耕諭述等速出降卽不進兵述欲聽命爲其子所制但列衆於城上聲喏而拜終不肯出是月壬戌如鼇自出城與耕相見耕遂留之有父老數十人詣耕乞令如鼇復入耕叱之去因密言賊已穴地道欲出犯官軍宜防之耕卽以其兵二百人送如鼇還南康軍甲子如鼇及左朝請郎施鉅竝赴行在

丙寅御史中丞宋樸兼侍講熊克小厤於癸酉始書樸除中丞蓋誤

壬申左宣教郎杜師旦添差通判處州日厤紹興二十五年丙子浚哲奏杜師旦知天台縣臧行惛侈守臣蕭振對移臨海縣丞師旦怨振還攄繫政錄納於故相曹泳劾之振以是得罪師旦通判處州又除浙西提舉以是考之哲所言當不妄振落職池州居住在此後入日

癸酉。左朝請郎京西路轉運判官兼提刑提舉常平茶鹽等公事魏安行特轉一官。以前知滁州。開墾荒田二千餘頃推恩也。

甲戌。御史中丞兼侍講宋樸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樸自撫州學官召還。甫踰年而執政。直祕閣新知虔州逢汝霖改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本州軍賊竊發。避事不卽之任。故有是命。忠州團練使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李耕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知虔州。

己卯。直祕閣知臨安府趙士燦言。本府地分闊遠。欲更增置三十五鋪。共作一百五十鋪。巡警盜賊。所有合兵添級。乞於行在殿前馬步三司軍兵內。與本府相兼差撥。從之。

庚辰。詔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依已降指揮永不檢舉。徽猷閣待制知台州蕭振落職。池州居住。從政郎楊煒特貸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永不收敍。送萬安軍編管。初。光既參大政。煒以朝廷和議爲非。作書欲獻光。先見振言其意。光不答。及是振知台州。煒爲黃巖令。政頗有聲。振每聞煒大言無顧畏。則擊節稱善。遂薦煒改秩。又移書浙東提點刑獄公事秦昌時。俾同薦之。昌時。檜猶子也。因囑吏密語振曰。煒嘗以書責光及太師。昌時其姪。義不當舉。如待制亦不可舉也。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煒在官沮治凶惡。無所貸。俄縣吏得煒書。有詆檜語。昌時聞於朝。詔送大理寺。仍下所司發卒大索煒家。得所草萬言書。語益切。煒上光書。已見紹興九年正月。煒具伏紹興八年在臨安府。聞朝廷講和。隣國。煒以爲非是。

欲撰造語言作書上光言更改講和之意以規進用時振任侍御史煒因見振先說書意振答云亦恐敵人難信公書意甚好遂作書上光光覽書遣人傳語煒諭以不及答之意刑寺奏煒當死上特宥之其兄左從政郎炬亦連坐除名煒徒步赴貶所至撫州病士人鄒陶見之舁至其家出白金以贈乃得去煒植子陶餘子也餘宜黃人故殿中侍御史孫覿撰煒墓誌載此事於十九年蓋誤炬二十四年二月編管入內東頭供俸官幹辦內東門司王晉錫還所寄資爲正侍大夫崇慶軍承宣使帶御器械

辛巳左承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陸升之知大宗正丞秦檜以其訐李光故用之詔廣州見任官將錢物寄附綱首客旅過蕃收買物色依赦徒二年斷罪此以紹興二十年十月五日戶部狀修入

壬午左朝散郎大夫知盱眙軍龔噩直祕閣再任

丁亥右通直郎添差通判嚴州鄭珙直祕閣閤門宣贊舍人潘堯夫爲右武郎堯夫正夫弟珙殼子也娶吳國長公主之女主爲請而命之右承直郎新監太平惠民北局張昉令吏部日下添差遠小監當差遣以右正言史才論其專事口吻撰造不根恣爲毀譽動搖人情故也

是月李耕始受知虔州之命耕既往攻城猶冀就招安賊曰健兒輩初只緣與吳統制下人爭今作過已至此縱招安朝廷亦不放也時城中細民皆絕食每日爲賊役者才得一二升閒有出投官軍又爲賊所

殺。上謂宰執曰。前日差耕知虔州甚當。使百姓知已有知州。心有所歸也。上語在甲申。今聯書之。

十有一月辛卯朔。左朝請郎施鉅爲監察御史。　左朝奉郎田如鼇爲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同提舉本路監事。

辛丑。左朝奉郎知常州錢周才獻紹興聖德詩。詔周才充集英殿修撰。

癸卯。左朝奉郎凌景夏知筠州。景夏在館中。與秦檜異論。閑居凡十餘年。

戊申。合祀天地於郊。赦天下。

乙卯。吏部尚書兼侍講林大鼐言。武陵、江山之會。大江潮信。一日再至。頃者江流失道。灘磧山積。潮與洲鬬。怒號激烈。一城爲之不安枕。雖詔守臣漕司專意堤埽。日計營繕。纔成卽決。不支年歲。臣以爲南至龍山。北至紅亭。二十里間。乃潮勢奔衝之下流。正迎敵受患之處。雖繕治無益也。望選厭練諳曉之士。專置一司。博詢故老。講究上流利病。古今脈絡。而後興工。或者謂錢塘之潮。應有神物主之。葺廟貌。建浮屠。付之有司。凡亦易事。時六合塔壞。又伍員祠以火廢。故大鼐及之。輔臣進呈。上曰。恐浸淫爲害。可令乘冬月水不泛溢時治之。爲易。又舊有塔廟陰以相之。雖出小說。亦不可廢。宜付禮部看詳。熊克小厤。先是林大鼐在言路。嘗奏錢塘江浸淫爲害。十一月壬寅。上謂宰執云云。日厤。十一月二十五日乙卯。當朝宰政進呈吏部尚書兼侍講林大鼐劄子。武林江山之會云云。上曰。大鼐所奏。可令臨安府同轉運司措置。禮部看詳。不知克何以差互如此。

丁巳。秦檜進呈起居舍人林機輪進故事。不務論思獻納。專懷怨望。詔與外任。乃以機知信州。上因語及龐翼教人學道。如機者信其邪說。遂忘上下之義。機既出外。如翼者本軍中人。亦不可留在此。爲士大夫尙以邪說動之。何況軍伍中也。龐翼事未見。當考。

太常卿兼權戶部侍郎徐宗說權尙書戶部侍郎。宗說頗有心計。吏不能欺。然附秦檜以至從官。常爲檜營田產。時人因目宗說爲莊客。熊克小厤誤載宗說乞令州縣補常賦在此年。今移入二十三年閏十二月丙午。中興聖政呂中大事記曰。徐宗說爲戶侍。爲檜營田產。時人目之爲莊客。而侍從皆其私人矣。

是日。忠州團練使知虔州李耕引兵入城。虔州平。時諸軍既集。而江西馬步軍副總管劉綱、右宣教郎統押池州土豪鄉兵鄭酢皆在兵間。耕招降不聽。率諸軍登城。收叛卒盡誅之。翌日。輔臣進呈。上曰。朕思虔賊閉城已四十日。城中乏食。可諭楊存中速令濟師。庶幾良民得免困苦。於是遣前軍統制苗定等率兵五千馬四百往。聽耕節制。定等未至。開賊平乃還。熊克小厤載李平虔州在此月乙卯。案日厤。稱賊自七月乙卯竊發。至十一月丁巳收復。凡一百二十日。今從之。賊之始作也。其徒侵軼旁郡。或勸左朝散郎南安軍居住張九成徙避之。九成曰。吾謫此邦。死分也。何避焉。守貳拒賊。未得計。請於九成曰。此爲廣南要衝。失守則郡以南皆賊區。策將安在。九成曰。僻小寡弱。難與爭鋒。今聞賊寨水南。夜募善泅者火攻之。俾其衆驚擾。則宵遁必矣。用其策。賊果散走。賊之未平也。右宣教郎知醴陵縣鮮于廣曰。是五日可至吾邑。告於府。請以所部兵列

境上。留民租於縣以爲食。提點刑獄司復命五里建一樓。民持更其上。廣曰。是當爲六十八樓。重費民。不可。且盜必從官道來耶。獨取鄉保伍之壯者。選其豪六十領之。他盜亦不敢犯。廣、晉原人也。

戊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楊公恕落階官。與在外宮觀。以公恕自言。遭遇二十六年。除隨龍推恩外。卽不曾非泛稍霑恩沛故也。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楊愿薨。先是愿守宣城。其表弟王炎調靳水令。往見之。醉中偶謂愿曰。昔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其間頗及秦丞相之短。尙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自是留炎不得去。始患之。會愿移守金陵。燕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炎卽清溪得客舟而去。愿覺既失炎。憂撓成疾。至是薨。炎、安陽人。競弟也。競已見紹興二十年十二月。

十有二月辛酉朔。詔歲減夔路及蒲江、清井兩監鹽錢八萬二千緡有奇。夔路鹽每斤減二十錢。共爲二萬七千餘緡。事初已見十七年。蒲江減四萬四千餘緡。清井元額八萬七千餘緡。令減八分之一。

昭信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會言。久在疾告。願上大宗正印及主奉職事。從之。

癸亥。封劉才人祖母太安人耿氏爲咸寧郡夫人。吳才人母裴氏爲齊安郡夫人。以二才人進封。特推恩也。

己丑。直祕閣韓膺胄知太平州代還。言州縣小吏。喜怒自私。驅無罪之人。不白長官而繫於獄。謂之寄禁。

望申嚴按察。詔刑部立法申省。

己巳。右通直郎林一飛爲樞密院編修官。詔睿恩殿祇候使臣。自今增二人。舊以二十人爲額。至是以慈寧殿使臣二人兼充故也。中亮大夫建州觀察使韓京提舉台州崇道觀。大尉安慶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薨。謚忠靖。

癸酉。殿中侍御史魏師遜言。近士子有因守令親識。旋置田產。臨時便作本貫應舉。或守臣直以他處士子姓名。冒令教官以次保明。望申飭州縣。仍令監司案劾。其士子冒貫得舉。亦乞嚴賜行遣。詔禮部措置申省。

戊寅。進士王積特補右迪功郎。積父雩。以右奉議郎通判興國軍而死。積上書乞推恩。上曰。此王雲之姪。雲奉使極效忠。率先衆人勤事而死於難。兼係潛藩之舊。理宜優卹。乃有是命。

壬午。左奉議郎楊傒直祕閣。主管佑神觀。

癸未。秦檜進呈四川總領所申。諸路欠紹興十七年以前折估糴本等。都計錢引一百二十九萬餘緡。米九萬八千餘石。綾絹一萬餘匹。雖已權住推理。終是掛欠。恐州縣別立名色。暗行拘擾。欲乞盡行蠲放。從之。案十七年以前官物。久已蠲放。不知本所何以方有陳乞。當考。

丙戌。太師秦檜辭免進大宗正司敕加恩。詔封其次孫女爲和國夫人。孫女夫將仕郎吳益爲右承務郎。

丁亥。免解進士袁敏求杖脊送海外州軍編管。坐撰語言故也。上曰。小人妄生是非。既得其罪。當行遣以爲惑衆者之戒。

戊子。金主使太子詹事張利用、廣威將軍尚書兵部郎中兼四方館副使耨盌溫都子敬來賀明年正旦。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八人。諸路斷大辟十六人。福州舊法。民歲輸錢而受鹽於官。其後不得鹽而輸錢如故。民多私鬻以給食。而官亦不問。至是龍圖閣直學士張宗元知州事。始再榷鹽。犯法者滋多。人不以爲是。二十七年三月甲申所書可參考

安撫司屬官胡憲上書於宗元。告以爲政大體。宗元不悅。久之。憲請獄祠而去。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四

【紹興二十有三年】歲次癸酉金海陵楊王亮貞元元年。春正月己亥。案是月辛卯朔。左朝散郎致仕高閌卒。閌退居明州。太師秦檜欲卜其向背。因其鄉人姚孚者。達意於閌。欲以弟之女予其子。閌辭之。遂致其仕。絕口不言時政。杜門觀書。卒免於禍云。

癸卯。太保昭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爲太傅。

己酉。降授平海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台州居住李顯忠復寧國軍節度使。以赦敍也。顯忠行狀云。降居丹丘十餘年。會時宰物故。太上皇帝知公被黜非辜。召還復寧國軍節度使。誤也。今不取。顯忠再除節鉞。不降麻。亦非故事。隆興元年十一月劉寶。乾道五年十一月顯忠再復節。竝學士院降麻。此除或是秦檜抑之。當考。

翊衞郎階成西和鳳州兵馬都鈐轄充御前後部統制軍馬吳拱爲榮州刺史。上召拱入朝。故有是命。

庚戌。左奉議郎臨安府府學教授鄭仲熊爲國子監主簿。仲熊西安人也。

乙卯。詔四川綱馬。令承旨司看驗。自今有瘡疥瘦瘠者。押馬使臣更不推恩。其芻粟令所過州如法應付。尋不行。五月己丑再降旨依舊格推賞。

丁巳。右文殿修撰提點佑神觀秦塤陞敷文閣待制。久任在京宮觀。以塤奉祠滿歲故也。檜辭不受。

戊午右朝散郎知鎮江府王循友知建康府。趙甡之遺史云王循友乞加秦檜九錫。雖不行。俄自知鎮江遷循友知建康府。識者不敢言。惟以目相視。案循友以十七年三月罷吏部侍郎。其乞加檜九錫。當在未罷之前。今附此。更須詳考。

是月昭信軍節度使士奕薨。追封安化郡王。錄其子右宣教郎不諱等三人爲直祕閣。他子弟遷官改秩除官者七人。卹典如執政。

二月己未。案正月辛卯己未二十九日。原本作二月。誤。以下月考之。當以庚申爲二月朔。詔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士樽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

癸亥上幸玉津園。遂詣延祥觀。

己巳吏部尚書林大鈞罷。右正言史才論大鈞狂躁欺誕。父在而不迎侍。陛下擢宋樸爲樞密。大鈞以其出己上。憤然不平。若不亟去。必搖國是。故大鈞遂罷。

庚午。欽虔州軍賊黃明等八人於市。明等據州城凡百有十二日。

辛未改虔州爲贛州。州、漢贛縣地。貢水自新樂山至城東北。與章水合。故名焉。先是祕書省校書郎董德元面對。論虔州謂之虎頭城。非佳名。今天下舉安。獨此郡閒有小警。意其名有以兆之。望賜以美稱。事下中書後省。至是擬定。又請改虔化縣爲寧都。從之。

壬申。直龍圖閣都大主管城都等路茶馬監牧公事汪召嗣與宮觀差遣。以尚書省言綱馬不如故也。
右朝散郎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湯允恭都大提申舉成都府利州路茶事。兼提舉四川等路買馬監牧公事。
乙亥。左宣教郎王綸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綸、江寧人也。
丙子。復置光祿寺丞一員。專掌祠祭禮料。卽惠照院齋坊儲之。以吏部郎中兼權太常少卿沈虛中言。今醯醢之屬。皆制在市司。慮其不虔故也。至是以故僞福國長公主第爲光祿寺。
庚辰。樞密院編修官楊愿守尚書工部員外郎。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鄭震提舉兩浙路市舶。震、曦子也。
辛巳。左朝奉郎林大鵬知泉州。大鵬此月六日乙丑得旨放罷。今繫十七日乃卽除郡。不知何故。當考。
癸未。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團練使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措置盜賊節制軍馬知贛州李耕以功爲金州觀察使。於是諸將劉綱等九人。各選二官。將士受賞者萬三千百二十有四人。方贛之亂也。本州居住人降授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孫近走吉州避之。至是復還其州。未幾卒。熊克小厤。稱近以祕書少監分司南京謫居。案近落分司已久。紹興十四年六月癸未。自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興國軍居住。坐奏薦事降三官。移南安軍。二十年八月。又移虔州。依舊宮祠。克恐差誤。

三月庚寅朔。殿中侍御史魏師遜、右正言史才並兼崇政殿說書。

丙申。慶遠軍節度使知洪州張澄知福州。龍圖閣直學士知福州張宗元知洪州。

丁酉。詔太尉吳璘、楊政、田師中並給真俸。時璘以依楊存中指揮援存中所得張俊例有請。朝廷因併政、師中給之。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徐琛以疾求去。陞敷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癸卯。平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士琚言。宗子善軫在學實及二年。文藝卓然。衆所推譽。乞免文解一次。上曰。近日宗子多讀書。殊可喜也。

丙午。御史臺主簿胡襄面對。論諸邑主簿。多不銷民戶輸納之鈔。往往勒令重輸。乞戒飭。詔申嚴行下。襄、永嘉人也。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齊安郡王士儳薨於建州。訃聞。贈太傅。追封循王。六子皆進官二等。女封郡主。諸妾受封者五人。

丁未。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劉寶乞令民戶識認軍莊營田者。每畝賞開耕工本錢五千五百。從之。

尋詔諸路倣此。詔諸路在九月戊戌。今並書。三十二年三月庚子所書可參考。

司農寺主簿盛師文面對。論諸州都監諸縣巡尉擅置刑獄。乞申嚴法禁。詔刑部申嚴行下。

戊申。左朝請郎范彥輝追毀出身以來告赦文字。除名勒停。永不收敍。送荊門軍編管。初。彥輝爲太府寺丞。嘗作夏日久陰詩云。何當日月明。痛洗蒼生病。殿中侍御史魏師遜奏彥輝陰懷異意。謗訕朝廷。法寺

鞫實故有是命。彥輝罷寺丞在二月丙寅今併書之

辛亥直龍圖閣提舉台州崇道觀汪召嗣知潭州。召嗣以失職罷茶馬。纔四十日便除大藩。前未有此。當考。召嗣未至官而卒。

壬子詔故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楊宗閔賜謚忠介。故敦武郎知麟州建寧寨楊震賜謚恭毅。二人楊存中祖父。皆以死事故用存中請也。

癸丑軍器監丞黃然面對。論福建、江浙販牛屠賣。十百爲羣。乞重立賞格。許人告捕。詔申嚴行下。左宣義郎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歷候今任成資日優與陞擢差遣。以知贛州李耕言其應副軍須有勞故有是命。歷官第一已見歷寓居撫州。恃秦檜之勢。凌奪百姓田宅。甚於寇盜。江西人苦之。右武郎幹辦皇城司劉升允、劉伉竝特遷右武大夫。以訓練軍旅有勞特恩也。

是春金主亮徙都燕京。下詔改元貞元。不肆赦。內外文武皆進官一等。改燕京析津府爲大興府。號中都。爲中京。會寧府爲北京。汴京開封府爲南京。而舊遼陽府爲東京。大同府爲西京。如故。分蕃漢地爲十四路。置總管府。名都城門十二。命近臣王競書之。名太府廟曰衍慶宮。以奉太祖昊、太宗晟、德宗宗幹神主。又作原廟於其東。以奉楊鴻已上。張棣金人誌云楊鴻謚大聖皇帝廟號仁祖。而洪皓松漢記聞云楊鴻謚孝平皇帝廟號穆宗。二書不同。案皓歸以紹興十三年。而棣之上誌在淳熙二年。疑後來復有所改。然大聖乃

阿古達譯號。疑恐誤記。疑不能明也。舊取士無殿試。亮始復之。凡鄉試三人而取一。府試四人而取一。府試分六路。河北及燕人於大興。遼之東北於會寧。山後及河東人於大同。山東人於東平。河南人於開封。關中人於河中。通以五百人爲合格。殿試又黜之。榜首卽授奉直大夫翰林應舉文字。後又罷經義神童等科。惟以詞賦法律而已。金之用刑。舊有沙袋。亶立始去之。亮立。又去杖脊。凡徒刑。止以荊決臀。爲其近人心故也。徒刑五等。自五年至一年。皆使之雜作。滿則釋之。亮又定車蓋之式。后妃車飾以金。三品以上飾以銀。自后妃至五品皆朱輪。六品以下黑綠而已。舊親王宰執用紫蓋。亮始削之。惟太子用紅。諸妃用紫。三品以上用青。皆以羅。四品五品用青。皆以絹。餘不得用。此事必非一年所爲。今且因建都附見。亮至燕以平章事郎王蕭裕有參畫之功。拜裕尙書右丞相。兼中書令。以兩國編年金人誅蕭裕詔、張棣金人誌參考修入。熊克小厤。亮徙燕在二十二年冬。今從編年。張棣又云大赦僞境。案亮詔云除參酌不肆赦外可改元貞元棣誤也。詔書具於后門下。朕以天下爲家。固無遠邇之異。生民爲子。豈有親疎之殊。眷惟舊京。淪在東土。四方之政。不能周知。百姓之冤。艱於赴愬。況觀風俗之美惡。察官吏之情勤。必宅所居。庶便於治。顧此析津之分。實爲輿地之中。參稽師言。肇建都邑。迺嚴宗廟之奉。迺相宮室之宜。遂正畿封。以作民極。雖衆務之舉舉。寔暫勞而久安。逮茲落戍。洎日泣止。然念驟興於役力。豈無重擾於黎元。凡有科徵。皆其膏血。遂至有司之供。具亦闕享上以盡心。宜加撫存。各就休息。載詳前代赦宥之典。多循一時姑息之恩。長惡惠奸。朕所不取。若非罰罪而勸善。何以勵衆以示公。今來是都。寰宇同慶。因此斟酌。特有處分。除不肆赦外。可改天德五年爲貞元五年。燕本列國之名。今爲京師。不當以爲稱號。燕京可爲中都。仍改永安。析津府爲大興府。上京、東京、西京依舊外。汴京爲南京。中京爲北京。又爵祿所以勵世而磨鈍也。前此官吏。每有覃轉資級。賢否不辨。何補治

功。緣今定都之始。所冀上下協衆。恪恭迺事。若俾一夫不獲其所。則何以副朕遷都爲民之意。故特推恩以示激勸。以應內外大小官職。竝與覃遷一官。於戲。京師首善之地。既昭示於表儀。詔令責成之方。其勿怠於遵守。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夏四月庚申朔。詔江南西路轉運判官盧峯特轉一官。慶遠軍節度使新知福州張澄轉一官回授。以樞密院言。收捕贛州叛兵帥司遣發官兵會合。漕司應付錢糧。別無闕誤故也。

壬戌。大理評事莫濛面對。論官司遣人追逮罪囚。多所邀乞。詔刑部申嚴行下。

乙丑。秦檜奏以權吏部侍郎陳相接伴北使。閤門宣贊舍人張彥攸副之。上因曰。今後奉使。須選醇謹之人。至如武臣作副。亦當愼擇。彥攸開封人也。

甲戌。上謂大臣曰。近令臨安府收捕破落戶編置外州。本爲民間除害。而所謂小火下者。乃爲人訴其恐嚇取錢。安有供具。本非爲民除害之本意。可令有司子細根治。務得其實。先是行在有號破落戶者。巧於正書通衢。竊取人所帶之物。秦檜得其姓名。悉奏分遣外州拘之。上恐因而擾人。故有是諭。熊克小厤載此事於五月癸酉。

案今年五月己丑朔。無癸酉。克厤恐誤。

丙子。右朝奉大夫張柄復爲大理少卿。

辛巳。詔諸州編管羈管人。在法止許月赴長吏廳呈驗。聞比來囚禁鎖閉。甚於配隸。可令遵守成憲。如走失捉獲人。卽具名申尚書省別作行遣。臣謹案是時朝士如胡銓、吳元美、士人如智浹等。以秦檜所擠。編管者甚衆。所在望風。以流人爲奇貨。多搖辱之。今此指揮。日厤但云有旨。則是出自上意。非由臣下及

官司陳請也。故表出之。

乙酉。詔利州歲鑄錢以九萬緡爲額。視舊額減五分之二。二十五年七月丁巳所書可參考。仍立鑄折二錢。

丙戌。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言。臣昨者京城獨入議狀。不隨衆人推戴張邦昌。實人臣分義不得不然。其後邦昌同門壻朱勝非及妻家使臣換文資程昌寓相與協謀。極力排擯。蹤迹詭險。欲蓋彌彰。昌寓任鼎州鎮撫使日。於不係所管邵州。擅取常平錢米。本州守法未敢起發。乃移文欲遣軍馬就食。其跋扈不軌。何異李允文等。朝廷以軍興隱忍未發。昌寓懷不自安。乃於勝非再相之日。以自己所得詔書。刻置鼎州廳事。又於碑文公肆誕言。掩其私交之迹。歸非於上。今勝非、昌寓雖死。其徒實繁。陰謀未已。伏望聖明降鑒。若昌寓不當以己事例置公廳。卽乞明降指揮。以上件碑石。別刻本州所受詔書。庶允衆聽。從之。

五月庚寅。刑部侍郎韓仲通言。近郊赦。禁州縣不得挾私意籍罪人家產。德至渥也。而守令猶有易以追賞錢爲名。且違法多立其數。至數百千。致竭其產。雖鬻妻子。不足以償。望詔有司申嚴禁止。詔刑部申嚴行下。

甲午。右朝散郎通判福州葉仁特展二年磨勘。左從事郎福州閩縣丞兼權察推林亮功特降一資。以鞫鄉貢進士鄭煒簽書不當也。案此當是吳元美謗訕事。不知何以許時方行遣也。

丙申。武德郎李昌齡特追一官。勒停。昌齡爲淸河郡王張俊掌房緡。坐不依聖旨減放。故有是命。

己亥。右承奉郎楊倓爲籍田令。倓、偰弟也。

庚子。右朝奉郎就權利州東路安撫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楊庭言。興元府褒斜谷有古六堰。灌民田甚廣。兵火後。修不以時。水至輒壞。若全以食水戶修葺。恐致民力重困。欲每遇夏月水泛。於見屯將兵內。差不入隊兵卒。併手修葺。興元自兵亂以來。城內生荊棘。官民皆茅屋。而帑藏寓僧舍。自太尉楊政再爲帥。以次繕治。至是一新。戶口浸盛。如承平時矣。政嘗葺學舍。府學教授靑神唐迪請增學田以廣養士。政從之。時有欲以學田饋軍。迪言。大軍歲費四千萬。而欲取學田以當賦。何啻九牛之毛。又豈愛禮存羊之意耶。論者乃止。

癸卯。尙書省言。金使來程。淮南轉運司應副酒食。多不足備。合行約束。詔回程須管足備。不得誤事。令先具知委文狀申省。

甲辰。直顯謨閣知楊州向子固罷。時北使紇石烈大雅過其州。子固遇諸衢。不卽引避。大雅以爲言。故有是命。

乙巳。詔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曹筠年老略乞便郡。可移知宣州。左承議郎池州居住蕭振復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辛亥。金國賀生辰使副中奉大夫祕書監兼右諫議大夫赫舍哩大雅、廣威將軍尙書兵部郎中兼四方

館副使蕭簡見於紫宸殿。

癸丑右承議郎知大宗正丞張宗元面對。乞令諸州按月支給宗室孤遺錢米。從之。

六月己未上謂大臣曰近遣內侍往盱眙賜北使宴。乃擅買北貨。非便。已令拘收入官。庶少懲戒。左承議郎王之道通判安豐軍。之道以上疏言兵故坐黜者十四年。

辛酉上謂大臣曰近日霖雨軍營多壞。已賜錢七萬緡。令整葺。聞所在民田有被水患者。可下州縣。遣官檢放苗稅。

壬戌國子監丞兼權祠部員外郎吳武陵面對。乞申嚴荊、湖、福建士民不舉子之禁。令保伍更相覺察。月上娠產之數於官。兼申給錢之令。則全活嬰孺將不可勝計。詔監司丁寧州縣。悉意奉行。其有顯績去處。保明申奏推賞。

甲子詔每歲交割歲幣官員雖多。止以十三年分六員所得減年細計分受。以前盱眙軍錄事參軍蔡肇言其泛濫故也。左朝奉郎張闡添差通判衢州。

乙丑大理寺丞丁仲京面對。乞以前後已行軫恤庶獄事理。撮其要語。揭示通衢。使天下之民。瞻視鼓舞。遷善遠罪而不忍犯。詔申嚴行下。

丁卯直龍圖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舒清國卒。

己巳右朝奉郎利州東路安撫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楊庭特遷右朝奉郎。直祕閣。賜紫章服。尋以庭通

判階州。詔直祕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秦昌時令自成資後別理今任月日。候再任成資滿日取旨。

庚午。詔民戶典賣田地。毋得以佃戶姓名私爲關約。隨契分付得業者。亦毋得勒令耕佃。如違。許越訴。比附因有利債負虛立人力顧契敕科罪。以言者有請從戶部立法也。

壬申。尚書駕部員外郎齊旦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忠翊郎閤門祗候王謙爲閤門宣贊舍人。謙、晉錫養子。用晉錫大理奏薦及減五年磨勘恩例回授也。

丙子。右正言史才言。諸路州軍起綱。赴行在所交納。至有折欠之數。竝將合干人押下排岸司追理。排岸非刑法官司。無所研問。得其人書則使監守。夜則寄禁錢塘、仁和兩獄中。身爲囚繫。欲償無路。欲望竝令即時具名數申解所屬。見得有侵資貿易之弊者。送大理寺推治。其過誤損失。竝押下元起綱處。依法備償。附綱起發。從之。

己卯。大理評事莫濛面對。乞令州縣編配罪囚。竝依程限遣行。詔申嚴行下。　是日。潼川大水。涪江漲。

庚辰。沅江武陵漲水。四面奄至壞城。人方惶駭。爭保城西牛頭山趾。大溪橋壞。水大至。平地丈五尺。人之死者甚衆。

辛巳。左朝奉郎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田如鼇直祕閣。以其嘗在贛州有勞也。　左朝議大夫李建[卒]。

壬午。左朝散大夫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珏爲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鄂州征民竹木。幷役之作

堤捍江。歲歲水齧堤壞。珏募人厚與之直。伐石於漢陽以爲堤。凡五百十九丈。堤成。水大至不能齧。岳州賦於民者。畝增二畝。謂之毛種。珏聞。立罷之。

癸未。上謂大臣曰。靜江府士人上書。乞增解額及減稅二事。可令有司看詳。稅額乃胡舜陟妄增。尤爲民害。不可不減也。　祕書省校書郎董德元面對。言明年省試。太學士人承教已久。入試必衆。須用補試以收後來之俊彥。欲乞諸州補試人。各限其數。上郡不得過二十人。中郡十五人。下郡十人。臨安府倍上郡之數。流寓各在寄居郡數之內。每以省試年夏季爲率。許士人詣本州投狀。令左保明。委教授簾試賦一首。或經義二道。取文理優者。申州給據。赴太學補試。若當年省試不願就補者。聽。不在此數。不許非時投狀乞試。如此則人知天子之學不可造次而入。凡預補者。無不自愛。臣又聞既補入學。而聽讀日少。在告日多。長假與特給假。固有法矣。今則特給展至三年而不禁。在學與在假。固有法矣。今則三年在假而取解與在學者等。如此恐不足以爲懲勸。欲望委國子監。自今秋科舉以後。檢舉學令施行。則人皆勉勵。無復輕去上庠矣。詔禮部看詳申省。

丙戌。左從事郎張震爲太常博士。　入內東頭供奉官裴詠除名。瓊州編管。永不放還。詠往盱眙撫諭北使。私市北貨。尋被拘收。心懷怨望。有指斥語。法當絞。特貸之。此卽己未日上語及之者也。

丁亥。故武功大夫殿前司統制吳進特贈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故武節大夫江西安撫司同統領馬晟

特贈武功大夫忠州刺史。二人皆爲贛賊所殺。故錄之。

是月。南康軍言宗子不碎割肝愈母病。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五

【紹興二十有三年】秋七月己丑（案是月戊子朔）詔民間所欠私債還利過本者。竝與依條除放。先是溫州布衣萬春上書。乞將民間有利債負。還息未還息。及本未及本者。竝與除放。庶幾少抑豪右兼竝之權。而伸貧民不平之氣。詔送戶部。上謂大臣曰。若止償本。則上戶不肯放債。反爲細民之害。可令子細措置。至是行下。（上語在三月壬寅。）

庚寅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史才試右諫議大夫。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魏師遜試侍御史。

辛卯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王綸面對。乞委有司將先聖從祀之士。詳加蒐括。自國子監爲始。重行綵繪。以其式鏤板。遍下諸郡縣。詔送禮部。

壬辰詔平江府、湖、秀州實被水貧乏下戶未納夏稅。竝權住催理。俟秋成日輸納。用戶部請也。

丙申右承議郎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張常先提舉江州南路常平茶鹽公事。常先、叔夜子。故超用之。（案紹興二十六年十月淩哲劾劉伯英章疏。稱伯英在江西。從人至服文繡。知撫州趙士鵬疏其事。秦檜不得已。遣張常先代之。使離任日歷。二十一年閏四月甲辰。右奉議郎劉伯英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今附此。更須詳考。）

戊戌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言。臣伏惟陛下昨自軍與之初。爲宗社生靈計。躬至軍前。權與和好。因上格

天心中興國祚臣至愚極陋繼亦將命出於自請當是時豈意有今日依乘風雲之幸蓋捐軀殉國萬一近似乃得與今日休兵保邦之大議也非偶然也靖康之末邦昌僭號臣獨不戴異姓乞於皇宗不預背盟之議者選擇繼統其後軍前取出欲行懲斷幸而不死驅敵遠去臣終不變初議至爲徽宗草書以爲南朝有子不當相待遽如石晉北朝雖傲岸自用猶卽遣人厚送錢絹至盈萬數後有傳錄至中朝者其本尙在可考不誣愚臣君臣之契與立朝本末如此昨自初還朝時首奏令劉光世通書請好其後呂頤浩都督在外臣又奏遣北人招討都監門客通書求好未幾邊報王倫來歸頤浩遂欲攘以歸己力援張邦昌友壻朱勝非來朝既而圍城中人綦崇禮與頤浩勝非援邦昌時受僞命人謝克家復來經筵當臣之求去也陛下撫諭再三恩意款密臣獨以書生不識事體以必退爲眞是時頤浩乃與權邦彥同日留身乘間建言以謂宰相之去乃無一事於是旋易臺諫擬請御筆至密禮草制之日請以爲據密禮被逐常以所得御筆公示廣衆不知事君之體至於如此士大夫雖每竊笑然臣以出處自有本末後世當有公議不必與此輩較曲直故不論今密禮已死無子獨有女嫁謝克家之孫伋之子若不收拾所降御筆復歸天府則萬世之後忠逆不分微臣得君立朝無所考信實害國體伏望特降睿旨令台州取索密禮所受御筆繳進仍以臣今奏疏送附史館永以傳信不勝幸甚從之王明清揮麈後錄紹興二年秦檜之罷右僕射葉叔厚之文褒職告祠謝任伯之文葉謝啓祠家也秦大憾之先是高宗有御劄云秦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人心大搖怨讟載路乙亥秦詢之御劄在任伯之子景思處作劄子自陳大概云陛下是時尙未深知臣所以有此乞行抽取得旨下台州從伋取索得之案謝克家建炎四年秋自禮部尙書除參知政事紹興元

年春。以資政殿學士奉祀。明年春。秦檜免相。克家無緣草制詞。蓋秦密禮無子。以女歸謝伋之子。故御札在謝氏耳。檜此奏。在二十三年癸酉。今云乙亥。亦誤。箚疏中具言其初乞罷時上眷甚厚。而呂頤浩輩留身旋請御筆。亦無陛下俞未深知臣之說。蓋明清聞之不審。因筆之於書耳。

癸卯。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劉領特貸命。除名勒停。送瓊州編管。仍籍沒家財。右朝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彬州居住折彥質特降一官。領宮知彬州。忠訓郎孟導爲永興縣尉。鞫刼盜。妄通土豪承節郎蕭汝霖。領以爲信。遣導率射士焚其居而捕之。斬汝霖。彥質坐與汝霖交通。請佃舊縣基爲居第。竝爲本州通判案發。法寺鞫實。故有是命。於是領之子將仕郎紘亦追毀所授文書。送惠州。導除名。送韶州。竝編管。兵官武節郎辛堅之。從義郎李世顯皆除名編管湖南。本州通判姓名當考。

戊申。將作監主簿孫壽祖面對。論湖、廣、夔、峽多殺人而祭鬼。近又濩行於他路。浙路有殺人而祭海神。川路有殺人而祭鹽井者。望飭監司州縣嚴行禁止。犯者鄉保連坐。仍毀巫鬼淫祠。以絕永害。從之。

庚戌。右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之憂者。太湖之利也。數年以來。瀕湖之地。多爲軍下兵卒侵據爲田。擴利妨農。其害甚大。隊伍既衆。易於施工。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則遠近汎濫。不得入於湖。而民田盡沒矣。欲望委本路監司。躬行究治。盡復太

湖寇迹使軍民各安其職田疇盡蒙其利從之

辛亥敷文閣待制林乂引年告老詔遷一官致仕

癸丑大理寺主簿吳伸面對乞諸縣鎮寨土兵不得假借及私役差出以妨教閱從之

是月少保昭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駙馬都尉和國公潘正夫薨於婺州贈太傅官給葬事

八月戊午朔侍御史魏師遜言近歲州縣小官既滿而監司郡守不與批書多致狼狽若謂催科未足獄案未具合前期督察望敕監司郡守既滿即與批書如更狹私意令御史臺案劾從之熊克小厤作侍御史鄭仲熊言案仲熊此時纔爲國子監主簿克蓋誤也

癸亥大理正石邦哲面對論監司郡守車服踰侈乞禁戢詔在內委御史臺彈奏在外令監司舉劾仍互察　右武郎潘堯夫添差兩浙東路兵馬鈐轄婺州駐劄直祕閣添差通判嚴州鄭珙移婺州竝轉一官幹故贈太傅潘正夫葬事用吳國長公主請也

乙丑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樽薨贈太傅追封詔王其弟降授郢州防禦使士嚞特復潭州觀察使諸子遷官除職者九人後謚恭靖

丙寅草料場言行在歲用馬草乞下兩浙漕司收買已經總制錢償其直從之　詔祕閣修撰提點佑神觀秦塤今任已滿令案續理任從其請也　左宣教郎王孝廉謀據成都以叛伏誅初孝廉之父輔以左

朝請大夫守合州（輔，蘷州人，初見十二年正月）所爲不法。左朝奉大夫史聿時爲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置獄遂寧府窮治之。孝廉與其兄孝忠俱就逮，輔憂懼死。聿移夔州路轉運判官，獄遂不竟。孝廉兄弟知不免，陰懷異志，即歸所寓成都府，破產招習亡命，多市弓劍，離軍使臣之無賴者，靡然從之。會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曹筠當以是夕詣府學宿齋，孝忠與其徒謀夜襲府學殺筠，然後舉事。忠訓郎王立伺知其謀，與孝忠家婢潛以告本路兵馬鈐轄左武大夫英州刺史柳俌，俌率官兵以素隊往捕。孝忠與其徒相拒，敵官軍死者三人，俌走趨府治，筠臥閣不出。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張行成排闥入告，始授甲討之。孝忠等徐步至府門縱火，人皆驚散。孝忠等馳出衙西門，官軍躡其後。孝忠、孝廉登樓自刎死。孝忠子大正與其黨樊常等五人爲官軍所殺，餘黨二十八人走郫縣，後四日皆伏誅。轉運副使直徽猷閣吳坰裒取孝忠文書，具言於朝，詔劾孝忠反狀，餘皆悉原之。官軍以次受賞，凡爲錢萬七千餘緡，聿丹陵人。（行成已見紹興九年五月。）於是坰已移知荊南府，筠移知宣州，然皆未受命也。（日厤，紹興二十年七月辛亥，左朝奉大夫史聿改除夔州路轉運判官，八月辛未，左朝請大夫知合州王輔守本官致仕，成都記，吳坰八月十五日改知荊南府，曹筠係十二月二十四日移知宣州。）

丁卯，保義郎閤門祗候劉勷特添差臨安府兵馬鈐轄，仍釐務，請給人從等竝依正官例。勷懋弟也。

戊辰。籍田令楊俠直祕閣。主管佑神觀。免奉朝請。

辛未。御史臺主簿胡襄守監察御史。宣正大夫安慶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陳朌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任便居住。朌內侍也。先是有徐思忠者。以事繫大理獄。上諭秦檜曰。聞思忠事連及朌。如見贓證。可與盡理行遣。凡數月乃有是命。上語在六月己未。徐思忠本末不見。以林泉野記考之。朌恐是秦檜府承受。當考。

壬申。上謂大臣曰。頃令諸路帥臣招軍。至今多月。尚未有到者。可令樞密院舉催。

丙子。大理寺丞孫敏修面對。言州縣獄官不得其人。一切付之胥吏。輕重高下。悉出其手。望下有司參詳。將罪人初入門情犯。先令知通令佐親視。供責文狀入案。然後付獄推鞫。修立成法行下。庶幾罪人情僞易察。使猾吏無以措手。詔刑部看詳申省。

己卯。詔以建康府永豐圩賜秦檜。仍令江東漕司同本府葺治。限十二月末須管了畢。侍衞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武安軍承宣使充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貴卒。

壬午。保義郎閤門祗候成彥忠爲閤門宣贊舍人。彥忠閔之子也。

甲申。武功大夫吉州團練使新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丁禩移江南東路副總管。建康府駐劄。

乙酉。左朝奉郎鄭康佐知惠州。代還。言陛下臨御以來。詔令爲民而下者。十常八九。所以天祐一德。民懷有仁。然親民莫如守令。按察莫如監司。若監司巡歷或不周遍。則遐方僻壤郡邑官吏。循習弛怠。奉行必

有不謹者。望申飭有司。自中興以來。省刑罰。薄稅斂。凡恤民寬厚之詔令。編類成書。以賜守令。仍令監司歲內分巡所部。務要周備。以察奉行詔令之當否。官吏之勤惰。庶幾咸思報舉庶職。惠養黎元。以稱勵精求治之意。詔敕令所編類。二十五年成書。

丙戌。右宣教郎薛仲邕爲大理司直。仲邕、曹泳之甥。故秦檜用之。

是月。諸路發解舉人。而右文殿修撰秦塤當就兩浙轉運司取應。檜親黨或謂平江府觀察推官蕭燧曰。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孫就舉。將以屬君。燧謝曰。燧初仕。敢欺心也。漕檄下。乃秀州也。至則溢員。就院易一張教授者去。增果前列。燧、清江人。進士甲科。既爲秦檜所怒。自是浮沈州縣者十年。此以謝諤所作燧行狀修入。但行狀稱丞相有子。又稱塤果前列。皆小誤也。塤紹興十二年登科。燧十八年登科。蓋在其後。今年就舉者乃塤耳。日曆紹興二十六年五月辛丑。湯鵬舉論陳之茂爲秋試考官。違法容私。取秦塤於高等。不知之茂此時爲何官。當考。

九月丁亥朔。左承議郎王之望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之望自荊門代歸。獻啟於太師秦檜。歷敍勞績。每句疏解其下。凡數千言。又上少保秦熺書。頌其德合於坤之六二。熺喜。遂有是命。

戊子。詔自今行在官私斷配罪人應隸本州本城者。竝配近行在州。其已配隸者。令所屬配出門。以大理少卿張柄援在京舊制有請也。

壬辰。祕書省正字兼權中書舍人周麟之罷。以右諫議大夫史才論麟之意在卽眞。常懷不滿。乃與在外

狡佞失志不得逞者陰相交結專爲是非誑惑羣聽故也

癸巳熙州觀察使都總領河南蕃兵將隴右郡王趙懷恩爲鼎州觀察使充成都府路兵馬鈐轄

甲午上謂大臣曰聞潼州路水災可令轉運常平司將被災州縣檢放賑濟

丁酉右從政郎監行在太平惠民北局林一鳴爲敕令所刪定官一鳴一飛弟也

己亥右諫議大夫史才言臨安府府學教授楊良輔素無術業頃充平江府考試官陞黜失當不平之恨聞於隣境詔罷之平江府試陞黜不知鄰境何以聞之當考

庚子敕令所刪定官吳曾面對乞禁採捕鹿胎爲飾因舉眞宗皇帝不殺羊羔事以爲自澶淵講好之後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庶者其源蓋出於此望詔有司告誡士庶之家竝不得戴鹿胎冠子及所產之地不得採捕庶幾上副陛下好生之本意詔刑部申嚴施行

辛丑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論州縣推勘罪人於他處追取會問往往回報稽留致淹刑禁乞申嚴令甲程限施行從之

乙巳左中大夫吳奎行監察御史奎自楚州召還入對論兩淮定稅之初乞委監司守臣督責諸邑縣令務要均平庶幾民被實惠既對遂有是命

丁未右文殿修撰新知廬州曾慥乞與建康府都統制王權同議營田上曰當令熟議其可否如與之中

分其利。使軍人樂然從之。乃可行也。

己酉。直祕閣知臨安府趙士粼與直徽猷閣知紹興府曹泳兩易。仍各進職一等。

辛亥。宰執進呈左朝奉大夫知靜康府陳璹奏。廣西邊面闊遠。兵額頗多。稅米所入。不足贍給。祖宗以來。隨苗和糴。每石價錢四百或五百文足。而漕司從來以苗米支移所納價錢。每石卻至三貫文足。比之所支和糴本錢。多至數倍。望委本路帥臣與轉運司官。公共相度。少增和糴之直。略鑱折米之價。務令適中。俾民力稍紓。漕計不乏。實公私經久之利。詔戶部取索措置申省。上又曰。璹善治郡。與除直祕閣知潭州。其他有昏耄不任事之人。令自陳宮觀。時秦檜當國。凡諷官在嶺外者。雖其親舊不敢相聞。蓋傾險急進者。或窺伺中傷。以爲奇貨。璹頗能調護遷客。左朝奉郎通判靜江府汪應辰、檜之所不樂者。璹獨與之相善。至是檜薦璹有材。召赴行在。至則復以長沙命之。上亦莫測其故也。日厤。二十六年七月戊申。載上語云。陳璹本秦檜所薦。謂其才可作帥。召來不旬日。復遣去。莫曉其意。乃與日厤所載陳璹善治郡。聖語全不同。疑宋樸所修時政記有遷就也。

冬十月丙辰朔。皇姪瓊州觀察使居廣遷常德軍承宣使。親賢宅宗子六子竝進一官。以居廣等自陳祖父各任節度使。竝於靖康年中扈從二聖過軍前。其後該遇大禮。竝聖節合得恩澤。共一百二十餘次。乞比附收使。故有是命。祕書省著作佐郎丁朅明面對。言州郡稅額。自祖宗以來。取之有制。而吏弗遵守。

乃於額外誅求以助公帑望詔有司凡諸州於額外收稅及增置專欄非理搜檢者長吏而下悉置典憲仍委監司案劾翌日進呈上可其奏因諭曰婁明所論多是專欄等作過其間監官或通知利不盡歸公家而害及百姓如臨安尤甚可命曹泳與漕司多方約束

丁巳侍御史魏師遜言郡守年及七十欲令許其自陳宮觀庶幾公私兩得其便若猶有志在黍稷不自退省者仍望朝廷取索職位姓名與理作自陳宮觀從之

戊午監察御史施鉅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監察御史吳棫行尚書左司郎中後五日以鉅爲大金賀正旦使帶御器械冀彥明副之棫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張彥攸副之彥明開封人也彥攸已見

己未責授朝奉郎少府少監全州安置劉岑特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建昌軍居住左朝奉大夫直祕閣王縉致仕從所請也

庚申大府寺丞兼權刑部員外郎史祺孫令吏部差監臨江軍新塗縣酒稅時武臣孫士道者習幻怪之術而朝士或與之遊祺孫至執弟子禮大理正石邦哲謝邦彥皆從之侍御史魏師遜奏祺孫敗俗傷教上曰士大夫學先王之道乃從妄人習妖怪之術以欺愚惑衆若不罷斥無以戒後人乃有是命時士道已繫獄於是邦哲邦彥皆坐免官石邦哲謝邦彥罷大理正在是月丁丑去此凡十八日未知與宋樸有無相關當考

壬戌。右朝請大夫邢總特降一官。以前知道州失覺察諸縣催理積欠二稅。會赦。乃有是命。

丙寅。國子監主簿鄭仲熊、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王綸竝守監察御史。大理寺丞環周面對。乞今後諸州有結解公事。不得退回下縣。如情節不圓。令官長審實推鞫。依限結斷。庶無千證騷擾之弊。詔刑部看詳。

戊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宋樸罷。右諫議大夫史才論樸執政無狀。樸聞。求去。章四上。詔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才言。樸爲士而不自愛。乃從道罔俗。與丐者爲伍。其欺誕罔俗。罪不在少正卯之下。望重行竄逐。詔樸落職。　大理評事俞長吉面對。言監司郡守間有善惡。自私僚屬。少拂其意。既無顯過可加。則必倚閣請俸。至有經年無祿自養。欲望嚴行戒飭。如州縣官實有罪戾。竝依法案治。不許倚閣請俸。從之。

壬申。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史才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皇叔安遠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衛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

丁丑。戶部侍郎徐宗說言。宣州、太平州圩田爲水所壞。乞委司農寺丞兼權戶部郎官鍾世明前去措置。從之。其後世明言。宣州化成、惠民二圩。蕪湖縣萬春、陶新、政和、猶山、永興、保成、咸實、保勝、保豐、衍惠十圩。當塗縣廣濟一圩。每圩長者數十里。用工數百萬計。乞以常平錢米貸民修築。亦從之。先是宣州大水。其流泛溢至太平州。凡太平境內沿湖諸圩。悉爲衝決。會溧陽縣丞龔盞以修圩之策獻於秦檜。檜乃以幹辦府丁禩爲江東副總管。往集其事。至是繼命世明。又以盞爲本路提舉司屬官。俾視其工役。既而知當

塗縣張津謂被水農民流徙過半若令自修力不能辦遂用其說共興長埂周迴百八十里包諸小圩未幾成然鎒所役夫萬計人之死者甚衆先是臨安府守臣曹泳薦監激酒庫龔釜於檜使掌平江府秀州莊產釜既改秩即令權監六部門又創立點檢人使程頓爲名出使二郡鎒釜因偏詣田所相視有瘠薄者即追售田之人勒償元值民甚苦之鎒釜皆鑒弟津宜春人也此以日厤所載紹興二十六年三月丙辰周方崇論龔釜三月癸亥湯鵬舉論鍾世明二十八年二月甲辰葉義問論龔釜龔鎒三章參考修入他書蓋未見也或謂臺官所言多得之風聞未必盡實臣鎒之以事而無疑考之以時而可據則臺官所言乃天下公論何不實之有案日厤今年八月二十二日已卯有旨永豐圩已賜秦檜可令江東轉運司竝建康府修整損壞去處二十七日甲申有旨新江西副總官丁禩改差江東副總管建康府駐劄督張保過滿闕十月二十二日丁丑戶部狀勘會宣州太平州所管官私圩田內有被水衝破圩去處乞委鍾世明前去措置有旨依故鵬舉劾疏謂世明見丁禩往太平州修圩遂交結丁禩同往即指此也戶部指明乞差鄂官往外州幹事前亦未有此例是時戶部無侖書而侍郎乃徐宗說獨眞蓋宗說專爲秦檜營田產故有此請也臣謹案檜擅政之日凡涉私事者於時政記及日厤中一切削去而檜又嚴禁私史故其勞民爲己如此等事後人皆不得而知今當因事書之以見其實

大理寺主簿吳伸添差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戊寅宰執進呈養濟事上曰外路恐奉行滅裂須令實給錢米以施實惠乃詔戶部申嚴行下日厤今年十二月丙子樞密院檢詳房文字齊旦乞申飭州縣如法賑給養濟有旨令戶部申嚴行下不知即此事否或日厤誤繫於彼也戊寅乃十月二十三日

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魏師遜試御史中丞

壬午。監察御史鄭仲熊守右正言。前四日。仲熊與監察御史王綸俱被引對。而仲熊有是命。時秦檜秉政久。而張俊楊存中爲檜所厚。於是仲熊首論定國是。久任用。與推誠於有功之宿將。其言率多阿附。時論鄙之。

癸未。御史中丞魏師遜權侍講。

是日。金主亮祫享太廟。前一夕。宿齊正殿。祭之曰。亮被衮執圭。乘玉輅。備仗衞。出通天門。詣太廟行禮。禮畢。易遠遊冠絳紗袍。乘金輅。奏樂還宮。其後禘祭亦如之。祫以三年。禘以五年。用禮官議也。

十有一月丁亥。案是月丙戌朔。慶遠軍節度使知福州張澄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疾自請也。澄未聞命而卒。贈檢校少保。謚僖敏。

戊子。右正言鄭仲熊兼崇政殿說書。

庚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綱引年告老。詔進一官致仕。

辛卯。右朝散大夫知台州張昌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引年有請也。自是守臣相繼有請。皆從之。昌時年八十九矣。王明清稱秦檜於官簿中爲昌減去十歲。已見紹興十二年五月戊申昌差知眞州注。

壬辰。經筵講尚書徹章。賜秦檜玉帶名馬。

癸巳。宰執進呈。上顧謂檜曰。朕記此書。自說書官尹焞始。觀焞進講。皆其師程頤之說。餘無可取。檜曰。程

氏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諱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事師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更欲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曾不知孟子處賓師之位。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先是胡安國奉詔修春秋傳。於諸經正文不諱。故檜及之。然程頤元祐中實未嘗言祿。檜蓋誤也。

甲午。右正言鄭仲熊言。工部員外郎楊迥、監察御史胡襄心嚮胡寅之門。有識之士。爲之切齒。蓋自趙鼎妄立專門。互相標榜。大開交結。詭計周密。朝士一切不恤。一時羣小所聚而寅爲之魁。及今事已敗。而人猶惟寅是嚮。不知國家何負此輩。而迥與襄甘心從之。凡有從東南者來。迥必首詣之。訪其蹤迹。略無顧避。襄比當秋闈監試。題目衆已議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黨。初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專務狗私。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說必寘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於茲。今襄又爲之唱。欲使人人盡歸於趙鼎、胡寅之門而後已。臣所以爲國家慮之。欲望亟賜罷黜。庶使邪正一分。而在位者知所戒懼。於是迥、襄竝罷。

丙申。武德大夫榮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提舉佑神觀潘邵落閤職。陞領和州防禦使。

己亥。平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士琚卒。年四十六。贈少師。追封和義郡王。後謚忠靖。

庚子。吏部郎中沈虛中面對。言在外官司取會保明待報文字。供申稽遲。動涉歲月。開有故作不圓。脫漏大節。致妨行遣結絕。在法有三次無回報送不干礙官司究治之文。今欲州委通判。監司委主管文字。凡承受省符。置籍記錄。每月終。具若干已報未報申所屬曹部。照會監司。案行取籍。互相糾察。庶得文移不致壅滯。詔六部長貳同共看詳申省。

壬寅。詔爲張叔夜立廟於信州永豐縣嘉側。賜名旌忠。叔夜之死也。其家葬衣冠於縣境。至是乃請建祠焉。

甲辰。秦檜進呈大宗正司條令成書。上曰。昨日徧閱所修。甚有條理。可頒行之。右武大夫文州刺史王福特轉行拱衛大夫。福、張俊親校也。始以車駕臨幸賜第恩進二秩。吏部言礙正法。令回授俊。再請。乃特命之。其曹四人。皆自正使陞領遙郡防禦團練使有差。

乙巳。以經筵徹章。賜宰執講讀說書修注官御筵於祕書省。自是以爲故事。

戊申。將作監丞錢端英面對。言州縣折帛錢。昨已降指揮。盡於下戶折納。既免鬬成端匹之弊。又得折價廉中下之家。實受其賜。而州縣尙或因仍舊例。高下一概科折。唯務掊取畸零。致使良法美意。不得宣布。望明詔有司。申嚴行下。詔戶部檢坐見行指揮。仍措置務令必行。以優下戶。

己酉。祕書省校書郎兼權國子博士王佐罷。以右正言鄭仲熊言。佐攝職成均。試官。例當輪出題目。佐必攘易之。以私所嚮趙鼎之餘黨也。

十有二月丁巳。左朝請郎陳孝則知英州還。奏本州宜安縣稅務。月額止於十千。而監官請俸兩倍其數。不惟州郡過有陪費。而於商旅實有阻抑。詔戶部取索似此去處。竝罷。

戊午。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充大金賀正旦使施鉅等入辭。上戒之曰。歲遣信使。已有定例。使指之外。不可生事。

癸亥．太傅昭慶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薨．贈太師．命睿思殿祗候王晉行護葬事．

丁卯．右文殿修撰提舉佑神觀秦塤爲敷文閣待制．右承務郎吳益直祕閣．以檜辭免進大宗正司敕令加恩也．檜以塤當就省試辭．

庚午．詔俟畢試取旨．封塤妻高氏爲和國夫人．

乙亥．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公李擢卒於合州．

戊寅．司農寺主簿王秬直祕閣．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秬乞外任．上覽除目曰．秬父雲死於使事．可與職名．乃有是命．

庚辰．集英殿修撰知常州錢周材以親老乞歸養．詔周材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洋卒．

癸未．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齊旦面對．乞禁止民庶之家車服踰制．詔申嚴行下．

閏十二月乙酉朔．雪．秦檜稱賀上曰．是當臘中．來歲農事可喜也．

戊子．皇叔明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鐖特遷定江軍承宣使．

壬辰．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錢時敏卒．

癸巳．福州長溪縣進士黃友龍杖脊刺配廣南遠惡州牢城收管．初．友龍在臨安府餘杭縣聽讀．因與進士朱思廉不和．醉酒作鬧．語言指斥法寺鞫實．故有是命．

丙申宰執進呈次上曰諸郡守條具民事如遠方因軍興有所科率至今未罷者非因條具何由得聞宜委官看詳取可行者行之乃命檢正都司官看詳申省取旨

己亥右承事郎楊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㬎俠弟也

辛丑詔三衙管軍御前諸軍都統制保明逐軍都統制官供職滿十年無公私過犯之人申樞密取旨與轉行一官至承宣使依條回授

癸卯左朝散郎楊椿爲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

丙午秦檜進呈權戶部侍郎徐宗說狀契勘上供諸色窠名錢物在法不得支兌移用若輒擅侵支各有專一斷罪條法指揮比年以來州軍往往冒法輕費妄用卻將上供錢物侵借監司略不檢察案治緣卽目內外百色支費浩滓全藉州軍恪意經理若不申嚴法禁竊恐日後轉致侵損省計欲乞檢坐行下諸路監司常切覺察若有違戾侵借除係法斷罪外乞今後更不差注知州軍差遣若後官任內合撥窠名錢物別無拖欠能措置補還前官擅支錢物每及一萬貫以上與減一年磨勘至五年止庶幾罪賞必行不致侵蠹財賦從之

熊克小厤紹興二十二年十二月丁巳時監司守臣不輸常賦專以進奇羨相尙太府卿徐宗說攝戶班曹乃言今後當令先補常賦所遺仍乞以賦入殿最行賞詔詔從之下諭宗說曰版曹久匱卿所論甚當是日以宗說權戶部侍郎此蓋因葛立方撰宗說墓誌所書也立方又稱宗說請於朝俾嗣進者先補常賦於是儲廩益充而斂不及民及陞對上諭之曰版曹久匱此卿所論甚當眞計臣也遂除權戶部侍郎以日厤考之宗說建陳此事在版曹已踰年蓋立方遷就牧拭之而

寬不詳考．且日厤稱戶部狀云云．蓋此事宗說上申尙書省．非奏牘也．誌所云獻羨事．未知宗說果能此否．當求他書參考之．

己酉．大理評事莫濛面對．乞令諸縣人戶割移租稅．竝須依限開收．詔申嚴行下．明年正月壬戌施行．

庚戌．金主使宣奉大夫尙書左丞蔡松年假戶部尙書．與廣威將軍祕書少監兼行右拾遺赫舍哩師顏來賀來年正旦．松年已見十年正月．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二十八人．諸路斷大辟二十五人．初．朝請大夫黃子游知池州代還．論青陽縣苗稅多於諸縣．有至十倍或七八倍者．如青陽縣每畝上等田三斗．貴池縣四升．建德縣四升七合．東流縣六升之類是也．一州之內．而輕重不同如此．地土肥瘠高下不能相遠．臣詢訪其故．因南唐李氏嘗以青陽縣爲宋齊邱食邑．人戶每畝納三升爲食邑之數．後來因爲稅額．望下轉運使究實．比附鄰縣所納．酌中裁定．詔戶部看詳取旨．至是有詔減苗稅二分半．課米二分．歲爲錢千八百緡．米萬七千石．然議者猶謂．減乃經略虛增之數．而齊邱重額未嘗損云．子游奏下．日厤繫之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戊午．自後不見如何施行．胡兆秋浦志載此事云．紹興二十二年申獲指揮．故附此年末．熊克小厤稱．江東轉運常平司爲之請．蓋誤．秋浦志中所載乾道六年陳升卿建明取會事．爲子游所請．而不詳考之也．克又稱．青陽縣上田每畝一斗九升．亦與子游元奏不合．案乾道六年三司所奏．有云．上田青陽縣每畝納一斗九升八合．此乃減苗稅二分半．課米二分之後數目．非子游元奏之時．克實甚誤．餘具乾道六年五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六

【紹興二十有四年】歲次甲戌，金海陵煬王亮貞元二年。春正月癸酉朔，初詔郡國同以中秋日試舉人。舊諸州皆自選日舉士，故士子或有就數州取解者，至是始禁之。

甲戌，大理司直李璟面對，乞令諸縣將二稅畸零之數，竝折見錢，各令具鈔，庶免重疊催擾之弊。詔戶部申嚴行下。

丙子，封婉容劉氏爲貴妃。大理少卿張柄面對，乞州縣獄案，竝令明注年月日數，毋得復稱今年前月或昨日之類，以示欽恤慎重之意，從之。

丁丑，右通直郎王歷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

戊寅，地震。

己卯，右通奉大夫陳康伯老，詔遷一官致仕。戶部言，諸州上供經總制等錢，在法雖許置輕齎起發，緣價直比之行在，往往高貴，欲將諸路州軍不通水路去處，每貫帖支客人兌便優潤錢三十文，卻於州縣從來起綱合破糜費腳腰錢內支給，庶幾公私兩便，從之。

辛巳，寧武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統制戚方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利州觀察使殿前司右軍統制岳

超、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洪州觀察使侍衞步軍司統制梁斌竝爲承宣使。超昭慶軍。斌寧遠軍。和州防禦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王升、宣州觀察使中衞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前司左軍統制閻德等七人各進一官。皆用去年閏月辛丑詔書也。先是方當依格回授。而斌帶軍職。敍位乃在方上。宰執進呈。上命方以所得一官特帶軍職。庶與斌舊次不致升降。於是行下。

二月乙酉。案是月甲申朔。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乞禁諸州毋得輒令屬縣逐月分認醋息錢。從之。左迪功郎鄭時中充國子監書庫官。時中、仲熊兄子也。尚書省言。御書法帖。合委官措置頒降。乃命時中爲庫官。專一措置。

丁亥。詔除名勒停永不收敍人前左從政郎楊炬特送邕州編管。以其弟煒紹興初兩上書譏謗朝政坐累故也。炬行至賓州。感瘴死。煒坐罪。已見紹興二十二年。熊克小曆。卽於其時書炬連坐勒管邕州。蓋誤。

庚寅。左朝請大夫新知邛州許尹入辭。論州縣招撫富民。重行責罰。有犯杖罪而罰錢至數百千者。望敕有司。自今有違法科罪人戶出錢者。雖曾附赤歷。亦重寘典憲。詔申嚴行下。尹、鄱陽人也。

乙未。貢院言。應博學宏詞科左從事郎新平江府錄事參軍莫濟、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王端朝合格。詔竝循資與堂除。濟、歸安人。端朝、開德人也。

戊戌。右文殿修撰提舉佑神觀秦塤充敷文閣待制。

辛丑詔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楊傒、楊傃特令赴正奏名廷試。

甲辰上謂大臣曰連雨恐傷麥已令降旨祈晴矣。

乙巳詔保義郎閤門祗候劉勷進職二等忠翊郎劉愿特降閤門祗候僧悟正與補左街僧錄右武大夫劉允升特轉遙郡二官以貴妃進封推恩也他親屬補官者四人本閤官吏竝進二官資礙正法人特與轉行。

丁未右承奉郎田公弼爲右宣義郎直祕閣賜三品服公弼師中子也。

戊申大理評事沈正度面對乞戒飭郡縣不得非理科擾小保長庶貧民均被實惠詔申嚴行下。

己酉大理評事鞏衍面對言州縣受納米斛必有士居及寄居官員士人竝上司公吏封鈔請求每石坐享錢數百或至一貫以上受納官爲之減退升合不擇淫惡却於其餘人戶名下多增斗面以償其數虧公害私莫此爲甚望申嚴禁止從之。

壬子榮州刺史提舉佑神觀劉懋遷靖海軍承宣使。

三月甲寅朔祕書省校書郎兼權太學博士董德元左朝奉郎新知江陰軍張士襄竝爲監察御史士襄江寧人也。

丁巳尚書司勳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孫仲鱉罷以右正言鄭仲熊論仲鱉攝政成均力主專門以私黨與包藏其姦詭計叵測若不斥去爲害尤深故也仲鱉嘗爲李光客故仲熊劾之。

己未。詔太尉御前諸軍都統制吳璘、楊政郊恩蔭補。特依楊存中例。於文資內排。以政、璘有請也。

辛酉。上御射殿。策該正奏名進士。先是秦檜奏以御史中丞魏師遜、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湯思退、右正言鄭仲熊同知貢舉。吏部郎中權太常少卿沈虛中、監察御史董德元、張士襄等爲參詳官。師遜等議以敷文閣待制秦塤爲榜首。德元從謄錄所取號而得之。喜曰。吾曹可以富貴矣。遂定爲第一。榜未揭。虛中遣吏踰牆而白秦熺。及廷試。檜奏以士襄爲初考官。仲熊覆考。思退編排。而師遜詳定。虛中又密奏乞許有官人爲第一。至是策問諸生以師友之淵源。志念所欣慕。行何修而無僞。心何治而克誠。塤對策曰。自三代而下。俗儒皆以人爲勝天理。而專門爲甚。言正心而心未嘗正。言誠意而意未嘗誠。言治國平天下。而於天下國家曾不經意。頑頓亡節。實繁有徒。慮亡不懷詔而嗜利自營者。此而不黜。顧欲士行之無僞。譬猶立曲木而求直影也。舉人張孝祥策曰。往者數厄陽九。國步艱棘。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祐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氣合。不動聲色。致茲昇平。四方協和。百度具舉。雖堯、舜、三代無以過之矣。又曰。今朝廷之上。蓋有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忠義凜凜。易危爲安者。固已論道經邦。燮和天下矣。臣輩委質事君。願以是爲標準。志念所欣慕者此也。曹冠策曰。自伊川唱爲專門之學。弊於一曲。不該不徧。述正道而稱邪侈。好夸大而無實用。蓋其初有得於釋氏。潛竊其說。入室操戈而伐之。習其學者。尤爲迂誕。爲師者不傳旨要。而使之默會。爲友者不務責善。而更相比周。實足以戕賊善端而已。故凡爲伊川之學者。皆德之賊也。又曰。自西學盛行。士多浮僞。陛下排斥異端。道術亦有所統一矣。

至此而或有弗悛，則嵎瑣之徒，堯舜所不能化者也。豈容逭於兩觀之誅乎。臣願陛下至誠樂與勿貳勿疑，惟和惟一，則勿有閒之，則於萬斯年受天之佑。異端何自而芽蘖哉。於是師遜等定堉爲首，孝祥次之，冠又次之。上讀堉策，覺其所用皆檜、熹語，遂進孝祥爲第一，而堉爲三。賜孝祥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及第，至同出身。時檜之親黨周夤唱名第四，仲熊兄子右迪功郎時中第五，秦棣子右承務郎焞、楊存中子右承事郎倓並在甲乙科，而仲熊之兄孫縝、趙密之子成忠郎雔、秦梓之子右承事郎焞、德元之子克正、曹泳之兄子緯、檜之姻黨登仕郎沈興傑皆中第。天下爲之切齒。孝祥祁子，冠東陽人。檜館客夤開封人。興傑、永嘉人也。何脩龜鑑，掄魁所以待天下士也。既私其子熹，又私其孫。父子親黨，環列要津，雖霍光之根據，亦不是過云。呂中大事記曰：檜子熹既嘗爲學舉首，又以其孫堉爲舉首，上覽之，遂居第三，進士榜中，悉以親黨居之。天下爲之切齒而士子無復天子之臣矣。

丁卯，左承事郎簽書劍南東川節度使判官廳公事趙逵爲祕書省校書郎。先是，總領四川財賦符行中有子預薦，意逵必爲類試考官，密以文屬之。逵不啟緘，既試，符氏子不預奏名。行中怒，因事摭撫逵甚峻，然不能害也。

庚午，皇叔眉州防禦使士諳爲宣州觀察使、右監門衛大將軍、和州防禦使士奇落階官，以其兄士奕薨，故有是命。

辛未，敷文閣待制新知宣州曹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王孝忠之謀亂也，議者以爲當責帥，

秦檜右之。仍俾奉祠焉。

壬申。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奏。武岡軍猺人楊再興已就擒。劉旦之師潭也。再興既還建炎初所侵省地。至是八年。猶抄掠不已。師中遣前軍統制李道討之。上覽奏曰。方國家開暇之時。寇盜竊發。擒之足以靖民。可如所請。令檻赴行在。時再興已老。諸子惟正修聚人最多。頗姦猾。而正拱者最凶悍。於是再興與正拱兄弟皆得。正修繼就擒。先是吉州盜胡邦寧攻劫衡、郴、桂陽三州之間。破安仁縣。提刑司遣士兵射士捕之。爲所敗。未敢進。詔左承事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劉珙合赴行在供職。珙、子羽子也。

丙子。特奏名進士呂克成以下四百三十四人。武舉進士鄭矼等十六人。特奏名二人。授官有差。而平等岳建壽特授保義郎。以弓馬絕倫故。克成、常州人。建壽、超子也。

戊寅。宰執進呈大理評事劉敏求面對劉子。論諸州不依條限印給屬縣租稅簿。熊克小厤。劉敏求言。州縣不依法即時劄稅。有害於民。案敏求此奏。乃論每年諸縣造簿送州。印給留滯未嘗言及劄稅也。乞申嚴法禁。上曰。法令固在。如官吏奉行不虔。終亦無益。知州須歷民事通曉利病者爲之。乃命監司以時檢察。有不如令。案劾以聞。

庚辰。右正奉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宋貺知建康府。先是右朝散郎王循友守建康。因事忤秦檜。故罷去。而用貺代之。日厤不載循友罷命。建康知府題名。循友離任在四月二日。去此凡四日。循友六月辛丑除名。

辛巳。將作監丞錢端禮面對。論州縣鞫獄。事之大小。各有定限。至四十日而止。有司往往虛文枝蔓。逮及無辜。至有踰年而獄不具者。何以上副恤刑之意。詔申嚴行下。

夏四月甲申。（癸巳月癸未朔。）左朝散郎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孟處義言。去年煎鹽比舊額增十五萬五千餘石。（五十斤爲一石。）支發袋鹽增四萬六千七百餘袋。鈔面通貨錢增八十五萬四千餘緡。竝受鈔住賣茶鹽。竝皆增羨。一司官吏。委是宣力。詔處義進一官。屬官及職級有名目人遞減磨勘。餘帛有差。

乙酉。右承議郎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秦塤特遷左朝請郎。兼實錄院修撰。仍許陳乞親屬章服一名。舊制。鎮廳及第人不轉官。至是吏部乞比附秦熺體例取旨推恩。故有是命。時塤年纔十八也。

丙戌。上謂大臣曰。三衙諸軍招填闕額。久未足數。於是樞密院請均下諸路帥司分限招填。期以三年。課其殿最。從之。

戊子。右朝請大夫蔡向知滁州還。言兩淮州縣之吏。尚有貪名譽。好與作者。如開田本以勸耕也。虛增頃畝。因成騷擾。超稅本以薄賦也。暗加勺合。遂致刻削。凡此豈所以仰副陛下愛育元元之意。欲望申飭官吏。違者令監司郡守案劾。從之。

己丑。上詣景靈宮朝獻。有利州民王孝先邀駕訴閬州守臣右中奉大夫王陟慘酷不法。（陟前任知利州爲趙不棄劾罷。訴詞

蓋利州事也。後二日。輔臣進呈次。上曰。此事宜押送本路監司究實。蓋上慮蜀道險遠。追逮爲勞也。

辛卯。右承事郎直秘閣張子仁主管佑神觀。仍賜紫章服。免奉朝請。

庚子。宰執進呈大理寺主簿郭淑面對劄子。論州縣受納物帛。吹毛求疵。稍不及格。卽以柿油墨烟。連用退印。望嚴戒飭。上曰。此重爲民害。可令監司覺察案劾。如失覺察。令御史臺彈奏。仍許民越訴。

辛丑。西南小張蕃貢方物。

乙巳。進士孔搢爲右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先是搢之父右宣教郎衍聖公玠卒於衢州。守臣以聞。故有是命。

戊申。太府寺主簿李文中面對。言比歲州縣多侵用常平義倉米。既失經常之數。亦乖惠養之方。望詔有司申嚴其禁。從之。

己酉。羅殿國貢名馬方物。

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丁巳。鄂州駐劄御前軍統制郝晸、建康府駐劄御前水軍中軍統制李進、鎮江府駐劄御前右軍副統制單德忠等十一人各遷一官。亦用去年閏月辛丑詔旨也。

庚申。權尚書吏部侍郎李如綱爲敷文閣待制。知泉州。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齊旦直祕閣。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辛酉。右正言鄭仲熊言。陛下偃革休兵。已見成效。至於歲時慶賀。驛騎交馳。盛典縟儀。所以燕遇接納之勤。情文備至。惟是州縣之吏。或不能上體聖意。閒有滅裂。欲望申敕有司。凡迎勞館餞之禮。務加嚴整。稍有慢戾。臣得察劾以聞。從之。

癸亥。監察御史王綸罷。以御史中丞魏師遜奏綸因其兄綽弟紘舉進士不第。面怒形於色。謗罵考官也。綸本師遜所舉。至是綸以論事忤秦檜意。師遜懼。卽自言智識淺昧。於綸不得其詳。望將綸罷黜。庶使臣有改過之實云。

乙丑。左宣教郎張扶爲國子博士。右承奉郎吳曾爲太常寺主簿。

丁卯。直徽猷閣知荊南府吳坰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坰引疾有請也。時鼎、豐茶寇猖獗。殺傷潭、鼎巡檢官。焚瀙浦縣。坰未受命。以憂死。左朝請大夫荊湖北路轉運判官程敦臨被旨攝事。以策授兵馬鈐轄邵宏淵。且往招安寇乃息。茶寇事以通義志及之望所申修入據之望申乃今年三月以後事。日曆今年正月乙亥。左朝請大夫知利州程敦之除湖北轉運判官。八月癸未。知荊南府吳坰守本官職致仕。故因坰得祠。遂書之。更須詳考。

戊辰。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施鉅權尚書吏部侍郎。右宣教郎林一鳴爲司農寺主簿。

庚午。皇叔和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衍爲宣州觀察使。令再任。

辛未。金主遣金吾衞上將軍工部尚書耶律安禮、正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許霖來賀天申節。

六月癸未朔。上謂大臣曰。官司賑濟。止及近郭游手之人。其遠處宜令提舉官及州縣常平官親往措置。

務使實惠及於貧民。大理正陳良翰面對。言令甲、職田租課。抑令人戶折納價錢而增直者。以等差計贓坐罪。州縣之吏。未免冒犯。乞申嚴法禁從之。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卒。藻黜居八年。累赦不宥。請還政不許。至是卒。藻工於儷語。其所爲制詞。人多傳誦。

乙酉。右文殿修撰知盧州曾慥、高郵軍使吳祖棣竝罷。祖棣、幵子也。時慥上疏自訟不受張邦昌僞命。乞付史館。御史中丞魏師遜言。幵不能以身殉國。盡遣天屬歸之北朝。雖族誅之。不足以快天下。又烏可錄用。其後慥既失節。比輒肆狂妄之言。反欲盜忠名以干進。此最姦邪之大者。罪不可貸。宰執進呈。上曰。幵與王時雍、莫儔在漢法當誅。且族。朝廷寬大。一切置之。若復錄用其子。何以示天下。自今毋得與堂除。上顧秦檜曰。當時忠義無若卿者。檜曰。臣一時守職。遭遇陛下。遂依日月之光。上曰。此卿之謙辭也。

尚書右司郎中兼權中書舍人吳表臣、右正言鄭仲熊論表臣本蔡卞之近親。黨習以成縉紳目爲常州一蠹。衡命出疆。公肆哀掠。竝與北貨厚載而歸。若不斥去。則此輩自作不靖。動搖國是。不可不慮。故有是命。

癸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史才罷。御史中丞魏師遜劾才天資陰賊。頃受李光薦改秩。迨今陰相交通。謀爲國害。屢貽書問。不憚數千里之遠。凡光所厚者。悉與結託。包藏禍心。自爲不靖。右正言鄭仲熊亦言。李光曩知溫州。孫仲鑑掌其表章。才用其薦書以改秩。及今得路。遂與仲鑑及光門厚者互相交結。密通光書於萬里之外。蓋欲陰連死黨。以搖國是。伏望亟行竄逐。才聞乃再章求去。初命以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師遜等再論。遂落職。

甲午。御史中丞兼侍講魏師遜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

乙未。權尚書吏部侍郎陳相卒。

丁酉。大理司直李景面對。乞申嚴法禁。獄事連婦女童稚。別有證佐。可以結絕者。勿追從之。

庚子。上諭大臣曰。當茲劇暑。待差遣人速與發遣。其缺官處。或遷或召。卿等宜商量進擬。

辛丑。右朝散郎知建康府王循友特貸死。免籍沒家財。送藤州安置。男右承奉郎前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淤。追兩官勒停。特除名。弟右文林郎新奉國軍節度推官循訓。追四官勒停。特除名。送雷州編管。右朝散郎新添差通判饒州韓追。參兩官勒停。特除名。送德安府編管。初。循友在任。嘗斷配宰臣秦檜族人。檜銜之。遂興此獄。既而棘寺言。循友盜取官錢。受所部乞取金銀。冒請宣借口券入己。減價詭名。收買沒官產業。違法差參主管機宜文字。因與參謗訕朝政。循訓與淤偷盜官錢。而循友不覺察。故有是命。（日厤於秦檜當國時被罪之人。多不言其故。獨於循友一事書之。會要亦同。不知何人當筆。惜乎其不廣也。今據其可考者。依此例具書之。未詳者則缺之。更須參考）

癸卯。手詔曰。息兵專以爲民。四川州縣雖屢降指揮減免錢物。以寬民力。尚慮措置未盡。委制置司總領所同共方便措置。務在不妨軍食。可以裕民。事逐一條具申尚書省取旨。　監察御使董德元守殿中侍御史。

甲辰。秦檜進呈禮部乞賣紫衣師號。上曰。自紹興五年江上用兵。亦嘗用此以相資助。今可檢舉。　保寧

軍承宣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爲慶遠軍節度使以積閱遷也左朝散大夫知衢州王曮罷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王師心知衢州時飢民俞八等嘯聚爲盜而曮措置乖方諸盜結集至千餘人掠嚴之壽昌焚倉庫殺平民事聞秦檜因奏曮有贓汙不法事在有司乞先次放罷上曰曮卿親戚今罷之勝如罷其他十數人也既而殿前司遣將官辛立將兵千人往捕賊遂平（八月乙未俞八等行遣九月丁巳辛立等轉官熊克小厤云雖捕獲而猶未定詔以王師心知衢州民始安堵案師心除命與曮同日此時盜猶未平今不取）

監察御史張士襄守尚書左司郎中

乙巳大理評事沈正度面對言乃者陛下俯從臣僚之請令川、廣、京湖等州、應禁奏案具錄副本報提刑司繳奏以先到者約法欲使獄無滯訟德至渥也尚慮所過遞舖不即傳送以致逗遛望令當職官常切點檢上曰可令州縣以時支給月糧此輩方肯久住不致缺額（熊克小厤稱言者論二廣舖兵之弊上曰云云蓋失於鹵莽也）

丙午祕閣修撰新知廣州陳楠卒

戊申大理評事莫濛面對論民間不願違募保正者蓋官司以他事役之望申嚴法禁詔戶部檢坐行下

己酉大理評事劉敏求面對言薦舉之法昭若日星比年以來監司郡守有以一章而舉二人甚至於三四人前所舉者未用後來求者復舉之名曰改舉黷害風教莫此爲最望明詔有司申嚴法禁凡所舉人實有改節及有事故不用方許改舉無故而改者重寘以法庶幾杜絕奔競仰副綜核之意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七

【秋七月】案是月壬子朔。癸丑右正言鄭仲熊言。前知雷州王趯頃在任日。每有被罪南竄者。則厚賂津置爲之囊橐結成死黨。今聞在全州。遂與海外罪人爲地。或有擅離受責之地。逃匿趯家。方命亂法。莫此爲甚。切慮有司或致弛慢縱逸。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欲望特降睿旨。下全州差得力人。管押王趯前來大理寺究治。仍令日下押還元責地分。庶絕後患。詔依所請。仍令逐路提刑躬親遵奉施行。先具知稟狀聞奏。先是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李光謫居昌化軍。因趯寓書秦檜。以求內徙。有小校李某者。坐岳飛累編置全州。與趯居相近。趯俾校募人轉致之。檜見書自全來。疑光擅離貶所。大怒。故有是命。此事詳見今年十二月丁亥王趯編管辰州注。司農寺丞鍾世明爲尚書戶部員外郎。世明治圩田還。故有是命。制詞云。將命於外。成效可觀。不知何人作。是日。安民靖難功臣太師靜江寧武靖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薨於行在。年六十九。翌日。輔臣進呈。上曰。張俊遽亡。曩者張通古來。俊極宣力。與韓世忠等不同。恩數宜從優厚。遂賜貂冠朝服以斂。命內侍省押班張去爲護葬事。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上厚眷之。其麾下將佐若楊存中、田師中、王德、趙密、劉寶皆建節鉞。或至公師。幕府諸僚爲侍從帥守者甚衆。自俊晚年以下。並以林泉野記修入。

甲寅。大理評事俞長吉面對。言州縣贍學錢。往往侵移兌用。乞立法禁止。從之。

乙卯。詔國學生住學三年內實歷打食不及一年之人。遇取應日。別立字號。依宣和指揮。以八人有奇解一人。以國子司業沈虛中看詳有請也。此恐卽德元面對所請。是日。黼猺人承信郎楊正修及其弟正拱於市。二人皆再與子。鄂州都統司檻送行在。付棘寺鞫治。至是抵法。

丙辰。將作監丞錢端英面對。論昨蠲米麥之征。而州縣尙收力勝袋皮等錢。乞令監司覺察。從之。降授左奉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江州居住李文會知遂寧府。敷文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蘇符知饒州。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執羔知虔州。

丁亥。宰執進呈次。上曰。贛州守臣李耕未有代者。可選文臣一員具名取旨。於是以右朝散郎知處州趙善繼代之。後三日。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乞差本司統領官杜伯通以所部戍贛州。上曰。昨軍賊竊發之初。外連百姓。率多響應。今留兵屯駐。庶得安弭。

己未。復置黎州在城、雅州碉門、靈門三博易場。委四川茶馬司專一提舉。以本路諸司有請也。

壬戌。詔四川制置總領司許於茶馬司寬剩錢內撥取。以寬民力。用都省請也。自熙寧七年。榷法初行。官買民茶。增價發賣。其初歲收息不過五十萬緡。至元豐六年。增額一倍。猶不過百萬。建炎以來。榷法弊壞。提舉官趙開遂體倣京師鈔法。翻行茶引。令園戶客人就場交易。而官止收引息市利錢。每茶百斤爲一

大引。客人不過納錢引六道五百。市利錢三百。以當時茶額計之。歲收亦不過爲錢引一百五萬九千餘緡。比熙寧所立之額未甚遠。紹興初。宣撫司取撥茶馬司餘剩贍軍。亦不過歲收四十萬而止。其後物價騰踊。茶商取息頗厚。累政提舉官於是增長引息等錢。至紹興十四年。每茶一引。倍收引錢十二道三百文。比趙開初立法時增及一倍。茶既貴售。諸場大段溢額。而買馬之數。復不加多。當此時。茶司之富甲天下。率以歲剩上供。一歲多者至二三百萬。及是詔捐以予民。蜀人稍蘇矣。　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程敦厚落職。依舊宮觀。令靖州居住。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論敦厚頃權中書舍人。韓世忠家有初封爲夫人者。敦厚多爲美詞。以取媚世忠。自此交歡。每至其門。或以金銀器物侑勸。敦厚必揖而有之。其居眉州。切持州縣。侵漁編氓。稍不如意。則妄生是非。興起訟獄。望視其官職。窺諸蜀道之外。以爲在外者貪殘之戒。故有是命。先是敦厚既斥歸。久不用。乃上疏曰。臣竊惟陛下。當搶攘鼎迫之中。爰立同德。付以魁柄。任天下所不任之責。而成天下所不成之功。其爲力甚難。今國是大定。鄰好肯穆。猶泰山而四維之。尙何憂何慮。而臣切有不能自已者。蓋昔之怙亂害成之輩。鼠伏狙伺。何所不至。尤爲可畏。願陛下力遏朋邪之萌。以幸海內。然秦檜薄其爲人。卒謫之。敦厚所上奏牘文集在紹興二十三年。不得其月日。今因事附見。

甲子。右正言鄭仲熊言。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蕭振天資狠戾。趨向乖僻。曩緣趙鼎用事。倡爲專門之說。振阿附之。自謂其曲學出於程頤。殊不知頤在先朝。固嘗見詆於識者。如蘇軾尤嫉其姦。振亦何知。乃藉

爲仕進之梯方天台之罷會不數月起於謫籍付以四川之權朝廷屢下寬詔有可裕民者俾同諸司措畫振爲制置使略不關意乃敢誦言於朝欲以對糴米糧八萬石截留不發初非眞有意於民特出矯情惑衆以沽一時之譽望賜竄斥以爲竊名市私者之戒詔振落職放罷依舊宮觀池州居住

乙丑太府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符行中充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右朝奉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鄭霖行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霖與符行中在蜀中

餽遺秦檜不可勝計雖歲時寒暄之問亦必用金獅子二枚坐書焉　此以趙甡之遺史修入

庚午軍器監丞孫祖壽面對乞禁江浙私渡詔臨安府措置既而守臣曹泳乞令本府差官一員主管濟渡紹興府蕭山渡亦依此施行從之　九月乙丑行下

壬申尚書省勘會近靜江府措置莫公晟及衢州措置作過飢民竝無奏狀詔今後州郡合措置事須管逐一開具聞奏委監司覺察御史臺彈劾時秦檜用事久監司郡守以事達朝廷者止申尚書省取指揮故條約之　此二事必因上問而後降旨但魏師遜時政記中不載耳明年十一月庚午上諭輔臣語及鎬世明除右司時所得上訓或可掇取書之以魏良臣所奏考之則當時雖有指揮其申省倘如故也

癸酉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勾龍如淵卒

乙亥上謂大臣曰莫公晟以丹州歸順及進馬可檢擬取旨施行先是公晟自宣和以來屢爲邊患歲調

官軍防守。至是直祕閣知靜江府兼主管廣西經略司公事呂愿中言。公晟獻馬三十匹。且遣其部落七百餘人至靜江府。與經略司屬官歃血而盟。諸蠻願以二十七州一百三十五縣爲本路羈縻。實爲熙朝盛事。

丙子。上謂大臣曰。得丹州非以廣地。但猺人不作過。百姓安業。可喜。乃詔公晟以南丹州防禦使致仕。其子延沈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南丹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南丹州公事武騎尉。其餘首領並推恩。愿中又畫圖進呈。上曰。且喜一方寧靜。秦檜曰。陛下兼懷南北。定計休兵。小寇豈敢不服。上曰。若非休兵。安能致此。於是鑄羈縻州縣印一百六十二給之。愿中、夷簡元孫也。愿中謝冊在八月乙酉。乞鑄印在丁亥。今聊書之。

戊寅。上幸張俊第臨奠。詔俊姪右宣教郎子安等五人各進一官。諸壻直徽猷閣韓彥樸、直祕閣劉堯勛、楊輿並進一官。陞一職。子安等轉官在八月癸未。彥樸等進官陞職在十月丙申。今聯書之。彥樸、世忠第二子。堯勛、光世第三子。輿存中第三子。

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金州觀察使殿前司遊奕軍統制知贛州李耕爲池州太平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己卯。侍衞親軍步軍都虞候安遠軍承宣使池州太平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進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日下起發之任。

辛巳。詔李耕統制軍馬。通理已及十年。特轉行武當軍承宣使。

八月乙酉。案是月壬午朔。敕令所刪定官楊造面對。論宗室登科換京秩者。初未經任。即授大縣。慮於民事未能諳練。望依倣進士例。俟歷任有舉主者。乃授以縣。庶幾仰副陛下加惠元元之意。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似此之人。竝注縣丞或監當差遣。理作親民資序。竣一任回任。內有舉主一員。方許注授知縣。從之。吏部奏下在十一月乙卯。

丙戌。左朝請大夫鄭作肅知吉州還。入見。奏本州自兵燹後。每歲樁辦黃河竹索錢六千六百餘緡。見拖欠四萬餘緡。重困民力。望將未起及日後合起之數。竝賜蠲放。上可其奏。秦檜怒。後旬日。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即奏作肅明附席益。中傷善類。及知常州。張浚主兵。行橫斂之法。作肅竭力率先督辦。其數冠於諸州。比守吉州。多斂軍需。賤市官米。又賈販油布之屬。以規厚利。欲望重作施行。詔令本路提刑司取會具案聞奏。德元奏下在此月壬寅。今聯書之

丁亥。遣戶部員外郎鍾世明同四川總領制置措置裕民。自講和後。歲減川錢四百六十二萬緡有奇。朝廷猶以爲重於江淮。故有是命。明年七月丙辰減放。

戊子。皇叔象州防禦使士洪爲均州觀察使。以積閱遷也。左中大夫直龍圖閣王琮卒。

庚寅。宗正寺主簿王珉、國子博士張扶並監察御史。珉、玉山人。扶、金壇人也。

壬辰。上諭秦檜曰。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已降指揮。約束施行。於是申嚴行下。

甲午。溫州布衣黃元壽論官市柑子擾民。詔禁之。其福建荔枝亦毋得進。

乙未。變衢州賊首俞八等七人於都市。其次十有一人皆誅之。

戊戌。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兼崇政殿說書。

庚子。崇信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劉光烈卒。

丙午。禮部擬定故太師清和郡王張俊贈典。乞依韓世忠例。先是上諭秦檜曰。武臣中無如張俊者。比韓世忠相去萬萬。贈典宜令有司檢討祖宗故事。務從優厚。七月丁巳及是進呈。上曰。俊在明受閒。有兵八千屯吳江。朱勝非降指揮與秦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賊。實爲有功。可與贈小國一字王。令禮部擬定。於是特封循王。國號淳化以後。異姓不封眞王。其追封蓋自俊始。俊薨無錫縣。比葬。自行朝至無錫。將相州郡祭之者接迹。江左以爲榮。後謚忠烈。史臣曰。上之於世忠。待遇賜予。視諸將最厚。與張俊訃。多摧折告戒之辭。後之立功。蓋有所激。及俊死。稱謂之美。如此抑揚予奪。有深旨哉。

九月辛亥朔。鄂州前軍統制李道自長沙移軍往衡州措置盜賊。先是胡邦寧既就江西安撫司招安。其

黨朱時等蟻聚於桂陽保險以自固道遣將官高仲等擊平之得六百人以充軍賊之未得也湖南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王之望數以書白大臣時州計畝率錢以備犒軍之望檄諸司止其事不聽既又請留兵五百人戍衡郴以備出沒朝廷從之

甲寅監登聞鼓院曹叔而對論常平之法賤斂貴散農末皆利今者時和政協歲已告豐其價益平能因天之所與以利於下實甚盛之舉望俾州縣及時廣糴使倉廩充實異時用以賑貸詔戶部措置其後戶部乞下諸路常平司依見行法如違令監司案劾從之叔輔子也

丁巳左武大夫英州刺史殿前司正將辛立陞領忠州團練使錄平衢州羣盜之勞也餘將副軍校九百九十七人各轉一官資仍犒設一次

壬戌左司郎中張士襄乞客人與販米斛不拘州軍許從近便官司投牒給據以爲沿路榷征場務照驗沿路有乞覓阻抑依枉法論從之

甲子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言枉法囚人遇寒量支柴炭貧者假以衣物而州縣多不預辦望申嚴法禁詔刑部檢坐行下

乙丑大理寺丞環周面對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低下之田多爲積水浸灌究其所以蓋緣溪山諸水接連併歸太湖自太湖水分爲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於海東北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諸浦中惟白茅一浦最大今爲泥沙淤塞每歲若遇暑雨稍多則東北一派水必壅溢遂至積浸有傷農田望令有

司相視於農隙開決白茅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詔轉運司措置紹興二十八年八月施行

丁卯秦檜進呈權戶部侍郎徐宗說試刑部侍郎韓仲通等狀（日厤只書戶部狀今出其姓名俾後有考）乘勘西京路轉運判官魏安行前知滁州安奏開荒田二千二百餘頃今本州具到實開耕數止及四百餘頃既不應賞格其已轉官合行改正上曰如此誕妄不可不懲於是罷安行見任餘令吏刑部依條施行（此事須要與今年十二月壬申勘疏相關）

己巳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實錄院秦檜等進呈徵宗皇帝御集（熊克小厤在十月壬午齋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秦熺爲禮儀使上特御垂拱殿再拜受書實錄院修撰秦塤陞殿進讀詩五章禮畢乃退集凡百卷上自序之權奉安於天章閣（凡詩百五十有五詞二百賦一序十有二記十碑四策問九文七樂章三輓詞二十有七雜文十有五詩解九論語解二道德經解八南華眞經解八沖虛至德眞經解十有二廣濟經十經錄科儀二政事手札千五百五十遺機手札二百四十有四）直祕閣知盱眙軍鼈磡陞直徽猷閣令再任

壬申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祕書省安奉徽宗皇帝御集禮儀使秦熺言伏覩進呈御集前夕密雲開雨翌旦迎奉出祕書省天宇廓清皎月如晝仰見聖孝感格及垂拱殿進呈皇帝拱立觀覽天顏端肅極於嚴奉伏望宣付史館從之

乙亥詔建天章等六閣

冬十月庚辰朔。大理寺丞孫敏修面對。論在法禁囚徒罪以上。方許枷禁。仍須立檢判押。其制不爲不嚴。而州縣官逐廳所行事。其干繫人。往往在廳一面枷荷。遇夜卽行寄禁。甚失國家立法本意。乞申嚴行下。詔可。仍令監司案察。御史臺彈劾。

辛巳。保義郎趙不瑕言。母李氏。年六十九。未有封號。望以臣磨勘一官回封。從之。

壬午。秦檜奏。諸州今歲豐熟。聞有高田旱傷去處。上曰。可令依條檢放。公私欠負。仍住催理。其繫官年歲深遠者。委戶部開具取旨除放。仍令常平司措置通融糶糴。務令兼濟。毋致失所。十二月癸丑。戶部擬詔行下。權吏部侍郎施鉅言。屬者誤蒙聖選。銜命出疆。禮畢將還。而鄰國之君。嘗問陛下師臣所兼何職。又問今年有幾。臣皆以實對。茲有以見陛下聖明。登崇賢哲。朝廷尊榮。故鄰誠信而仰重之也。伏望特降睿旨。宣付史館。昭示萬世。不勝大願。從之。

丁亥。尚書省言。永祐陵及昭慈聖獻皇后攢宮見用幃幕供設之類。皆以故敝。種植果木。亦多損闕。詣紹興府守臣趙士粲親往檢察修葺。換易補種。候畢開具申省。

戊子。國子司業沈虛中爲賀金國正旦使。敦武郎張掄副之。尚書左司郎中張士襄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張說副之。掄、開封府人也。

辛卯。宰執進呈年例令臨安府自十一月支錢米養濟丐者。上曰。此一事活人甚多。可卽行下。熊朋在丙戌。與日朋不同。

壬辰。故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吳進特贈二官。例外錄其家一人。以進先受贛州檄。斬旗榜招安劇賊黃先遇害故也。黃先未見

癸巳。宰執進太府主丞曾怡面對。論監司州郡虛申綱解。致交納不酬。枉被囚禁。乞立法徵斷。上曰。事皆有法。惟在奉行。可申嚴行下。

乙未。詔諸路提刑司。將災傷去處職田。一例檢放。以尚書省有請也。

戊戌。三省擬左朝散郎蘇欽知巴州。上曰。川中須擇不生事之人。遠地舉措。朝廷無由盡知。欽、晉江人也。十有一月庚戌朔。龍圖等六閣成。壬子。上謂大臣曰。不擾民而易成。甚得崇奉之意。

癸丑。詔諸路州軍未起諸色錢物。并拖欠上供米斛。積欠租稅等。除形勢豐監司州縣公吏鄉司及第二等以上有力之家未納數外。竝與放免。至二十年終。令州軍銷落簿籍。監司檢察。用戶部請也。

甲寅。權尚書刑部侍郎韓仲通權刑部尚書。權戶部侍郎徐宗說試兵部侍郎。左正言兼崇政殿說書鄭仲熊權戶部侍郎。直顯謨閣知臨安府曹泳權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時徐宗說久病。故以泳代之。泳倚勢妄作。又甚於宗說。舊荊南戶口數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迹。詔蠲口賦以安集之。然十未還一二。先是議者希朝廷意。謂流民已復。可使歲輸十二。其後頻歲復增。吏不能供。至是積逋二十餘萬緡。泳責償甚急。時秦檜晚年。怒不可測。而泳其親黨。凶焰熾然。守臣直祕閣孫汝翼懼。欲賦於民以予之。左承

議郎通判府事范如圭力勸之。乃止。此事不得其年月。因泳除版曹附見。汝翼今年六月自成都運副改知荆南。九月十三日離任。如圭二十二年八月差通判荆南府。大理少卿張柄試大理卿。祕書省著作佐郎丁葆明試祕書少監。葆明以女適秦檜之姪右朝奉郎烜。故擢用之。右通直郎張巖守尚書刑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林一飛爲屯田員外郎。新除大理司直薛仲邕爲樞密院編修官。尋權樞密都承旨。直龍圖閣提舉洪州玉隆觀湯鵬舉知廣州。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李椿年知宣州。

乙卯。右朝請大夫新除江南新路提點刑獄公事劉環罷。先是有詔令四川制置司總領所措置裕民。而環爲潼川府路提刑。兼提舉常平權轉運司事。具到本路紹興十九年至二十三年未起贍軍折估糴本水脚等錢。乞蠲免。都省批送戶部。戶部劾環妄有申陳。顯是侵官。不循分守。狥私沽譽。難以倚仗。乞罷環新任。庶少懲戒。故有是命。環、民瞻子也。日曆止書戶部狀。未知是徐宗說未改除前所申或曹泳供職後當考。

丁巳。賜直祕閣吳益三品服。封祕閣修撰秦堪妻趙氏爲令人。以秦檜辭免進徽宗御集加恩。故有是命。臣頃在行都聞趙氏乃近屬。今不能記其詳。當考。

甲子。監察御史王珉行右正言。

乙丑。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魏師遜仍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殿中侍御史董

德元劾師遜嗜利懷奸不恤國事師遜乃抗章求去遂罷之　詔楊存中恩數視樞密使

丙寅檢校少保武康軍節度使恩平郡王璩從吉還舊官

丁卯權尚書吏部侍郎施鉅參知政事權尚書吏部侍郎鄭仲熊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率由庶寮一二年卽登政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褫其職名閱其恩數猶庶官云故自万俟卨罷至此十年參預政事之臣才四人而已此以王明清揮麈錄修入熊克小曆云自秦檜專國執政無敢少違其意者於是仲熊歎曰爲官至此可以行志而不得行遇主如此可以圖報而不得報負愧多矣案仲熊爲檜所用自國子監主簿不二年而登政府中間更歷臺諫專附檜意擠排善類無所不至又安有此言今不取

戊辰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秦熺加恩遷少傅封嘉國公　左朝奉郎陸藥試太常少卿藥先爲是官以憂去至是復舊

庚午敷文閣直學士晁謙之卒於信州

辛未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修撰秦塤試尚書工部侍郎亦以進御集推恩也　左承事郎鄭時中守祕書丞時中甫登第卽以京秩授之至是入館

壬申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魏師遜落職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再論師遜買賤賣貴自同商販在朝堂有詣稟白者則必背面他視略不關省黎明而入既飯而出漫不可否一事乞重加竄殛故有

是命。左朝散郎知平江府李朝正罷。以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論朝正與其女壻魏師遜共爲商販也。

甲戌。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乞戒州縣推勘公事。不得妄有枝蔓。詔申嚴行下。

乙亥。右正言王珉言。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判官韓璡乃堂吏韓詳之子。詳曩爲蔡京爪牙。姦邪陰險。璡蹈襲家傳。比建天章閣。璡既不得預安奉之日。與韓璈袖手往來其閒。耳語竊笑。意有譏誚。璈乃其弟。見爲堂吏。窺伺朝政。事無大小。璡皆預知。比曹泳除戶部侍郎。臨安府闕官。璡語泳曰。某旦夕當爲之。已令修漕廨以借公。璡常在劉光世軍中。受光世恩甚厚。一旦背馳。奴事呂祉。光世既罷。盡以光世事告呂祉。光世知之。移書責罵。比之犬彘。遠近傳之。無不鄙笑。爲淮西轉運判官日。與陳克令謀助祉爲虐。遂致生變。當時叛卒求璡尤急。以逃伏得免。今又惡心不悛。懷私背公如此。伏望重賜行遣。詔璡放罷。案淮西軍叛時，璡實在建康。末去珉所云小誤。

丁丑。大理司直李璟面對。乞令諸郡受納秋苗。將出陞僻遠去處。許乞就近縣鎮送納。蓋日圍綱起發。以寬貧民。詔戶部看詳。

是月。左奉議郎通判武岡軍方疇除名。永州編管。疇坐與流人胡銓通書。爲守臣李若樸所告。江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張常先因令通判袁州蔡橚案疇不覺察人吏盜用出剩銀。送獄。法寺當疇贓罪徒。私罪

流公罪絞秦檜進呈乃有是命曦之貶日厤會要皆不書今以熊克小厤及紹興二十六年十一月湯鵬舉劾蔡懋章疏修入克厤稱提刑張常先鵬舉劾疏稱江西運判張常先案常先此時提舉江西常平明年四月癸卯就除運判或者曦得罪在彼時且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十二月己卯朔試尚書工部侍郎秦塤充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修撰以塤再辭免也

直龍圖閣新知廣州湯鵬舉改知平江府

庚辰詔宕昌寨峯鐵峽兩場綱馬自來歲爲始循環撥付殿前馬步三司各一年周而復始先是市馬者歲於宕昌寨峯鐵峽市馬三千八百匹赴樞密院而部送者利其芻粟多道斃者至是始命統領官一員往取之再歲一往返用四千四百人皆精甲既而楊存中言馬多不及格者乞令統領官就場監視買馬不行川馬二十七年七月壬午所書可參考

清遠軍節度使侍衞親軍馬軍都虞候荆湖北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德薨於荆南府贈檢校少保後謚威定

辛巳左朝散郎都大總管四川茶馬監牧公事湯允恭復司農卿與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鄭藺兩易藺仍除直秘閣尚書吏部員外郎黃然爲兩浙路轉運判官左朝奉郎知蜀州孫道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道夫在郡九年遇事明了州人目爲水晶燈籠

癸未宰執進呈大理評事劉敏求面對劄子乞令場屋不得將食米作糯米收稅詔如所請又進呈大理

評事鞏衍劄子。乞戒約耆長保正副。非盜賊鬬毆有實。毋待輒受狀。詔刑部措置。（累年惟大理寺官面對極多。當是獄官不對謁故也。其到部奏下在明年二月壬午。）

後刑部乞比附條合將不應受理事追逮關留者。徒一年。毆縛取財者。以盜論。加二等。從之。

丙戌。左朝散郎魏安行送欽州編管。左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洪興祖送昭州編管。先是右正言王珉言。故龍圖閣學士程瑀本實妄庸。見識凡下。昨在閑廢。輒取先聖問答之書。肆爲臆說。至引王質斷獄以釋弋不射宿。全失解經之體。於周公謂魯公之語而流涕。不無怨望之意。此等乖謬。不可概舉。其子弟又私結父之黨。與其竊世之譽。如洪興祖者。則爲文以冠其首。魏安行者。則鏤板以廣其傳。朋比之惡。蓋極於此。不可不慮也。兼聞安行刊瑀之書。盡用京西轉運司官錢。費用不貲。又以傳示四方親故。幷攜歸其家。無慮數千百本。身爲漕臣。當爲國家愛惜財用。豈可率意妄作。以濟其私。使官錢可以私用。則其他何所不至。臣竊惟陛下以聖學高明。表章六經。瑀乃敢唱爲異論。而安行輩又從而和之。若不早爲杜絕。臣恐其說寖行。害教惑衆。其禍不止於少正卯、楊朱、墨翟也。伏望特降睿旨。將見今鏤板速行毀棄。仍令所司檢計所費之直。盡數於安行名下追納。或其他州軍有刊行異說書籍。元未曾申取朝廷指揮者。亦乞毀棄。仍將興祖、安行及瑀之弟重賜施行。以爲朋附鼓唱異說之戒。此亦陛下保治之一端。天下幸甚。詔戶部刑部逐一依條施行。珉又言。興祖天姿陰險。趨向不正。如程瑀妄人之雄者。興祖傾心附之。結爲死黨。瑀既死。又與其子弟復爲結託。將瑀書爲之序引。謬加稱賞。以欺後世。如所謂感發於孔子之一射。

流涕於周公之四言。此何語也哉。安行昨知滁州。開墾荒田。乃其職事。輒敢妄增頃數。欺罔君上。雖已放罷。亦爲輕典。與祖今知饒州。人皆怨嗟。日望其去。乃敢共懷異議。肆爲不靖。如不痛懲。恐爲亂階。伏望聖斷。將與祖、安行編置遠方。以禦魑魅。仍幷程琳子弟見已任堂除差遣之人。並歸吏部。庶使君子小人有所別白。而天下後世知奸人之不可容也。詔刑部開具申尚書省。於是刑部尚書韓仲通乞將安行送欽州。與祖送熙州。並編管。堲之子右承事郎宏濟罷新差監通州金沙鹽場。右承務郎宏靖、孫右承務郎有功有孚今後並不與堂除差遣。或其他州軍有刊行異說書籍。元不曾申取朝廷指揮者。亦乞毀棄從之。日厤於此日先書刑部狀而十三日辛卯方載王珪二疏。珪疏乃十一月十三日壬戌所上也。今幷附此日厤又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丁未書左朝散大夫知饒州洪與祖依所乞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案王珪第二疏稱謹案知饒州洪與祖又云與祖今知饒州。人皆怨嗟。日望其去。與祖去年已得宮觀。則珪何以出此言。疑與祖祠命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辛未。而日厤誤繫之去年也。當求饒州知州題名參考。　左朝奉郎汪應辰通判潭州。應辰之在靜江也。帥臣呂願中嘗以微罪欲殺走卒王超。應辰諫而止。有錄事參軍周某者。與秦檜有舊。恃此自恣。嘗以國忌日命妓佐酒。應辰欲糾之。既而中止。周憾之。使人持書告檜。以應辰嘗遣信度海餉趙鼎。又與李光交通。超以計得其書而易之。應辰乃得免。

丁亥。降授右朝奉郎勒停人王趯追三官。依舊勒停。特除名。送辰州編管。以趯前知雷州。與李光通書。及差兵級應副使喚。致臣僚論列故也。鄭仲熊之爲諫官也。論海外罪人。擅離受謫之地。逃匿趯家。時趯坐與光通書。停官未敘。事見紹興二十年八月甲辰。乃詔湖南、廣西憲臣親往捕官押還責地分。仍逮趯赴大理獄。既而究

治事皆虛。案奏。特有是命。鄭仲熊章疏已見今年七月癸丑王明清揮麈第三錄云。李泰發之遷青海外也。欲寓書秦丞相以祈內徙。而無人可遣。門人王彥恭趨罷雷守閑居全州。泰發乃作秦書託王爲尋端便。王之鄰居有李將領者。坐岳侯事。編置於郡。與閭里通情。趨令其子司法者。從李將就顧一隸。遣往會稽。授書於泰發家。既至。泰發子弟不敢以入入都。乃就令此介自往相府投之。既達於秦。忽令問李參政今何在。所遣人倉猝遽對云。李參政見在全州。與王知府鄰居。蓋誤以李將爲泰發也。且云有王法司與李參政親。以書付我令來。蓋錯愕之際。又稱司法爲法司也。秦怒。於是送大理寺根勘。行下全州體究。李光擅離貶所。因何輒敢存留在本州。且道王趨并王法司送獄。而全州適有法司人吏姓王者。亦與彥恭舍其趨俱逮。後體究得泰發初未嘗離昌化。但誤彥恭以前任過愆。除名勒停。編管辰州。王法司者。憒然不知。亦勒罷。時皆笑而憐之。

己丑。直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高伯之知溫州。

辛卯。尚書兵部侍郎徐宗說充敷文閣直學士。知明州。以病自請也。

甲午。右朝請大夫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王弗知果州。

乙未。司封員外郎王葆面對。言縣令於民尤親。而近年以來。監司郡守各員。好惡之私。以更易縣令。在法命官犯罪。雖有實狀。亦須具奏。方許對移。縣有煩簡難易。監司察令之能否。隨宜對換。亦必具奏聽旨。伏望特嚴約束。務在必行。詔申嚴行下。應對移具事實申尚書省。

丁酉。度支員外郎曾怡罷。以權戶部侍郎曹泳劾其貸取庫務物色也。　入內東頭供奉官睿思殿祗候陳成之還所寄資。爲拱衛大夫保寧軍承宣使致仕。　右通直郎知明州鄞縣程緯追毀出身以來告敕文字。除名勒停。永不收敘。送貴州編管。仍籍沒家財。先是縣丞王肇與緯不協。誣告緯慢上無人臣之禮。

遂興大獄。肇因揭榜召士民訴緯罪犯。案具。緯坐贓法當絞。特貸之。日屎。明年十二月九日壬午。刑部狀。肇所告並是虛妄。已行斷。肇追官勒停不知緯有無改正也。

庚子。尚書司封員外郎王葆、左朝散郎知江陰軍徐竝嘉爲監察御史。嘉、西安人也。紹興二十六年五月。言者劾張修章疏。稱曹泳在衢州監酒贓污不法。監司郡守欲案其罪。嘉修劉景曲爲營救得免。此事當考。

壬寅。刑部奏編管人願充廂軍者聽刺。時台州編管人謝立之妻乞將夫刺充牢城。刑部因編下諸路。上可其奏。且諭大臣曰。朕昨在元帥府。見河北諸州。將編管人牽聯丐食於市。蓋緣不給口食。乃至於此。誠可憫惻。宜申嚴約束行下。直祕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秦昌時卒。

乙巳。金主使驃騎上將軍簽書樞密院事白彥恭、中散大夫守右諫議大夫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胡勵來賀來年正旦。勵已見紹興二年夏末。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三人。諸路斷大辟十有九人。行在、鎮江、建康府榷貨三務場共收茶鹽息錢二千六十六萬餘緡。鹽息一千五百六十六萬餘。茶息二百六十九萬餘。香礬錢一百九萬餘。雜物錢一百二十萬餘。金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爾裕爲金主亮所疑。與西北招討和和謀立故遼豫王

簡之孫。和和執其使以聞。裕坐死。亮詔諭諸路。略曰。自漢高祖以來。謀反者頗多。蓋高祖與朕皆中庸之主。堯舜禹湯之時。豈嘗多有此事。其不遜如此。以金人誅裕詔修入詔詞云朕撫臨萬方今第六載即此年也　金人舊無陵墓。自太宗晟以上。但葬於護國林。極草創。逮亮南徙。始令司天改卜於燕歲餘。乃得地於良鄉縣之西大洪山佛寺。徙太祖、太宗晟、德宗宗幹於其中。餘宗室以昭穆祔。惟東昏王亶葬於山之陰。謂其刑餘之人。不入陵故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八

【紹興二十有五年】歲次乙亥。金海陵王亮貞元三年。春正月 案是月己酉朔。丁巳。詔申嚴州縣官批書不圓之禁。以大理評事俞長吉面對。言吏生疵邀賄。士夫受弊故也。

戊午。大理寺丞孫敏修面對。論州縣人戶輸納官物。不爲依限消鑿簿書。遂至再行剗刷。乞申嚴條法。從之。三月辛巳行下。

辛未。中侍大夫保寧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軍統制李道落階官。加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將士遷官者五千七百七十有二人。以收捕猺人楊再興之勞也。

甲戌。敷文閣待制新知饒州蘇符乞奉祠。上曰。頃朝廷初議休兵。符頗以爲然。及王倫被留。遂復二三。今不復肯出蜀矣。乃以符提舉台州崇道觀。

乙亥。雪。

丙子。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論遠方州縣推勘公事。聞有禁囚不書歷者。及監司巡歷。即移他所。望申嚴法禁。從之。

二月戊寅朔。詔諸路見闕知縣去處。令吏部疾速差注。如無人願就。令本路帥臣監司同共保明辟差一

次。

壬午。祕書丞權兼實錄院檢討官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鄭時中爲祕書郎。

癸未。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秦熺言。自蒙擢用以來。未曾展省祖塋。兼累次封贈。未經焚黃。乞給假前去。詔如所請。令兩浙江東轉運司往來應副。

甲申。右文殿修撰曾慥卒。

乙酉。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爲安慶軍節度使。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爲淸遠軍節度使。皆以總戎十年故也。既而秦熺過鎮江府。寶遣所部以繡旗二萬迎之。熺喜。寶章疏以爲因此建節。卻誤。蓋寶以二月乙酉建節。而熺、塤是月乙未方朝辭。當是熺自鎮江歸建康。是以先與二將建節。疊章少誤也。

己丑。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修撰秦塤言。父往建康焚黃。理合隨侍。望給假前去。許之。

壬辰。敕令所刪定官楊迪而對。論監司爲外臺耳目之官。於法必偏巡所部。近來僻遠都邑。例皆不往。其能周知吏之能否。民之疾苦乎。伏望戒飭申嚴。俾令徧歷從之。

甲午。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董德元、右正言王珉並兼侍講。

乙未。知潭州鄭思永言。沿流監司科屬縣造舟。應副過往之人。侵耗民力。又朝廷住賣度牒之後。州縣拘收亡僧道度牒。並不許納。致冒行冒名披剃。謂之反魂。詔並禁止。思永又言。縣令分委佐官下鄉催稅擾

民乞依法斷罪。詔戶部約束。

戊戌。夔路安撫司申通侍大夫奉寧軍承宣使知恩州田祐恭卒。乞優與推思。詔特贈保康軍承宣使。其子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思州都巡檢通管州事汝端乞解官。詔起復。

己亥。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言。前知建康軍陸時雍乃趙鼎之客。淮南轉運判官孟處義乃汪藻所引用。與朱勝非厚善。專懷異意。不恤國事。詔處義放罷。時雍自今毋得與堂除。

壬寅。左奉議郎沈長卿追兩官。勒停除名。送化州。左從政郎芮曄勒停除名。送武岡軍。竝編管。右通直郎新淮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陳祖安特放罷。長卿舊嘗與李光啓言和議之非。秦檜已惡之。至是與曄同賦牡丹詩。曄詩有今作塵埃奔走人之句。爲鄰舍人所告。以爲譏議。送大理寺。祖安嘗見二人詩。亦當追證。而簽書樞密院事鄭仲熊營救祖安。故得脫免。獄具。長卿坐上光詩啓有嘲訕語。曄坐嘗與長卿同作詩。更不告官。又曄任仁和縣尉。僥望朝廷除授清職。心懷怨望。故作與長卿有此等語。祖安見之。亦不陳首。乃有是命。是日。宰執進呈。仲熊默無一語。罷朝。檜頗咎之。曄烏程人。祖安、建陽人也。

是月。祕書省校書郎趙逵始至行在。時逵家尚留蜀。秦檜欲以百金助逵以家來。逵不答。於是檜頗不樂。三月己酉。詔尚書左司郎中張士襄奉使不肅。可罷見任。其虞侯張海打損控馬人。送大理寺斷遣。士襄使北還。入對。奏事欺罔。上怒。秦檜與士襄里黨。止以其不肅罷之。

癸丑。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陳夔言。兩淮尚有曠土。而耕牛農器。資之江、浙。比年州縣例收其稅。是有可

耕之田。而無其具。望賜約束。詔戶部申嚴行下。

辛酉。直徽猷閣知盱眙軍龔鑒爲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紹興二十八年正月庚寅。何溥論鑒守盱眙。專以北方珍貨取媚權門。供饋之餘。盡入私室。遂陞使職。連進職名等事。可刪掇附此。右奉直大夫新知安豐軍吳說改知盱眙軍。詔直徽猷閣知靜江府呂愿中令赴行在奏事。先是靜江府有驛名秦城。愿中約賓寮共賦秦城王氣詩。以侈其事。衆人皆賦。其不賦者惟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劉芮、常平司幹官李燮、本府觀察支使羅博文三人而已。何逋龜鑑。聖臣元聖之稱。九錫副車之請。秦城王氣之獻。彼固欲以媚檜也。檜乃忻而受之。其何爲也耶。檜而不死。則中興事業未可知也。他芮、勢曾孫。已見紹興六年五月。秦檜喜。乃奏愿中招降南丹有勞。進其職。至是召之。

相或一年。或二年。或不數月。而檜乃藉檜專寵。至十八年。檜之罪所謂上通於天。萬死不足贖也

甲子。大理司直李璟面對。乞戒飭郡縣。不得將無罪干證人一例收禁。詔申嚴行下。

乙丑。徽猷閣待制致仕蘇遲卒。

丁卯。中侍御史董德元試侍御史。

戊辰。右朝奉郎新知漢州蔡宙言。乃者監司郡守。妄取詭世不經之說。輕費官帑。近因臣僚論列。已正其罪。重加竄責矣。臣愚竊謂全蜀數道。素遠朝廷。豈無詭世不經之書。以惑民聽。欲申嚴法禁。非國子監舊

行書籍。不得輒擅鏤板。如州郡有欲創新刊行文字。卽先繳納副本看詳。方行開印。庶幾異端可去。邪說不作。上曰。如福建、四川多印私書。俱合禁止。可令禮部措置行下。

庚午左朝請大夫知肇慶府章元振提舉廣南東路常平茶事兼東西路鹽事。秦檜除吏多親故。開亦用同鄉同榜之士。然必其人自敍且力禱。然後得之。元振與檜同登第。甘於遠官。未嘗以私書干檜。前知潮州監司薦其治績。但籍記中書而已。至是稍錄之。元振、崇安人也。

壬申。藤州安置人王循友量移邵州。以其母韓氏有請也。

癸酉。右宣教郎吳伸通判臨安府。

甲戌。敕令所刪定官朱隆面對。乞州郡獄官不許兼倉庫之任。詔申嚴行下。

丙子。百官以國忌詣景靈宮。參知政事施鉅擁蓋入櫺星門。衆論大喧。鉅始送其卒於有司。亦不待罪。時臺諫方共摘其過。鉅自此始不安於位矣。

夏四月丁丑朔。大理評事鞏衍面對。乞令監司督責守令。修葺手詔亭宇。每遇寬恤指揮。專一揭示。使民通知。從之。

己卯。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秦熺自建康還。入見。時秦氏權震天下。熺過平江。守臣湯鵬舉先往吳江道周伺候數日。迎送甚謹。至建康。遊茅山。因留詩華陽觀。有家山福地古云魁。一日三峯秀氣回之句。留守宋貺卽鐫版揭於梁間。熺再來見牌側有白字隱然。提梯視之。乃曰。富貴而驕是罪魁。朱顏綠鬢

幾時回。詰其所自。了不可得。既與道流皆懼。而燔不擇。

庚辰。右朝請大夫高世史知蘄州還。論監司用白狀借支役卒衣糧。或家僮冒籍。或詭名虛請。爲蠹不細。乞申嚴禁止。又論倉場受納。惟只用斗。可以輕重其手。至有二石以上。而纔足輸一石者。乞改用斛。又論朝廷近者以兩淮之田募民開墾。而立租之額稍重。每畝不下數斗。故民或難之。欲乞明降指揮。只以二稅經令承佃。自然開墾日廣。詔並令戶部措置。既而戶部乞令文思院造一石斛斗。用火印降下諸路轉運司。依式制造。付所轄州縣。及應受納官司行使。違者案勘。從之。戶部申請在六月癸巳。

甲申。安南請入貢。詔廣西帥司差熟事近上使臣伴送赴行在。

乙酉。參知政事施鉅罷。先是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岊共劾鉅罪。德元言。臣聞國朝趙普有佐命之功。而盧多遜陰陷之。寇準有濮淵之功。而丁謂陰陷之。後來事體雖終歸於正。當時不能無傷於國體。故當辨之於早。斯無難圖之患。臣謹案。鉅頃爲小官。嘗與李光遊。後爲何鑄引用。鑄既被斥。鉅常怏怏。鉅常與一猾僧往還。及居府第。頻以書簡傳入。不知所謀果何事。深恐傾陷君子。有如盧多遜、丁謂之所爲。珉亦劾鉅慢易宗廟。與僧宗喜往來。共爲姦謀。有不可測。鉅再章求去。初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再上遂奪職。

丁亥。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等言。武岡軍猺人已平定。乞於其所侵省地置一縣。以新寧爲

名。從之。

戊子。詔四川制置司。每三年科舉。就類省院別差應格考試刑法官二員。專一校試。以本司援宣撫司例有請也。

己丑。右朝散郎江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張瑜知秀州。秦嬉之過秀也。瑜攝守事。作衮繡堂。繪檜、嬉父子象於中。故有是命。右朝請大夫新通判常州盧適知楚州。適、益子也。曹泳嘗爲益給使。故薦用之。右奉議郎王悅道直祕閣。悅道亦繼先子也。右通直郎通判廣州劉景知台州。景、旦弟也。時台州闕守。人詣御史臺舉右朝請大夫通判州事管鎬、師仁兄孫也。師仁龍泉人。大觀間執政。侍御史董德元奏罪人李光之子名孟津者。其繼母乃鎬之妹。故鼓率士民舉鎬爲知州。鎬縱而不禁。望將鎬先次放罷。以破其姦計。并議孟津鼓唱之罪。辛卯。詔鎬放罷。孟津令紹興府羈管。李光之得罪也。其弟寬亦被羅織。除名勒停。長子孟傳、中子孟醇皆侍行死貶所。仲子孟堅以私史事對獄。掠治百餘日。除名編管。孟津其季子也。至是亦抵罪。田園居第悉皆籍沒。一家殘破矣。

甲午。左朝奉郎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王之望爲潼川府路轉運判官。

庚子。右朝散郎蘇籍爲荊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籍、轍孫也。

右通直郎添差通判信州呂忱中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忱中、稽中族兄弟也。訐守臣林機陰事

以告秦檜。故就用之。

辛丑。敷文閣直學士王會復爲尚書兵部侍郎。親衞大夫宣州觀察使閻皐卒。

壬寅。詔今後典賣舟船。若減落價貫。投稅印契。依典賣田宅法。以知安豐軍李椿有請。從權右司郎官林一飛看詳也。

癸卯。右朝奉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張常先爲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右朝請大夫黃兌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兌娶秦檜兄女。曹泳薦用之。

乙巳。右朝請大夫直祕閣淮南轉運副使鄭僑年特轉行一官。知廬州。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時太廟仁宗室柱生芝草九莖。左迪功郎沈中立爲頌以獻。戊申。上諭大臣曰。朕每以歲豐爲上瑞。雖靈芝朱草。固未嘗以爲意。至於宗廟產芝。則非他比。有沈中立進頌。俟降出可觀之。翌日。詔中立用意可嘉。特循一資。既而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勾龍廉獻太廟殿室聖孝金芝頌。詔進秩一等。添差夔州路安撫司參議官。（廉轉官在六月丁丑。）戶部侍郎曹泳言。諸路免行錢。一歲計一百八萬餘緡。訪聞州軍敷納至於提籃挈盞微小買賣之人。閒有敷及鄉村去處。所收苛細。委實騷擾。欲截日竝行住罷。仍乞舊令官司不得下行買物。庶幾少寬民力。從之。（乾道元年七月辛亥所書可參考。）

庚戌。禮部言。欲依典故。許宰臣率文武百僚詣太廟觀芝。次日。詣文德殿拜表稱賀。許之。

辛亥。御史臺閤門太常寺修定觀芝草儀。百官入廟門。再拜。贊者引宰執使相陞殿觀芝草。次引宰臣權歸幕次。餘官降復位。次分引侍從宗室管軍已下觀芝草畢。引宰臣詣殿下。率百官再拜訖退。

壬子。大理評事俞長吉面對。論比來僻遠郡邑佐官不省成憲。罔問吏民。一例自行斷遣。望申嚴法禁。事下刑部。其後本部言若不繫所轄人。即令申所屬。違者案治之。刑部狀下在七月癸丑。

癸丑。侍御史董德元言。臣謹案左朝散大夫趙令衿。詐僞不情。專事狂悖。交結罪人。伺探國事。靖康中。嘗爲將作少監。乃吳敏引用也。敏罷相。令衿上書挽留。以報私恩。淵聖皇帝察其姦僞。坐廢者累年。復爲郎官。張浚誤國。得罪天下。言者方論其過。令衿乃於此時。以急速請對。爲浚游說。陛下聖明。亦惡其詐僞。黜爲宮觀。近以宮祠居衡州。衡爲南方道塗之衝。凡往來士大夫。無問識不識。便人邀請至其家。曲意彌縫。探問朝廷事體。凡所措置。令衿必先知。不合其意。則恣爲狂悖之言。無忌憚。伏望審斷。先將令衿編置遠方。仍令有司根勘泉州賊貨。及衢州強斂良民錢物。悉行追納。以正紀綱。不勝幸甚。詔令衿汀州居住。餘令戶部刑部差官究正。先是令衿自泉州代還。寓居衢州。嘗召客觀月。令衿因觀秦檜家廟記文。口誦君子澤五世而斬之句。右通直郎通判州事江召錫、州學教授莫汲皆於坐間聞之。召錫娶檜兄女。遂令汲告令衿評論日月無光。謗訕朝政。守臣左中大夫王師心勸之不能止。德元聞而劾之。遂有是命。召錫、召嗣弟。汲、濛弟也。詔廣南西路轉運副使王利用與宮觀差遣。理作自陳。以刑部奏利用目疾妨廢職事

故也。六部案監司前所未有故出之此時刑部尚書乃韓仲通。

甲寅。左朝奉郎知大宗正丞陸升之提舉兩浙路市舶。

乙卯。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遠寧軍承宣使侍衞步軍司統制梁斌卒。

丁巳。刑部員外郎陳良翰面對。乞申嚴州縣公皁因追逮民訟取財之禁。從之。

戊午。樞密院編修官鄭柵爲宗正丞。柵、滋子也。故武翼大夫殿前司右翼軍統領王元玘特贈三官。例外錄其家二人。以贛州言玘討賊死。故有是命。

壬戌。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權中書舍人劉珙罷。時秦檜微示風旨。欲爲父作諡。以珙不即奉行也。怒。風言者論之。侍御史董德元即奏珙每見詞頭稍多。輒有憚煩之意。又爲鄉里富人營求太學生紙綾。乃罷之。右正言王珉劾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陳夔。以專門之學自負。頃與考校。偏能揣摩其黨。公然宣言於衆曰。此必吾黨之士。常簎優等。衆爲寒心。而夔恬然略無忌憚。望屏之遠方。以爲妄作之戒。詔與外任。乃以爲江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右承議郎知信州林機移知邵州。機嘗奏秦檜父祠堂生芝草。又爲檜搜求水精。民極以爲擾。至是爲呂忱中所訐。檜始咎之。

乙丑。金主使正議大夫守祕書監兼右諫議大夫李通、廣威將軍充郡牧副使耶律隆來賀天申節。

戊辰。太學博士張震爲祕書省正字。震初爲學官。免喪再召。至是漸進之。右奉議郎王復行國子正。

己巳。祕書郎兼實錄院檢校官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鄭時中添差通判廣德軍。初沈長卿之獄上也。鄭仲熊獨無言。侍御史董德元欲攻仲熊。先奏時中招權納賄。凡中外書信往來樞府。一皆攬之於家而轉致之。故其門如市。又與陰邪背馳之輩密相交結往來。時政因此而漏泄。若不逐去。臣爲朝廷慮之。疏入。乃有是命。

壬申。詔武泰軍節度使劉錡累立戰功。家無產業。特給眞俸。仍賜湖南路官田百頃。官給牛具。然官皆屬常平司。錡但得荒田數頃而已。

是月。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權兵部郎官王珪兼權工部員外郎。此以工部郎官題名修入。他書皆無之。案紹興三十年七月沈介論珪頃爲諸王宮教授。置司紹興。適曹泳出守紹興。爲詩酒之游。薦之秦檜。召攝宰士。以宮教題名考之。不見珪姓名。蓋珪實爲宗丞。介誤以爲宮教故也。又案此月八日甲寅宗丞陸升之除浙舶。或是此時召珪。亦不可知。未知以何日先樞兵部郎官耳。兵部郎名不見。當求他書參考。

六月庚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鄭仲熊能。侍御史董德元言。仲熊素行貪穢。衆所共聞。舊在李光門下。賊汗狼藉。密令姪時中與背馳之黨。日夕相通。招權納貨。幾無虛日。近者沈長卿以謗訕被鄉人訟送棘寺。而陳祖安最爲長卿密交。仲熊令時中營救祖安。故語言文字。州縣竝爲隱匿。及至棘寺。得以脫免。右正言王珉言。李光誤國之大姦也。仲熊未第時。常棲託其門。光與之定交。沈長卿與光庶婢之子陳祖安爲狎邪之友。如謗訕之事。仲熊特爲救免。且欲啓後來狂言妄語者之呶呶。若不亟去。恐其韜藏不測。禍有不可勝言者。德元等又言。近日大金遣使慶賀生辰。南北敦好已久。陛下屢降詔

旨館遇使客務加周旋仲熊既被旨押宴對客蹇傲略無和顏酒行匆遽頃刻而罷誤國之深莫甚於此惟陛下斷而行之速將仲熊罷黜屏之遠方以禦魑魅疏六上仲熊亦求去乃詔仲熊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職名依舊

辛巳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湯思退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國子司業沈虛中兼權直學士院日厤無此本院闕名在六月蓋代湯思退也　左承議郎洪遵復爲祕書省正字湯思退薦之也既而遵之父責授濠州團練使英州安置皓亦復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袁州居住皓復官日厤未見案行述今年十月二十一日乙未卒於南雄州以程計之其降旨恐在此時且附此俟考

甲申南敷文閣知紹興府趙士粲以修奉攢宮畢工陞直龍圖閣

乙酉作懷遠驛以待安南貢使

丙戌尚書屯田員外郎林一飛守右司員外郎

丁亥侍御史兼侍講董德元試尚書吏部侍郎　右正言兼侍講王珉試禮部侍郎　監察御史張扶守右正言提舉江州徐嘉爲殿中侍御史

戊子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康伯知漢州

己丑。右朝請郎監尚書六部門蘇振面對。論縣令不留意差役。吏通賕賂。產厚者終以規免。產薄者却以被差。望令監司郡守常切案察。上諭大臣曰。此事監司郡守得人。自不紊煩朝廷。可令戶部措置。

辛卯。宰執奏殿前司右翼軍統制官陳敏捕贛寇已盡。乞推賞。上曰。自擒楊再興之後。湖、廣溪峒皆安靜。此恩威竝行之效。秦檜曰。今四境之外。皆願入貢。遠人既來。當以德安之。上曰。然。

壬辰。詔申嚴沿海地分銅錢入蕃之禁。以司農寺主簿林一鳴面對有請也。

甲午。左奉議郎添差通判處州杜師旦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曹泳引之也。

乙未。左中大夫知衢州王師心移知瀘州。師心入蜀。必以治獄不合秦檜故也。右朝請郎添差通判臨安府王彥傳知衢州。彥傳至郡。召人告訐趙令衿事。遂興大獄。彥傳、江州人也。

戊戌。宜州觀察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王升能從弔爲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令日下之任。男忠訓郎世雄追毀出身以來告敕文字。除名勒停。決脊杖二十。不刺面配邕州牢城收管。世雄嘗撰平治書。爲楊名者所告。下大理。世雄具伏因赴武舉不第。心懷怨望。譏訕朝政。及作詩有指斥語。故有是命。

辛丑。大理卿張柄面對。論州縣有歲賜糜錢。以待軍民所須。而奉行滅裂。但爲文具。乞申嚴覺察。從之。

壬寅。詔今後守令非疾病在假。不許不出廳治事。以刑部員外郎張巖面對有請也。左朝散郎知沅州李景山罷。景山與通判丁濤交惡。判官鞫澡聞之。遂興獄。連逮數百人。時方盛暑。有繫死者。荊湖北路提

黜刑獄公事楊椿言止係守貳不和互相論告乞罷此三人而釋其衆詔如所請秦檜喜曰部使者不當如是耶熊克小歷載此事於去年六月末蓋誤

癸卯詔改岳州爲純州岳陽軍爲華容軍先是左朝散郎姚岳獻言秦檜謂亂臣賊子侵叛王略州郡不幸汚染其間則當與之惟新今夫岳飛躬爲叛亂以干天誅雖訖伏其辜然湖湘漢沔皆其生時提封之內而巴陵郡猶爲岳州以叛臣故地又與其姓同顧莫之或改事下本路諸司於是直祕閣知荆南府孫汝翼等言案水經沔水西逕羅縣與純水合羅淵卽今巴陵郡是也純之爲字有純臣之義焉其言純粹純白純常皆靜一不雜之義足以洗叛臣之汚故有是命岳嘗爲飛幕屬至是謂非飛之客且乞改州名士論鄙之岳州改州名日歷不書獻言者爲誰紹興三十一年汪澈乞復州名亦止云白劄子今以趙姓之遺史考之則姚岳也姓之又云岳飛以母姓姚身姓岳一見大喜辟爲屬官岳京兆人初見紹興二年十二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九

【紹興二十有五年】秋七月戊申。宰執進呈疎決文字。上曰。行在刑獄皆已審充。外路須令憲臣躬詣州縣。庶無冤濫。己酉。秦檜奏曰。陛下欽恤庶獄。異境所推。今欲令大理正一員往決浙西滯獄。以稱德意。上可之。

丙辰。宰執進呈戶部狀。準都省批。送下四川安撫司制置使符行中、四川總領湯允恭、戶部員外郎鍾世明、申行中等同共取索得四路州縣委是供輸太重。除節次承指揮減免外。見埋之數尚多。理合減免。及將累年積欠難以催理錢物。酌度減放。委得不妨軍食。寬裕民力。欲並依所乞。先是茶馬司歲剩錢二百萬緡。宣撫司已取撥四十萬緡赴總領所贍軍。而成都、潼川府、夔州路廂軍闕額錢七萬九千緡。皆已入帳。緡。夔州路六千三百二十四緡。事俱已見十七年九月已巳。至是世明乞歲增撥茶司剩錢七十三萬緡。利路廂軍闕額錢十萬緡。又以三路稱提錢八萬緡益之。稱提錢已見十八年五月乙丑。今復以七萬九千四百八十三緡有奇悉與之。遂減兩川絹估錢匹一凡二十八萬緡。時西路每匹估十千有半。東路估十千。又減潼川府秋稅腳錢四萬緡。利路稅斛腳錢十二萬緡。舊十三萬餘斛。每斛錢引千四百緡。已減一萬緡。今又減。南川米腳錢四十萬緡。元理百五十萬。累減至今尚存三十五萬。鹽酒重額錢七十四萬緡。激賞絹九千餘匹。十六年十二月戊戌。宣司

已減二萬匹。今再減外。餘三十萬匹。自絹估錢已下。所減合一百六十餘萬緡。皆勿復取。又蠲州縣逋欠錢二百九十二萬緡。係紹興十九年至二十三年拖欠折估糴米等錢。始世明之使閩也。已見二十二年三月丁巳。凡所建白。皆不以聞。而第申尚書。其使蜀亦然。上頗咎之。然嘉其廉謹。遂以爲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副使。按日歷及四川財賦册參修。上告世明。據今年十一月庚午聖語附入。絹估錢。二十六年八月辛卯茶司錢。三十年三月戊戌所書可參攷。右奉議郎兩浙路轉運判官黃然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然爲幾漕纔數月。秦檜以其不勝任。遽命鍾世明代之。曹泳主然。故復得職司。左文林郎平江府府學教授曹冠行國子錄。左文林郎陳孺行太學錄。儒爲明州職官。用曹泳薦人。俄又兼實錄院檢討官。尋以憂去。右從政郎監編估局陳序充敕令所刪定官。序、丹陽人。少從蘇庠學詩。向子諲在版曹薦官之。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陳彥脊、丹陽士子。從後湖蘇養直學詩。造其三昧。向伯恭爲漕訪養直於隱居。彥脊適在坐。一見喜之。邀與之共途。益以契合。遂以其愛姬寇氏嫁之。其後踰年。伯恭尋從班。乃啓於思陵云。寇氏、蔡公之元孫。其後獨有此一女。乞以一官與其夫陳序。遂詔特補和州文學。伯恭爲自製譽裴靴笏。令人齎黃牒往併授之。以白命爲饋。彥脊方教村童於陋巷。持寄人巽。彥脊疑非其所有。至出補牒。見其姓名。始拜命。望踰意表。不勝驚喜。閭巷爲之改觀。其後終於刪定官。明清有其詩一帙。至今尚存也。序補官不知在何年月。果如所言。則序蓋不知世間有廉恥事。而子諲欺罔之罪不容恕矣。或者寇氏實進之。裔流落失身子體後知之。故以適序。前賢多如此。以爲他書參攷。且附著之。序今年九月以進寬恤詔令改官。尚書省批狀。川路諸軍見耕營田。除逃亡死絕外。有占佃民間田地。

如人戶陳訴委本路常平司勘驗。但有契書干照。即行給還。仍據本年合收營田租課。令人戶承認送納。與依見今營田免納二稅科須。此以紹興三十年二月十八日工部勘當狀修入。他書無之。同日。知利州趙不愚乞將人戶識認營田租課。取一年酌中數目。與減半輸官。工部看詳。下都統制姚仲同總領所相度。未知後如何。

丁巳。右朝散郎監尚書六部門蘇振行太府寺丞。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監登聞鼓院曹叔面對。言建州郡或軍鄉鎮民間或以非僻之書妄行開印。乞委州縣檢察止絕。詔如所請。專委直秘閣本路提點刑獄公事趙令詪奉行。令詪、燕懿王後昌國公世膺子也。

戊午。直龍圖閣知平江府湯鵬舉罷。以右正言張扶論其竊取悻直之名。以濟貪汚之行。長惡不悛。治郡亡狀故也。先是扶入對。論明州通判黃卓費耗財用。乞賜罷黜。上諭以其他州縣官果有似此等人。一一奏來。扶奉詔而退。後四日。遂疏鵬舉上之。卓罷在是月甲寅。或謂卓與曹泳不相能。扶所言。蓋承其風旨爾。

己未。右通直郎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淪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

庚申。成都府言。新繁縣藥師院太祖皇帝御容殿夾柱損壞。及壁上衣紋墜裂。禮部乞許令修換粉飾。從之。御容本雍熙開僧道輝所畫。熙寧間。趙抃初設欄楯帷帳以崇奉之。元豐七年。走馬承受趙選者。更具奏得旨。修建殿宇。拂置門鑰。設官監守。崇謁以時。紹興元年。太平宮道士嘗全眞等復持太宗、眞宗御容。自鳳翔詣宣撫使張浚。浚即遣使奉安於太祖之側。四年。宣撫副使吳玠更自興州送仁宗、英宗、神宗御

容至此安奉。於是本院始有六聖御容。

辛酉。殿中侍御史徐嘉言。直徽猷閣知靜江府呂愿中悖逆害民。時已召愿中赴行在。上覽疏。謂大臣曰。聞諸蠻之來。盡令於帥司歃血。此乃亂世諸侯事。其妄作如此。乃與愿中宮觀。令漳州居住。其隨行人馬官物。差官前去交割。

壬戌。上曰。愿中既罷。恐羣蠻生疑。可檢舉典故。優與推恩。以慰其向化之心。於是以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施鉅爲資政殿學士。知靜江府。

癸亥。刑部員外郎許興祖面對。言仰惟陛下以至德要道。臨御天下。嘉與一德大臣。都俞一堂之上。至誠惻怛。仁民愛物。靡不用其至焉。故靈芝產於廟楹。瑞麥秀於留都。以彰至治。臣竊謂宜如漢齊房之歌。製爲樂章。登歌郊廟。以答揚神貺。從之。　尚書兵部侍郎王會充敷文閣學士。知平江府。

丙寅。左朝請郎張士襄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此爲士襄貴監當事初。

丁卯。南丹州刺史莫延沈爲本州防禦使。依例給長生券。月給鹽三百斤。呂愿中之未罷也。乞令延沈盡承襲父官。上可其奏。且諭秦檜曰。宜令施鉅諭諸蕃。以愿中自別以不法罷去。於國外了不相干。庶絕疑慮。

戊辰。右通直郎添差通判衢州汪召錫直祕閣。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秦檜賞其計趙令衿。且令圖張浚。乃奏。昨得旨。汪召嗣已死。欲與其弟召錫推恩。詔令除職。上因言。伯彥鈍而輕信。在相州時。先在

朕之左右。故際會致大用。秦檜曰。陛下天命所集。繼隆正統。非相州守臣之功。而召錫因奏事上殿。自擢父諡忠獻。乞建定策之碑。可見其無識也。上曰。然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豈人力所能爲也。

己巳。直祕閣知福州方滋移知明州。

甲戌。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李天祚進封南平王。加賜衣一襲六事。御仙花金帶。銀匣塗金銀器二百兩。衣著三百匹。鞍轡一副。馬二匹。天祚遣使入貢。故有是命。上諭宰執曰。所授天祚及莫延沈告敕。卿等可詳視。仍與修改。播告遠人。欲令得體也。秦檜時已病。上顧檜曰。昨醫者謂卿膝弱。今已安可喜。更當節飲食。檜稱謝。左朝請郎陳誠之爲敷文閣直學士知泉州。誠之服闋。上欲召之。爲秦檜所沮。乃有是命。左從事郎莫汲行國子正。

八月丁丑。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兼工部員外郎王珪面對。言縣令之職。於民尤親。近年以來。告訐成風。善於其治。或遭誣訴。有司極其鍛鍊。故作邑者懼禍之及。一切因循苟且。爲自全之計。責其盡殺撫之方。勢有不可。欲望聖慈付之有司。略爲措置。申嚴行下。不惟以絕冤濫。亦使能者知勉。以副陛下責成之意。詔刑部措置申省。

戊寅。左朝散大夫汀州居住趙令衿追一官勒停。令南外宗正司委官專一拘管。法寺言。令衿謗訕不遜。故有是命。

辛巳。秦檜進乞差刑部尚書韓仲通、戶部侍郎曹泳看詳守臣到任所陳裕民五事。上曰。守臣陳獻利害。

當今國與民皆足。乃爲稱職。如建炎間。時方艱難。財用匱乏。翟汝文知越州。乃盡放散和預買及鑑湖官租。不恤國計。而專欲盜名。如此等人。國家何賴也。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古之爲國者。有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有諸侯幣帛饔餼百官有司之事。是其勢不得不取諸民。然而聖人猶以爲不得已也。由是量所用以賦之。爲之什一之法。不敢有加焉。過乎此。則百姓有不足。是桀之道也。不及乎此。則君孰與足。是貉之道也。二者聖人皆以爲有罪也。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惠養元元。愛惜生民。彼國計之有無。吾不知焉。是賊國盜名之人也。若夫剝下以益上。獻佞以營私。曰。我欲爲君充府庫而已。此又古之所謂民賊。而其罪當不止與盜名者同科。由是觀之。太上皇帝論臣所言利害。必國與民皆足。乃爲稱職者。蓋古者取民之法當如此。

殿中待御史徐嘉言。近者臣僚論列趙令衿罪惡。已蒙付之有司施行。臣訪聞事目內一項。稱令衿與趙鼎之子汾。終日開懷痛飲。臨別厚贐之。且寄以書信。未知所寄何人。臣切謂汾故宰相之子。乃甘心與人遞送書信。決有姦謀密計。窺伺朝廷事機。儻不究治。則罪惡不彰。爲國產禍。不可不慮。詔送大理寺究治。

壬午。左中大夫知鎮江府張修、國子正王復並爲監察御史。修、厥次人。曹泳之爲小吏也。嘗以贓汚被劾。修力庇之。復自樞密院效士登第。驟除臺官。人皆駭愕。右承議郎新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王曉通判溫州。曉、會弟也。

癸未。左從事郎祕書省正字張震特引對。詔改舍人官。

甲申。秦檜進呈敷文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蘇符、右宣奉大夫知建康府宋貺欲並復敷文閣直學士。上曰。符軾之孫。與復職名甚善。上因言和議之初。李光凶悖。蔑視朝廷。專欲沮壞大計。符初贊和議甚力。

後乃變其說。蓋有捭闔之風也。國子司業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權尚書兵部侍郎。大理卿張柄權刑部侍郎。祕書省正字洪遵兼權直學士院。遵之除日厤不載。但於此月壬辰書宰執進呈洪遵乞罷翰林事。壬辰在此月後八日。按是時翰苑乃虛中獨員。虛中既改除。則不容一日無官也。且附此。更求他書參攷。

丙戌。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董德元參知政事。德元登第七年而執政。自呂蒙正以後所未有。熊克小厤。德元自吏部公書除。蓋誤。詔人戶身丁免丁錢可特放一年。以御前錢依數還戶部。凡爲絹二十四萬匹。

丁亥。尚書員外郎張巖、陳良翰並爲大理少卿。

己丑。廣東經略司言於占城國計置馴象來貢。稱眞臘國自要進獻。上曰。祖宗時。每遇大禮須用此。今見有馴象。若其未至。姑竢之可也。詔都督府所至官莊及牛租可日下放免。今後不得起理。元降指揮更不施行。

庚寅。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監察御史王葆並兼崇政殿說書。左朝請郎新知泰州王揚英直祕閣。知眉州。左文林郎行國子錄曹冠爲左宣義郎。冠特被引對。乃有是命。後三日。除太常博士。尋兼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冠引對在是月己丑。

辛卯。樞密院編修官兼權檢詳權樞密都丞旨群仲邕面對。論今明良一德。坐致太平。使監司官貳不妄

用。不橫斂。則郡縣無緣騷擾。乞申嚴行下。從之。

壬辰。宰城奏事次。上曰。頃韓世忠納宅子。當令移左藏庫及倉。欲以倉基造二府。以處執政。此祖宗故事。今各散居。非待遇之體。降指揮已三年矣。轉運未見施行。可呼至都堂。傳旨催促。並要近日了畢。合用物料工錢。於御前請降。不得科敷。權尚書刑部侍郎張柄充敷文閣待制。知潭州。柄、秦檜死黨也。時張浚謫居永州。檜猶忌浚。故俾柄與汪召錫共察之。權尚書兵部侍郎沈虛中依舊權直學士院。祕書省正字洪遵改兼權中書舍人。遵乞罷權翰苑。故有是命。

癸巳。左朝散大夫昭州編管洪興祖卒。初。趙鼎罷相居會稽。其門人方疇爲言檜答張九成。有立朝須優游委曲之語。事見紹興八年十月。因曰。秦相亦今之賢者。安得有此怪論。鼎曰。此南方之所謂賢者。北方之賢者。必不爾也。疇曰。公既知之。安得薦之於上乎。鼎曰。張德遠罷相之後。鼎再相。上曰。卿既還朝。見在政府去留。惟卿意。鼎曰。秦檜不可令去。一日。檜留身下殿。有喜色。謂鼎曰。檜適求去。上云。公自知檜。令檜與公商量。鼎握檜手曰。吾輩當以國事爲心也。檜由是安迹。蓋行止非人之所能爲也。至是疇默數檜再專國柄十有八年。士大夫死於其手者甚多。則鼎言非人之所能爲信哉。　右迪功郎張用和贈承務郎。官其一子。以權潭州安化縣捕賊死事。本路提刑司爲之請也。

甲午。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鍾世明乞四川諸路應係大鐵錢。並依利州路作二文使用。官司不得抬責

拘收從之。蜀自漢以來用銅錢。至公孫述據蜀。始更造鐵錢。歷代仍用銅錢。孟氏廣政初。復鑄鐵錢。與銅錢互用。國朝乾德三年平蜀後。呂餘慶鎮蜀日。首與沈義倫奏乞揀出銅錢。計綱發充上供。其川界止行用鐵錢。後以爲非便。淳化間。仍令兩川銅鐵錢兼用。先是益、邛、嘉、眉等州皆鑄鐵錢。每歲五十餘萬緡。後因李順之亂罷鑄。久之。民間闕錢。始用私行交子。因而弊端百出。景德三年。張詠上言。受詔與轉運使黃觀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鑄錢。每銅錢一。小鐵錢十。相兼行用。自後人多盜鎔。大中祥符七年。淩策又請鑄大錢。以一當十。嘉州錢監名豐遠。邛州錢監名惠民。止於兩川置爐鼓鑄。嘉祐四年。趙抃爲轉運使。奏以蜀中鐵錢甚多。乞罷鑄十年。以寬民力。是歲祫享赦文中行之。熙寧間。轉運司復言罷鑄累年。民間見錢闕少。乞行下三司詳度。減半鑄錢。與交子相權。詔從之。後廢嘉州豐遠監。至建炎二年。邛州復罷鑄。紹興十五年。鄭剛中爲宣撫副使。始復利州紹興監。鑄大小錢。歲各五萬。施州廣積監者。起於紹聖三年。其所用爐料。悉於清江縣籍定人戶家業敷買。南平軍廣惠監者。所用鐵炭。皆取於爐戶。而於所佃田上捐其租稅。廣積監歲額萬緡。廣惠監萬五千緡。皆供本州省計而已。

丙申。宰執進呈直祕閣提舉福建路市舶鄭震劄子。占城國遣使齎到進奉表章方物。幷書信上宰相。見聽候指揮繳納。禮部欲令近上二十三人到闕。仍令本司差執事使臣引伴前來。宰臣秦檜奏欲依所請。內獻宰臣等物。乞說諭不當收例。上曰。可依典故。其書信婉順說諭。不須收開新例。

丁酉。左承議郎秀州州學教授陳巖肖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巖肖在秀州。爲秦檜立祠堂於學舍。燔歸。

稍薦用之。俄兼權考功郎官。

己亥。龍圖閣直學士知洪州張宗元罷。時秦檜忌特進永州居住張浚尤甚。每臺諫官劾疏。必使及之。殿中侍郎史徐喜卽言。今陰邪逆黨。尙爾交結。簧鼓衆聽。撼搖國是。宗元天資陰狡。頃在川陝。與浚大誤國事。今書問往來。健步絡繹。無一日無之。浚之諸僕。皆寄名帥司親兵。月置銀與之。時江西轉運判官張常亦箋注宗元與浚壽詩。右宣教郎添差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徐楙又疏宗元之短。宗元遂罷。楙南昌人也。

庚子。宰執進呈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劄子。論遠方公皁買賣文引。乞取擾民。乞申嚴法禁。大理評事沈正度劄子。論朝廷罷免行錢。尙慮四方官吏。仍舊於行市虧價物。望委監司常切覺察。皆從之。

辛丑。詔臣僚合得紫衣師號。昨因住賣權停給賜。可依條給還。宰執除落職等人外。令有司檢舉。今後免簒革。

壬寅。右朝請郎知衢州王彥傳爲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右中大夫新知濠州王師心改知洪州。左朝請郎新知閬州周執羔改知夔州。夔路諸州。地接蠻獠。易以生事。至是或告溪播夷叛。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執羔誡之曰。朝廷用爾爲帥。今一方驛騷。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賞爾而已。一兵不可得也。豪懼。斬叛者以獻。此事不得其時。熊克小歷繫之紹興二十四年六月末。誤也。是時執羔方知眉州。今因執羔除帥附見。右中奉大夫直龍圖閣錢端禮知衢州。

九月丙午。左朝奉大夫新知資州左守道言。國家推行茶法。爲利甚大。比年以來。給賣茶引。多有虧欠。欲乞應州縣產茶地分。官募有力之家。權給木記。置場收買。候收成畢日。差官秤盤見數。依字號給賣與有引商旅。庶幾私販之弊自革。而官課日益增羨。詔戶部看詳申省。後數日。宰執奏事。上因問今天下一歲茶利所入幾何。奏檜曰。都茶場等三處。一歲共得賣茶鈔錢二百七十餘萬貫。上曰。比承平時少陜西諸路。故其數止此。上問在辛亥。今聯書之。

丁未。大理評事龔衍面對。論遠方受納人戶匹帛不應繩式者。往往以退印爲名。用油墨損汚。或乾沒入官。甚者掩爲己有。望申嚴禁止。仍許越訴。詔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

辛亥。降授左奉議郎知遂寧府李文會知瀘州。　直祕閣提舉福建路市舶鄭震知嚴州。　左朝散大夫直祕閣楊揆特降一官。仍落職。揆嘗以事爲秦檜所憾。屏居台州。不敢出者將二十年。檜怒不已。守臣劉景卽奏揆有田在黃巖縣。不依上戶輸納科敷。雖會赦猶有是命。王明清揮麈錄。稱揆知楚州。欲斬秦檜事。蓋誤。已辯之。見建炎四年十月。

癸丑。權戶部侍郎曹泳言。江、淮、荆、湖、廣、福九路上供錢物糧斛。依條發運司注籍稽考催促。自罷司之後。別無總轄拘考。緣鑄錢司職事簡少。欲望就委兼管拘催。驅考九路上供錢物糧斛。每歲以諸路漕司催發及一路州軍起發數目。比較申取朝廷指揮從之。時新除鑄錢官王彥傳本泳辟客。故其所陳如此。

乙卯。持服前安德軍節度使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張子蓋依前官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以服闋從吉也。

丙辰。大理評事俞長吉面對。論村落酒坊。多因農民婚嫁之禮。縱其私醞。不即掩捕。望許保伍告官。重賞典憲。詔申嚴買引條法行下。

丁巳。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等進呈紹興寬恤詔令二百卷。自鄭康佐建請。已見紹興二十三年八月乙酉。至是再踰年乃成。凡五十門。詔鏤版頒降。

己未。大理評事劉敏求面對。言在法夏秋二稅。分立三限。近年縣邑。往往初限未周。即行監捉。望申嚴法禁。從之。

辛酉。右承議郎新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王韓添差通判秀州。

丙寅。祕閣修撰提舉佑神觀秦塤充敷文閣待制。塤妻令人趙氏進封郡夫人。直徽猷閣主管佑神觀吳益陞直寶文閣。以秦檜提舉編寬恤詔令推恩也。

丁卯。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秦塤試尚書禮部侍郎。

冬十月乙亥朔。祕書省正字張震面對。言陛下臨御以來。興學校。制禮樂。天下學士。靡然鄉風。臣願申敕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淵源之文。其涉虛無異端者。皆勿取。庶幾士風近古。從之。

丙子。右朝請郎新知無爲軍張永年直祕閣。永年、閣之子。與秦檜連婚。至是獻其父文集於朝。故有是命。仍詔閣身後依條合得恩數。令永年經有司陳乞。

戊寅。詔紹興二十六年分民戶二稅。不得合零就整。令戶部行下諸路監司州軍遵守。如違。許徑上書越訴。

己卯。軍器監丞孫祖壽面對。論川、廣守令有闕。違法差官。俾之久攝。妨公虐民。至有新授人不敢之任。或有至而不許赴者。望行下諸路。遇守令有闕。以見任正官暫時兼權。卽申朝省及吏部選擇差官。不得隱藏闕次。從之。

庚辰。右朝散郎朱敦儒特引對。秦檜喜敦儒之才。欲爲其子孫模楷。敦儒已告老。強起之。既至。落致仕。仍詔陳乞過恩澤免追奪。日後致仕更不推恩。比對卽除鴻臚少卿。人始少其節。建炎中。廢鴻臚寺。及是復置。敦儒落致仕。在是月丙子。

壬午。禮部侍郎王珉爲賀大金正旦使。閤門宣贊舍人王漢臣副之。宗正丞鄭樸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李大授副之。

癸未。右正言張扶言。謹按右通直郎陳祖安。本李光庶婢之子。其天資凶險。實酷似之。光爲朝廷擢用之時。祖安出入其門。助爲傲虐。近者以沈長卿謗訕爲鄉人所訟。平日所與唱和。獨祖安爲多。及赴逮棘寺。而鄭仲熊叔姪力爲營救。州縣觀望悉爲改易文字。遂致漏網。而祖安偃然自恣。益無忌憚。每對人必盛

談光之爲人。歎惜嗟恨。謂不遇其時。功業弗遂。一時無知羣小爲所簧鼓。往往靡然從之。毗陵去行朝不遠。而祖安負罪之人。乃敢遨遊其閒。朝夕窺伺。雖朝廷未欲明正典刑。望將祖安勒歸建州本貫。令官司常切覺察。月具存在申尚書省。庶不復爲盛世患。實天下幸甚。從之。　右宣教郎添差通判衢州周麟之言。今天子受命中興。功光勝業。近者太廟生靈芝。九莖連葉。此尤瑞應之大。卓絕而勝見者。宜令有司考故事。特製華旗。繪靈芝之形於其上。以彰一代之偉績。實宗社大慶。詔令所屬製造。既而禮部侍郎王珏、秦塤。權員外郎趙逵等乞以諸處申到瑞木嘉禾瑞瓜雙蓮等。並繪爲旗。從之。王珏等申請。在是月乙酉。何偁龜鑑日蝕之變。高宗猶減膳避殿。而檜則以陰雲不見賀彗星之異。高宗猶以寬民力出滯獄降詔。而康與之以彗爲不足畏。檜則劾之改秩。草木之瑞。高宗嘗謂不如鐵騎十萬。而檜則繪芝草於旗矣。高宗不敢有欺天之心。檜乃敢有欺君之心。檜之心直欲掩蔽災異。緣飾祥瑞。以文中興。而爲固寵之資耳。

甲申。國子正莫汲、大理評事莫濛並罷。殿中侍御史徐嘉言。趙令衿與汲評論日月無光。若非平日交結之深。豈能披露心腹。遽發是言。今趙汾已送獄。而汲在朝列。濛爲寺官。若不區處。則獄吏觀望。不盡實情。必遺禍胎貽國後患。望將汲罷斥。濛別與差遣。庶幾趙汾等獄事。研究盡實。灼見其姦。重寘典憲。使陰邪交結之徒。稍知懲戢。故有是命。

乙酉。右正言張扶言。謹按右承議郎張祁。本農家子。緣其兄邵奉使。遂叨一命。乃私犯其嫂。以至有娠。於辟中陰殺以滅口。胡寅從而庇之。邵歸。因此失心。不復視爲兄弟。前此孝祥新第而歸。終不敢往見。且寅之爲人。凶悖險詐。專事脅持。范宗尹、趙鼎之徒。畏之如鬼。雖在謫籍。其勢力猶可以造張祁父子之大禍。

又能使舉世不敢言祁此其力不小若不治之則輕儇之徒觀望胡寅雖不附麗一朝爲國生事悔之無及臣身仕言責豈敢避忌不爲國家遠慮伏望付於有司正其罪名以快天下公論詔大理寺根治。

辛卯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言衰老交侵日就危憊伏望許臣同男熺致仕二孫塤堪改差在外宮觀上賜詔曰卿比失調護日冀勿藥之喜遽覽封奏深駭聽聞其專意保攝以遂平復副朕所望檜秉政十八年富貴且極老病日侵將除異己者故使徐嘉張扶論趙汾張祁交結事先捕汾下大理寺拷掠無全膚令汾自誣與特進永州居住張浚責授建寧軍節度使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致仕新州安置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而檜已病不能書矣。此以朱熹所撰張浚行狀修入臣嘗見前

校書郎魏了翁言在館中時聞今數文閣直學士吳獵言秦檜病時大理寺官以趙汾等獄案上奏檜夫人王氏卻之語家吏曰太師病勢如此且休將這般文字來激惱他如此者再三檜死事遂已故以檜之惡如此而其子孫未盡絕滅蓋王氏此舉能全數十家性命故也臣又嘗見蜀之老士人有爲辟仲邕館客者言仲邕時持案牘入檜臥內是時已擬定刑名只取檜一押字會其疾篤乃已所謂五十三人趙令衿胡銓汪應辰張孝祥之徒皆是也臣按此時仲邕以樞密院編修官兼檢詳仲邕乃曹泳甥與秦檜有連故得出入臥內也但五十三人不能盡得其名惜哉中興聖政大事記曰甚矣檜之忍也不惟王庶胡銓趙鼎張浚李光張九成洪皓李顯忠辛企宗之徒相繼貶竄而呂頤浩之子撫趙鼎之子汾王庶之子荀之奇皆不免蓋檜之心大狠愎尤甚於章蔡竄趙鼎而必置之死殺張浚而獨及其家甚至蕭振以附程氏之學而得禍洪興祖以序馮璜論語注而得禍末年欲殺張浚胡寅等五十三人而檜已病不能書可畏哉

壬辰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秦熺言父以久病未安乞謝事納祿伏望許臣守本官致仕庶幾父子俱退追

迹漢疏。上賜詔曰。朕方賴卿父子同心合謀。共安天下。豈可遽欲舍朕而去。效漢二疏哉。癸巳。檜再請。詔答曰。卿獨運廟堂。再安社稷。朝廷恃以爲輕重。天下賴以爲安危。勿藥之喜。中外所期。納祿有陳。豈朕所望。甲午。熹再奏。臣已與臣父議定。蓋是素志。乞同降處分。詔曰。宗社再安。卿與有力。方將同德之求。遽有納祿之請。非朕所望。勿復有陳。是時檜病已篤。而熹祕不以聞。但以滿盆求退爲請而已。乙未。上幸秦檜第問病。檜朝服拕紳。無一語。惟流涕淋浪。上亦爲之揮涕。就解紅帕賜檜拭淚。熹奏請代居宰相者爲誰。上曰。此事卿不當與。乃賜幹辦府丁禩金帶。已刻還內。是夕。召權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夜。熹遣其子禮部侍郎塤與其黨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柟等。見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謀奏請除熹爲宰相。此以湯鵬舉劾疏修入。疏稱十月二十一日事。故附於此。林泉野記。乃稱董德元曹泳等謀薦卽相位。於此不同。是日。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洪皓卒於南雄州。年六十八。後謚忠宣。

丙申。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益國公秦檜進封建康郡王。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秦熹爲少師。並致仕。詔檜、熹已降制。其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塤、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堉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塤仍充敷文閣直學士。初。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簽書充樞密院事湯思退至臥內。以後事囑之。且贈黃金各千兩。德元以爲若不受。則他時病愈。疑我二心矣。乃受之。思退以爲檜多疑心。他時病愈。必曰。我以金試之。便待我以必死耶。乃不敢受。

上聞之以思退爲非檜之黨是日以思退兼權參知政事。臣嘗見故武學諭范子該言秦檜當國執政官不敢獨奏事湯思退初入樞府一日檜擬除局物官二人上偶不付出檜疑之諭思退令留身請其故思退連稱不敢檜曰此是檜意無傷也明日思退留身如所戒上見已箝口有何事乃不與秦檜同奏白思退具白云云上曰此細事朕偶忘記非有他也思退將下殿奏曰臣自此恐不復望清光上曰何故思退曰臣今日留身雖出檜意但其人多疑必謂臣更及他事且諭言路擠排臣去無日矣上曰無慮朕當保全思退因略言檜專權蒙蔽之狀上頷之退至殿廬告以上意未至甚已批出依奏檜甚喜其後臺諫數劾思退黨附秦檜之罪乞罷相上曰他人言檜擅權皆言於其死後惟思退於檜在日爲朕言之非黨也子該所言必有據故具載之夜檜薨年六十六遺表略曰願陛下益固鄰國之權盟深思宗社之大計謹國是之搖動杜邪黨之窺覦林泉野記云熹尤恣橫不學聞檜死置酒大喜初靖康末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爲金所執而去天下高之及歸驟用爲相檜力引一時仁賢如胡安國程瑀張燾之徒布在臺省士大夫亟稱之未幾爲呂頤浩朱勝非所排遂不復用檜張浚與趙鼎有隙因薦樞密使浚罷鼎復相諸執政盡逐而檜獨留既而與鼎並居宰席卒傾鼎去之金人渝盟軍民皆歸咎於檜檜傲然不肯退又使王次翁留之韓世忠張浚岳飛方擅兵檜與浚密約議和而以兵權歸浚飛既歸世忠亦罷浚居位不去檜乃使江邈論罷之由是中外大權盡歸於檜非檜親黨及昏庸諛佞者則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紹興十二年科舉諭考試官以其子熹爲狀元二十四年科舉又令考試官以其孫塤爲狀元上覺彗星見檜不乞退頻使臣僚及州縣奏祥瑞以爲檜秉政所致上見江左小安以爲檜力任之不疑檜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鬬微旨動靜必

具知之。日進珍寶珠玉書畫。奇玩羨餘。帝寵眷無比。命中使陳膺、續瑾賜珍玩酒食無虛日。兩居相位。凡十九年。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員書姓名而已。其任將帥。必選奴才。初見財用不足。密諭江、浙監司。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餓死者衆。又名察事卒數百游市間。聞言其姦者。即捕送大理寺獄殺之。上書言朝政者。例貶萬里外。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聖政之美。故言路絕矣。士人稍有政聲名譽者。必斥逐之。固寵市權。諫官匪人。略無敢言其非者。自劉光世薨。其家建康園第併以賜檜。及張俊薨。其房地宅緡日二百千。其家獻於國。檜盡得之。性陰險。如崖穽深阬。世不可測。喜賊吏。惡廉士。略不用祖宗法。每入省。已漏即出。文案壅滯。皆不省。貪墨無厭。監司帥守到闕。例要珍寶。必數萬貫乃得差遣。及其賊汚不法。爲民所訟。檜復力保之。故賊吏恣橫。百姓愈困。臘月生日。州縣獻香送物爲壽。歲數十萬。其家富於左藏數倍。士大夫投書啓者。枭夔稷契爲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聖相。至有請加檜九錫。及置益國官屬者。自非檜黨以下至富於左藏數倍。以林泉野記本文。自士大夫投書啓以下。並據趙姓之遺史刪附。聖相事詳具紹興十四年六月益國官屬事詳具十七年三月九錫事詳具二十三年正月王循友知建康府注。

然自渡江後。諸大將皆握重兵難制。張浚、趙鼎爲相。屢欲有所更張。而終不得其柄。檜用范同策。悉留之樞府。而收其部曲。以爲御前諸軍。息兵以來。諸郡守臣。有至十年不易者。又以僧道太冗。乃不鬻度牒。暗消其弊。使民知務本。由是中外少安。至於忘讎逆理。陷害忠良。陰沮宗資之議。又其罪之大者。上久知檜跋扈。祕之未發。至是首勸檜致仕。餘黨以竄逐。天下咸仰英斷焉。

丁酉執政奏事上曰秦檜力贊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以來百度廢而復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傷悼久之　權尚書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曹泳特勒停新州安置右朝散郎守鴻臚少卿朱敦儒令依舊致仕樞密院編修官兼權檢詳文字薛仲邕右朝請郎江淮等路提點坑冶鑄錢王彥傳左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杜師旦並放罷日下押出門秦檜既死右正言張扶乃奏泳肆爲凶悖傲誕不遜招權怙勢以收人情監司郡守必欲出其門下廣爲死黨一或不然則必以事陰中之擯斥廢罷者踵常相繼縉紳畏之視如鬼蜮近見太師秦檜不安未赴朝參日與羣小妄議朝政搖動國是專欲離間君臣竊恐別有覬覦將致誤國殿中侍御史徐嘉言泳性貪凶險貌狀姦雄威聲虐焰震懾朝野而又招權市恩擅作威福引援市井不逞之人結爲腹心如朱敦儒者乃趙鼎之心友杜師旦者李光之上客王彥傳者賊汚淫濫專事刻剝（缺）仲邕乃泳之甥蹤迹詭祕唯務躁進而泳悉致之門下國家財賦自有常經泳巧計百出必爲額外多方聚斂較利之錙銖割民之脂膏怨嗟之聲滿於道路甚者幸大臣之有疾遂日與羣小聚會妄議朝政便欲竊弄權柄恣其悖逆不臣之心以搖國是罪惡貫盈未易殫舉欲望屏竄遠方以快天下仍將敦儒師旦彥傳仲邕等並行罷黜使凶惡不有君父之臣及陰邪姦賊交結之徒皆知所懲艾故有是命

庚子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徐嘉權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　詔敷文閣直學士陳誠之、魏良臣、敷文閣待制沈該、直龍圖閣湯鵬舉並召赴行在令疾速起發

辛丑．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張扶試國子祭酒．兼侍講．上既親政．首易言事官．前一日．批出除扶太常卿．執政言．正言自來不除太常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有是命．

壬寅．詔保信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曹勛保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韓公裔並令行在居住．二人皆上使令之舊．久爲秦檜所逐故也．

甲辰．秦檜妻韓魏國夫人王氏乞改賜一道號．詔特封沖眞先生．直寶文閣主管佑神觀吳益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秦熺言益先臣長孫女夫．望特賜推恩．改差在外宮觀．故有是命．詔敷文閣學士知平江府王會、秦元本脫此句．今增．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宋貺兩易其任．以秦熺言．會臣親舅．望令與貺兩易．庶得相聚照顧家屬故也．熺又言．先臣葬事．乞令江東轉運使應副．從之．仍令入內內侍省副都知陳永錫管葬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

【紹興二十有五年】十有一月戊申右承事郎趙汾特降二官制曰汝大臣子不自愛重言者謂汝交通宗室窺伺機事朕議汝於法究其始末亦既有狀從有司議姑削二官尚體寬恩毋重後戾制詞權中書舍人趙逵所行也日曆云汾故宰相鼎之子徐嘉任御史且言其甘心與人遞遠事信窺伺朝廷事機法寺鞫治汝有是命按此乃與張浚行狀所書鞫治本意全不同必檜死後所擬也臣謹聞刑校書郎魏了翁言吳獵在館中嘗云張浚謫永州杜門不通人惟穴牆以通薪水一日有自穴中擲身下者已困頓不省其子拭生問之乃竄刪定者爲拭言秦檜方起大獄相公與某皆在其中勢不免死故來相別爾拭不敢以白浚延之別室浚微聞之召拭謂曰吾曾薦秦檜知必不見殺然亦當往海南憂中有銀若干留其半汝奉吾母歸於長沙其餘中分半以與趙半備海南之行可也又數日有黃衣卒復自穴中擲身而下其以爲謫命至大懼亟往視之卒困甚不能言指腰間小紙文書取視之乃湖南漕臣所寄也其書云十月二十二日秦太師已致仕伏乞鈞照浚始命徹關啓門獵潭州人舊游拭之門甘言必有據故附著於此趙刪定未得其名當攷

己酉詔秦檜神道碑以決策元功精忠全德八字爲額以熹言臣父際遇聖主獲依末光眷禮始終曠古未有今合立神道碑望特賜御題八字故也

辛亥詔大理少卿張嶷與外任右宣教郎王錡直秘閣錡、繼先孫以繼先郊祀合得薦奏恩澤而命之制曰朕酬乃祖之勞將益錄其子孫既而曰與其益之盍增異焉用是以汝進直秘閣夫父祖之於子孫

無所不用其愛。其亦榮汝之承吾賜而歸侍於側也。汝克孝秀。祗聽吾訓。顯身揚名。茲其所以報君親與。制詞權中書舍人趙逵所行也。

壬子。敷文閣直學士魏良臣參知政事。左中大夫直龍圖閣湯鵬舉行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張修行右正言。

乙卯。詔秦檜合該賜謚。令太常寺擬定。於是博士曹冠撰謚議曰。故太師贈申王秦檜。光弼聖主。紹開中興。安宗社於阽危之中。恢太平於板蕩之後。道德光天地。勳業冠古今。雖備道全美。不可主一善名一功。而崇報之典。嚴於定謚。尤當先其報國之大節。傳道之顯效焉。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文賢有成曰獻。宜賜謚曰忠獻。右朝奉郎通判常州秦烜爲光祿寺丞。烜、梓子也。熹言。臣本家御書閣及賜第家廟。並未有人看守。望改烜行在差遣。就令專一照管。故有是命。

丙辰。執政進呈赦書副本九十三條。上曰。依前郊體例還有增改否。參知政事董德元奏。今所進本。除依前赦外。增改十八條。新添二十三條。上曰。民間利害。宜講究詳備。務在寬恤。無所冤濫。右司員外郎林一飛罷。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鍾世明兼權郊祀大禮提點一行事務官。以都司全闕故也。

丁巳。直祕閣新知眉州王揚英落職。催赴新任。殿中侍御史湯鵬舉奏楊英寡廉鮮恥。近除職知眉州、可謂幸矣。嫌其地遠而不行。方且對衆揚言。我嘗薦秦熹爲宰相。必爲我致力。命下三月。俄然自安。方命不恭。無甚於此者。故有是命。大常博士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曹冠、右通直郎司農寺主簿林

一鳴、監文思院上界門林一鶚並罷。先是殿中侍御史湯鵬舉奏一鳴、一鶚乃一飛之兄弟。恃權挾勢。輒得進用。冠秦檜之館客也。試官觀望。叨冒登科。平江教授到任三月。遽得改官。遂遷太常博士。如此則國家淸要任宰相用之以酬門客。可乎。中外士大夫莫不飮恨而竊笑之。望將一鳴、一鶚及冠特賜罷黜。以俯慰中外臣下積憤之心。是日。執政進呈畢。新除右正言張修入對。亦論宗正寺丞鄭柵天資險詖。賄賂狼籍。冠章句鄙生人物凡下。二人者朝夕出入大臣之間。復交結曹泳。柵之奉使泳力與爲地。今冠爲檢正。實政事之本。柵爲奉使。蓋國體所繫。若不亟罷黜。深恐別致生事。傳笑四方。上面諭修以開廣言路之意。時冠以用鵬舉章先斥。於是柵相繼亦罷。　左奉議郎知池州靑陽縣褚籍充御史臺檢法官。左承務郎監鎭江府權貨務都茶場門張堅充御史臺主簿。時臺屬闕官。上面諭湯鵬舉令舉薦。遂用二人。籍、丹陽人。堅、綱之子也。　榮州刺史階成西河鳳州兵馬都鈐轄御前後部同統制軍馬吳拱兼知成州。

戊午。執政進呈激賞庫所賣錦三千餘疋。係曹泳行下江、浙諸州辦賣。已依聖旨拘收。上曰。自古帝王多事土木臺觀。遊漁田獵。朕皆不好。正恐有害吾民。如敷出許多錦帛。決致科擾。豈可不禁。朕深居九重。百姓愁嘆之苦。朕安得知乎。　是日。占城進奉使薩達麻等入見。貢沈箋等香萬餘斤。烏里香五萬五千餘斤。犀角象牙翠羽玳瑁等。賜酒食殿門外。後三日。卽懷遠驛燕之。其後交趾、三佛齊使人率如此例。占城者。在中國之西南。東至大海。西至眞臘。北至交趾之驩州。東北至吉陽軍。所統大小州三十八。通不盈三萬家。其戎器以標槍旁牌。竹弦弓無鴿箭。民有罪。輕者笞臀。背重者籠而擲之水中。殺人者復使其親屬

毆殺償之。大略如此。時占城國王陽卜麻亹死。其子鄒時蘭巴嗣立。故遣使入貢焉。

己未。宗正丞充大金賀生辰使鄭仲龍用右正言張修奏也。（奏已見丁巳。）修又言。曹泳先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日。與鄭聞、曹冠締交合謀。朋附大臣。將平昔交結不逞之徒。狗情辟差。共爲奸惡。乞行下戶部及臨安府盡行減罷。又奏左迪功郎監文思院曹緯實泳之姪。先持祖母服。泳力挽其來。俾就試省闈。試官觀望。濫綴科第。使其留行朝。深慮造作詐言。動搖國是。詔緯放罷。權尚書吏部侍郎徐嘉充大金賀生辰使。利州觀察使御前前軍統制王彥特遷保寧軍承宣使。左都統制楊從儀、王宗尹、右游奕統制王喜、中部統制傅忠信、右部統制李思顏等九人並轉行一官。以都統制吳璘、楊政言。彥等供職滿十年。從四川制置司保明也。右武大夫劉弁升帶御器械。

癸亥。冬至日。合祀天地於南郊。赦天下。應命官緣事流放。累該赦宥。未曾施行。令刑部開具元犯因依申尚書省取旨。應刺面不刺面配軍編管羈管人等。內命官。具元犯因依聞奏。其永不移放人。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或篤疾者。保明以聞。其情巨蠹人。錄元犯因依并自到後來有無過犯。開析奏裁。當議看詳。特與量移。勘會進士因事送州軍聽讀。並無放年限。實可矜憐。可令刑部看詳。如元無的實罪犯。行下所在州軍。並發遣本貫聽讀。自今赦後及一年。別無公私過犯。給據放令自便。取應是歲郊祀。增鹵簿爲萬五千二百二十有二人。建靈芝瑞木等爲旗。用乾德故事也。

甲子。上幸秦檜第臨奠。而諭檜夫人王氏以保全其家之意。

乙丑。敷文閣直學士新知平江府宋貺罷。右朝請大夫知廣州周三畏復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先是貺以祖諱平乞避。魏良臣等奏令與三畏兩易。上曰。貺小人妄作。向知臨安府。因官妓公事甚喧。可直與宮觀。理作自陳。三畏廉謹守法。中間被黜無辜。與復職知平江。甚當。三畏復職。必三省所擬也。熊克小疵載二語。減去甚當二字。遂失其實。

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袁州居住洪皓復敷文閣直學士。皓謫英九年。至是已卒。十月二十一。魏良臣等言。皓在貶所病甚。欲復舊職。宮觀任便居住。上曰。皓頃在敵中。屢有文字到朝廷。甚忠於國。中間以語言得罪。事理曖昧。可依所奏。上因語及大理寺官多是觀望。廷尉天下之平。如此朕何所賴。趙令衿、趙汾被罪事起莫汲、汪召錫如近日張祁坐獄。皆是曹泳以私憾誣致其罪。卿等速治之。

丙寅。徽猷閣待制張綱落致仕。召赴行在。保信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曹勛幹辦皇城司。

丁卯。手詔曰。廷尉爲天下平。而年來法寺。惟事句白。探大臣旨意。輕重其罪。致民無所措手足。玩文弄法。莫此爲甚。比恐尚爾任情。故罷舊吏。所冀端方之士。詳覆審覆。一切以法而不以心。俾無冤濫。副朕丁寧之諭。詔建寧軍承宣使王繼先供進湯藥有勞。特與轉兩官。依條回授。右奉議郎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張常先、直秘閣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汪召錫並罷。令逐路提刑司取勘聞奏。右正言張修論常先心懷傾險。專事把持。尤工告訐。召錫倚恃榮勢。姦濫貪汚。侵擾公私。故有是命。

庚午手詔近歲以來士風澆薄持告訐爲進取之計致莫敢耳語族談深害風教可戒飭在位及內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臺彈奏當重寘於法　參知政事董德元、魏良臣簽書樞密院事湯思退言天下之事皆人主總攬人臣不過奉行而已近來諸路監司郡守以事達朝廷止云申尚書省取指揮殊失經意欲自今以後事無巨細皆須奏聞如或違前違戾許臣等具名銜進呈當以黜責示權柄悉歸於君上非臣下所敢專也上曰此乃大臣任意所爲不欲朕知天下事耳此奏可卽行下德元等又言今州縣之官貪墨殘忍尚容有之監司郡守職在按察務相隱蔽以市私恩斯民何賴欲自今後有不廉不恤之失於舉覺別因事彰露其按察之官重加黜責上曰此誠今日之弊當如此奏行上又曰三省行首司賈雩罪惡甚多執政大臣乃朕之股肱皆被訐譖不容安迹須與編置卿等宜速治之　皇叔右監門衞大將軍和州防禦使士倓爲崇慶軍節度使嗣濮王皇叔左朝議大夫直秘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趙令詪爲利州觀察使安定郡王士倓和僖穆王宗樸孫榮國公仲愬子也自秦檜當國二王不襲封者十有餘年至是始命之時令矜當封而方坐累拘管乃封令詪安懿王曾孫五百五十有三人得紹封者自士倓始　令詪已見　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鍾世明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上覽除目曰世明廉謹解事前往閩蜀頗有勞伹事止申省無一字至朕前今可詔諭朕此意　右正言張修言人才自有公議乞詰誡臣僚今後薦舉必三人以上同銜列薦庶無私於親黨免取譏於公議從之

辛未、執政進呈淮南轉運判官龔鐿特勢妄作。乞放罷。仍差知揚州樓璹權兼管運司事。上曰。揚州正當人使往來之地。須欲得人。聞璹亦不能稱職。卿等可與易一差遣。三省司密院言。士大夫當修行義。以敦風俗。頃者輕儇之子。輒發親戚箱篋私書。訟與朝廷。遂興大獄。因得美官。緣是以後。相習成風。雖朋舊骨肉。亦相傾陷。收出牘於往來之間。錄戲語於醉飽之後。況其間固有曖昧而薄致其罪者。薄惡之風。莫此爲甚。臣等願陛下特降睿旨。令刑部開具前後告訐姓名。議加黜罰。庶幾士風丕變。人知循省。詔刑部開具申省取旨。　敷文閣學士新知建康府王會龍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恭惟陛下慎簡羣材。鼎新百度。內外莫不歡欣。而和氣所以充溢。中興之治。可以持守。然近者士論皆言。朝廷未除宰相。於十月二十一日秦檜未死之前。曾遣林一飛、鄭樵、秦塤計會臺諫。奏請秦熺爲相。以此傳播。中外臣僚。猶且指望熺必復用。以苟進取。以堅黨錮。恐天下士庶。不能無疑惑。臣切見熺父薨之後。陳乞數事。止有營私之心。初無憂慘之意。如乞王會知建康。共辦父之葬事可也。乃云庶得相聚照顧家屬。建康屯駐大兵。爲守臣者。一路軍民所寄。事體非輕。若止爲私家相聚。朝廷何賴焉。伏乞差會自陳宮觀。與熺共集檜之葬事。臣更乞睿慈。將臣之論列。報行中外。使臣下咸知尊君親上。精白以承修德。則浮言自息。公道自行。故有是命。

直祕閣知大平州王晌、右朝請郎知宜州王鑄、直祕閣知瀘州鄭僑年、直祕閣新知嚴州鄭震、直敷文閣知明州方滋並罷。亦用湯鵬舉劾疏也。鵬舉言。晌附勢作威。寡廉鮮恥。鑄崇事諂諛。出官未久。遽得監司郡守。僑年不通世務。沈湎貪鬠。震不歷州縣。驟躐監司。頃爲福建市舶。每有貨物。半入私帑。滋陰狠恣

橫。姦贓狼籍。自桂州移桂府。自廣帥移福州。其所出珠翠犀象。盡入於權貴之家。復得明州優厚之處。此誠公議不行私恩特甚。高官美祿。一家有飽食煖衣之幸。而孤寒遠官。數年不得遣差。終身有號寒啼饑之困。其怨將何歸耶。伏望將晌等特賜罷黜。以慰臣下孤寒之心。故皆黜之。纘今年七月乙未自江東轉運判官改知宣州。初。和州州學教授盧傳霖嘗作雪詩。有云。寒鄉只願春來早。煖日暄風盡蕩摩。右朝散郎通判州事范洵按其怨望。遂罷傳霖。至是右正言張修劾洵罷之。尋復令傳霖還任。傳霖十二月戊寅還任。

壬申。國子祭酒兼侍講張扶罷。以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扶頃爲明州教授。奴事曹泳。夤緣改官。用泳之薦。遂爲正言。凡有奏陳。盡出泳口。豈能爲學者模範故也。秘書省校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兼權禮部員外郎趙逵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及引對。上曰。卿乃朕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眞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磋之。逵因奏言。路久壅。願陛下廣覽兼聽。勿以賤微爲間。庶養成敢言之氣。上嘉納之。此據周麟之所撰逵墓誌修入。他書亦無之。按逵今年二月入館。至檜卒僅半年。未爲久次。如靖德元湯思退林機葛立方王曮皆檜所親厚者。曮入館踰年。立方思退皆二年機二年半方除郎。德元亦二年半方除察官。則逵亦未爲滯也。且據麟之所云附此更須詳考。

皇叔宜州觀察使知內外宗正事士衍轉一官再任。保信軍承宣使曹勛知閤門事兼幹辦皇城司。右正言張修奏。右通直郎福建路提舉常平茶事王淪、左承事郎添

差通判廣德軍鄭時中以大臣之親。驟加進用。左奉議郎知邵州林機以宰相姻婭。進躐清顯。附下罔上。妄立異議。宰相皆不以爲罪。猶付之名郡。物議籍籍。詔並罷。修又言。兩浙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黃兌以大臣之姪壻。累冒差除。唯知諂事曹泳。浙東提舉闕官。泳何與焉。輒敢以兌姓名。達之天聽。望賜罷黜。以協中外之望。從之。

十有二月甲戌朔。禮部奏郊祀行禮。聖孝等事。乞宣付史館。上曰。霜露之感。人子之常禮。所不必書。上又謂輔臣曰。頃委官看詳監司郡守所條裕民之事。已數年而未嘗進呈。必是取宰相意旨。不欲令朕見也。又所條止於民事。自今有已見利害。並詳敷奏。於是降旨行下。手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振舉紀綱。糾逖姦邪。密贊治道。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爲黨。而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惟結主知。無更合黨締交。敗亂成法。常謹茲訓。毋自貽咎。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程克俊知建康府。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厚知太平州。光祿寺丞秦烜與外任。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熺乞留烜守家廟。不過使之探伺朝廷之設施。稽察百官之向背。況熺身在草土。不當數有陳乞。望與烜在外差遣。將帶檜家廟歸建康。上從之。右正言張修言。資政殿大學士鄭億年以宰相子。身爲近臣。不能捐軀報國。乃甘事逆臣劉豫。既還朝。大臣力爲之地。高爵重祿。坐享累年。端明殿學士鄭仲熊與大臣連姻。不一二年。致身右府。賄賂狼籍。詔並落職。億年南安軍安置。仲熊依舊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修、高郵人也。特進提舉太平興國宮永州居住張浚、降授左朝請大夫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郴州居住折彥質、降授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沅州居住万俟卨、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南康軍居住段拂並令任便居住。万俟卨仍復左通奉大夫。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移郴州安置。光年八十矣。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道州居住何麒、勒停人前左朝散郎直顯謨閣興化軍居住徐林並放逐便。嚴州觀察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許世安爲建武軍承宣使。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和州防禦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捧爲徐州觀察使。皆以積閥遷也。

乙亥。左通奉大夫万俟卨復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詔行在百司闕官甚多。可令侍從共舉一二十人。務要眞材實能。不得輒狥私意。倘不如所舉。必罰無赦。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張士襄責監南康軍在城酒稅務。是日。執政進呈次。上曰。張士襄去歲奉使回。當朕前奏事。欺罔不實。宰相止以奉使不肅罷。續以宮祠處之。卿等可與遠小監當。以爲後來奉使之戒。左朝奉郎直祕閣楊傑爲尚書駕部員外郎。左宣教郎直祕閣楊倓爲將作監丞。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敷文閣直學士徐宗說不學無術。夤緣幸會。據蹤版曹。而爲時相管莊。自爲苟賤。敷文閣待制曹筠因秦檜薦爲臺臣。凡有奏陳。盡出於檜。右正言張修言。敷文閣直學士徐琛貪汚叨竊。詔並奪職罷祠。直龍圖閣提舉台州崇道觀蔣璨爲淮南路轉運副使。琛不爲秦檜所喜。自鎭江罷去。爲祠官者十二年。

丙子。淮南轉運判官王秬爲父雲請謚。執政乞下太常寺。上曰。若下太常。則又申請遲滯。可特賜謚。卿等便與議定進呈。於是賜謚忠介。左朝散郎王大寶守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是日。執政進呈次。上曰。

王大寶向來曾進詩書易三經解甚有可採朕錄一本留中以進本付中書省此人留意經術卿等可與行在差遣董德元曰臣等方議欲除國子司業上喜曰朕意與卿等適合甚善經筵亦闕官可與兼崇政殿說書　左承事郎張孝祥爲祕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先是秦檜以孝祥父祁爲胡寅所厚命有司按以反謀繫詔獄上祀郊之二日魏良臣密啓釋出之因有是命

丁丑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台州崇道觀宋貺落職以右正言張修論貺天資刻薄恃大臣之知己恣爲不法故也明年十月再貶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陳巖肖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尋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詔舉除名勒停前右朝散大夫武岡軍編管人万俟卨除名勒停前右朝請郎直祕閣南劍州編管人夏洪勒停前右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大寧監羈管人王良存除名勒停前左承議郎象州編管人高穎並放令逐便

戊寅御筆應先統兵官差破使臣軍兵隨年被賞以轉官資者不得以冒賞罪之內代名人依紹興十三年四月八日指揮改正令後準此翌日執政奏臣等未諭此意上曰只爲十三年以前立功將士有曾決配者甚非朕意時上喜見顏閒又曰今後文字有疑處次日可復將上執政又奏熙寧崇寧封占城國王典故上曰昨問客省亦不知此例可依此行之恐失遠人歸附之意　左朝請郎南安軍居住鄭億年再責建武軍節度副使南安軍安置　右朝奉大夫知南劍州沙縣張松就差知瓊州用本路安撫司請也

按明年二月辛卯湯鵬舉論魏良臣章疏稱所薦張松自知縣遣朝輒除郡守與此不同又按良臣今年十一月癸丑方除參知政事抵今二十七日廣西經略司所請必在良臣執政之前當攷

乙卯左朝奉郎通判婺州周方崇爲監察御史方崇海陵人湯鵬舉所薦也　直圖龍閣知紹興府趙士鬱直祕閣知溫州高百之罷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士鬱爲時相家作媒舉婚嫁故連作帥臣進升祕職百之與秦塤爲姻家故驟爲提舉繼守鄉郡公論謂何乃罷之

庚辰安豐軍進蜦鮓白魚御筆朕不欲以口腹勞人可下本軍自今免進翌日執政進呈上曰溫州柑橘福建荔枝去年皆令罷進獨蜦鮓淮白皆祖宗歲進之物朕恐勞百姓所以再降指揮住罷

辛巳左奉議郎知廣德軍王綸守起居舍人綸爲察官以不合檜故峻用之　右正言張修言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黃然傷嫭庸懦昨爲兩浙轉運判官其於漕計漫無措畫將一路常賦妄行折科民苦其擾州郡申陳則曰此曾侍郎指揮也夫何疑焉爲江東提刑案牘積壓一聽人吏乞與宮觀差遣以協人望從之　左朝散郎金安節知嚴州安節爲御史再疏論秦梓罷之由是久廢至是復起

壬午三省樞密院言近歲監司守臣事刻剝重爲民蠹者其事未易縷數撫其尤者則羨餘不可不禁權攝不可不罷苞苴所當戢宴飲所當節欲望申嚴禁約或有違戾仰御史臺監司彈奏重寘典憲庶幾副陛下愛養元元之意上曰此等無非害民者可依此申嚴行下　執政進呈刑部狀開具到前後告訐人右朝奉郎張常先先任江西運判告訐知洪州張宗元與張浚書幷壽詩右通直郎直祕閣汪召錫左

從政郎莫汲並告訐衢州寄居官趙令衿有謗訕語言。右朝散郎范洵告訐和州教授盧傳霖作雪詩。稱是怨望。左朝奉郎提舉兩浙路市舶陸升之告訐親戚李孟堅。將父光所作文籍告人。及有譏謗語言。左從政郎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洧任兩浙轉運使催綱曰。告訐知常州黃敏行不法等事。追官勒停人前右通直郎明州鄞縣丞王肇評告程緯慢上無人臣之禮等語言。致興大獄。並是虛妄。降授承信郎雍端行先任監潭州湘潭縣酒稅。告訐本縣丞鄭玘主簿賈子展因筵會酒後。有嘲訕語言。致興大獄。福建進士鄭煒告吳元美譏訕等事。上曰。此等須痛與懲艾。近日如此行遣。想見人情歡悅。威召和氣。於是並除名勒停。光先送循州。召錫容州。汲化州。洵梅州。升之、煒害州。洧南恩州。肇高州。端行賓州。並編管。洧、鉄子端行、蜀人。祖孝聞。崇寧初舉進士南省第一。坐上書詆斥廢死。父子純。建炎間爲右職。隸趙哲軍。哲誅。子純亦編置。張俊憐之。復授端行一官。至是抵罪。後不知所終。黃敏求自常州對移和州。不知洧所訐何事。端行事迹。以干明清揮麈前錄修入。但錄稱雍安行。恐小誤。鄭玘、賈子展未知何時行遣。此月十一日甲申復官。

詔除名勒停前左朝請郎荆門軍編管人范彥揮、坐作夏日久陰詩。前右朝奉大夫展州編管人王趯、坐書與李光通書及借人。前右朝散大夫夔州編管人元不伐。坐撰造行在言語。特勒停前右承議郎徽州編管人蘇師德。坐其子樗常同祭文。稱奸人在位。除名勒停前右承務郎峽州編管人李孟堅。坐父光所撰小史皆非事實。右承務郎紹興府羈管

人李孟津。坐鼓唱台州人乞管鎮爲知州。除名勒停前右承務郎峽州編管人王之奇、前右承務郎容州編管人王之荀、坐怨謗詔。特勒停前右朝散大夫鼎州編管人閻大鈞坐依附鄭剛中。並放令逐便。詔諸樸買坊場。並遵依常平法施行。如有違戾去處。仰提舉司檢舉改正。此當是爲罷諸軍酒坊酒庫張本。祕書省校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趙逵、左宣教郎通判徽州周麟之並爲著作佐郎。逵仍兼權中書舍人。先是制授占城蕃首鄒時蘭巴懷遠軍節度觀察留後占城國王散官檢校官憲御勳邑如故事。加賜寬衣一對。金帶一條。細衣著百疋。金花銀器二百兩。衣著百疋。銀帛千疋兩。又以其進奉使薩達麻爲歸德郎將。使副見日。皆賜金帶。判官金花銀帶襲衣著。辭日皆賜衣服器幣有差。

甲申。御筆醴泉觀使孟忠厚令行在居住。奉朝請。翌日。參知政事魏良臣奏曰。忠厚在戚里最號賢者。上曰。向來徽宗梓宮須宰相護送。秦檜辭不肯行。遂差忠厚以樞密事護送。脫深不欲以國戚任軍旅及朝廷之事。萬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如太后家子弟。但加以爵祿奉祠而已。良臣曰。陛下聖明。深得所以待國戚之體。詔命官犯罪。勘鞫已成。具案奏裁。比年以來。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今後三省將上取旨。敷文閣待制劉一止落致仕。召赴行在。右朝散大夫直祕閣宗穎行尚書兵部郎中。左朝散郎周葵復直祕閣知紹興府。詔除名勒停前左朝請郎處州編管人郎大受、坐朋附范同。浮

言無稽。前左從政郎武岡軍編管人芮曄。坐賦牡丹花詩怨望。前右從政郎萬安軍編管人楊煒。坐上李光書詆和議。前左迪功郎橫州編管人鄭玭、前右迪功郎肇府編管人賈子展。坐酒後有朝訕語言。並放令逐便。仍與復原官。煒渡海而卒。徽猷閣待制致仕陳橐卒。

乙酉。參知政事董德元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先是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德元器能淺陋。徒以巧言令色。取媚權貴。叨竊進取。既參大政。又以承乏。得權宰執。利興害除。豈能任其責乎。進賢退不肖。豈能任其怨乎。是眞伴食備員者也。望將德元罷黜。以爲貪進無恥者戒。右正言張修言。仰惟陛下聰明。灼見大臣前此專權自恣。一時小人有害於政者。奮由英斷。旋加黜逐。中外之人。得覩朝廷清明。百度鼎新之日。無不歡呼鼓舞。稽顙相賀。其有朋比大臣。欺罔君父。罪狀顯著。物議沸騰。乃尙參與大政。不知引退。可不論列貶竄。以昭天下四海乎。臣謹按參知政事董德元。以猥瑣之才。偶中巍科。大臣當軸。欲其附會。遂啖以要官。至如臺諫、人主耳目之寄。尤非他官比。而德元爲侍御史。與之交通。令儉人往來傳道密意。所喜者卽驟進之。所怒者卽擠排之。羣小得計。相爲黨與。善類惴慄。若無所容。此實臺諫附會以至於此極也。近日聖詔初頒。在位之臣。敢不精白一心。仰承休德。如德元自宜告退。猶洋洋然不以爲恥。處廟堂。與機政。士論切齒。若不亟行罷黜。深慮有誤國事。鵬舉又奏。去歲省闈。德元爲參詳官。偶於謄錄處取號而得秦塤試卷。對衆曰。吾曹可以富貴矣。今房中以得塤之試卷。更相自慶。而德元復對衆又

曰。此卷子高妙。魁等有餘。近日遂接引鄉人之浮浪者。公然鼓噪於市肆中。乞朝廷除德元爲相。是眞不量力。取笑於一時。莫此爲甚。伏乞早賜罷黜。以爲諂奉權貴妄意進用之戒。修又言。人臣之罪。莫大於附會。德元之罪。中外固已知之。懲一勸百。以戒飭在位之臣。誠不可緩也。鵬舉又言。德元權宰臣執事以來。兩月餘矣。才力不逮。知能無取。日甚一日。貪不知恥。況復歷官未久。驟躐政機。徒知歸德於時相。不知恩出於陛下。近日擅支激賞庫錢物。犒設胥吏。誠何心哉。是使胥吏歸恩於德元。不知激賞庫錢物實出於朝廷也。疏入。德元乃求去。上猶以不允答之。奏上。上始有是命。鵬舉又言。德元貪鄙之心。知無不爲。且如近遣王珉出疆。德元遂令其子克正充上節禮物官。令端坐於家。公然循資。殊不知恥。珉之行日。有云。衆人皆有所得。獨參政令嗣。略不念盛寒中萬里之行邪。人皆傳之以爲笑。德元貪鄙如此。尙得資政學士而竊宮祠厚祿。公議謂何。望將德元職名鐫褫。仍將臣前後論列。報行中外。以戒臣下貪得無恥之心。詔德元落職。制略曰。不思臨軒之恩。遂決媚竈之策。間不一歲。來參萬機。權舍人趙逵所行也。

左朝散郎通判明州淩哲、右承議郎添差通判嚴州何溥並爲監察御史。湯鵬舉薦之也。哲、吳縣人。初見紹興十四年七月。溥、永嘉人。初見紹興十二年三月。

溥入見。首論天子之耳目。所恃以周知天下之故者。內則寄之臺諫。外則寄之監司。故監司權與臺諫等。陛下勵精求治。尊用臺諫。言無不從。今茲朝廷之治。可謂肅矣。而臣竊怪州縣之間。貪吏爲虐。搏噬良民。甚於豺虎。監司不問。郡守不訶。往往甘受佞巧。先食其餌。是爲足以當陛下耳目之寄哉。臣愚以爲州縣

之貪吏。郡守不治。而監司得以按之。則郡守當坐縱容之罪。監司不按。而臺諫得以劾之。則監司當受失察之罰。而又每歲校其所按之多寡。以爲殿最之課。如是則非惟監司不容於偏奸。而貪吏亦將斂而不敢犯矣。此非臣意度而爲之說也。比居田里所親見。故敢爲陛下言之。伏望睿慈斷以必行。實惠及民。天下幸甚。從之。（淳熙十三年丙戌下十二日。蓋此日引對所上也）

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鍾世明言。契勘天下財賦。窠名不一。有歸之朝廷者。有歸之戶部者。要之均濟國家之用而已。故朝廷之與戶部。事實一體。戶部闕乏。朝廷未嘗不應副也。比年以來。朝廷每月支降養食錢三十萬緡。又於數內尅還給關子錢。而戶部窠名錢物。又有爲朝廷拘收支用者。戶部所得無幾。欲望特降睿旨。令戶部條具自來支使錢物窠名。撥歸戶部。每月以實關錢申朝廷取旨。貼降。又言。江浙等路。有絕戶沒官等田宅。紹興二十年內。節次著指揮撥赴常平司措置。其間州縣官吏。往往應副形勢有力之家。量力租課佃賃。不惟暗失官課。而州縣又緣此失去二稅歲計之用。乞將上件田宅。盡行出賣。令戶部參照條具申朝廷取旨。並從之。

右承議郎謝伋知處州。（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紹興二年。秦檜之罷右僕射。制詞秦叔后之文。襆職告詞。謝任伯之文。蓋謝姻家也。秦大憾之。先是高宗有親批云。秦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人心大搖。怨謗載路。丁卯歲上詔毀宰執拜罷錄。謂載訓詞也。至乙亥歲。秦復知御札在任伯之子伋景思處作劄子自陳。大概云。陛下是時尚未深知臣。所以有此。乞行抽取。得旨。下台州從伋所追索得之。是秋。又令其姻黨胥泳爲擇酷吏劉景者擢守天台。專欲鞫勘景思。時景思寓居外邑。昔岩山間。景視事之次。日捕吏追逮景思。直以姓名傳檄縣令差人防護甚嚴。景思自分必死。將抵郡城外渡

舟中望見景備郊迎儀。一見執禮甚恭。至館舍。則美其帷帳。厚其飲食。景思叵測。是晚。置酒延佇。坐間笑語極歡而罷。始聞早已得檜之訃音矣。又諭旬。景思拜處牧之命。然終不知所與之狀。謂何也。按此所云。謝克家草秦檜制詞及丁卯歲毀拜罷錄。乙卯歲秦檜乞下台州取索御札。皆小誤。前已辨之。

劉景今年四月乙丑差知台州。詔右通直郎陳祖安令逐便。以刑部檢舉也。祖安初坐不告沈長卿謗訕事。勒歸建州本貫。

丙戌。武泰軍節度使充侍御衞親軍馬軍都虞候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錡知潭州。文敷閣待制知潭州張柄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日。執政奏事。魏良臣言。錡一時名將。久閑。上曰。朕聞其貧甚。昨賜田百頃。仍官給牛種。良臣言。錡有申狀到朝廷。稱官田並撥入常平司。止得荒田數頃。臣已下本州。只就常平田撥賜。欲差帥潭州。見任人張柄與宮祠。上曰。甚善。直祕閣江東轉運副使州石罷。以右正言張修論石緣大臣有父執之舊。濫被任使。貪汚不法也。

辛卯。執政進呈監察御史王葆自劾徐嘉曾與臣議除熹事。上曰。王葆、徐嘉、王復雖言官所薦。皆出秦檜意。想其不自安。須與外任。於是次第罷之。參知政事魏良臣等言。仰惟國家累聖相承。法令全備。以爲萬世不易之典。自比年以來。間有一時申請。權宜而行。其間致與祖宗成法有相牴牾者。臣等近面奉聖訓。國家政事。當並遵祖宗舊制。欲望特降睿旨。令省部節次條具。續降申明指揮。付有司看詳可否。取旨施行。庶與舊法罔或背戾。又言。朝廷假兵思民。於今十五年矣。典章文物。燦然備具。惟是衣冠舊制。猶於近習。競以紫衫爲自便之服。公卿皁隸。混爲一區。甚非所以明等威。定民志也。欲望除諸軍將校許服紫衫外。自餘並依承平舊制施行。仍自紹興二十六年正月一日爲始。皆從之。詔比年諸軍統兵官類多

私役軍士至於託名回易贏軍以茶鹽布帛之屬數配倍取價直因致貧乏可令刑部行下諸軍如或依前違犯在內御史在外委總領官按察劾奏三省樞密院取旨重賓典憲如按劾官司知而不糾與同罪

徽猷閣待制張綱試尚書吏部侍郎　右正言張修爲太常少卿　監察御史淩哲爲右正言　左朝散郎葛立方爲尚書吏部員外郎　葛鄭匯立方文集後云太上更化伯父被召復爲郎數日沈公該始除參知政事而言者乃謂路該之子得之後議該者往往以爲口實而伯父亦卒以此一跌不復伯父既捐館諸孤上書叫閽下其事於吏刑部而吏刑部考覈狀甚白謂伯父除郎乃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而沈該除參知政事乃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　左奉議郎通判紹興府黃中爲祕書省校書郎

中進士廷試第一官州縣近二十年至是始召　御筆敷文閣學士王會落職罷宮觀　後九日勒停　詔應召赴行在臣寮入國門日令卽時具狀聞奏　右朝奉郎通判袁州蔡撙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　撙初見紹興二十二年十一月　左承議郎充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何逢原提舉荊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

癸巳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致仕胡寅復徽猷閣直學士致仕　詔追官勒停人趙令衿復左朝請大夫追官勒停人閻大鈞除名勒停人元不伐復右朝散大夫與万俟卨復右朝散大夫　卨止明年四月庚寅帶右字　范彥輝復左朝請郎李孟堅王之奇王之荀並復右承務郎勒停人蘇師德復右承議郎

甲午敷文閣待制沈該參知政事該自蜀歸召還入見上曰秦檜何忌卿之深該曰臣始用檜薦及登從

列。聖知益深。檜稍相猜。上笑曰。然遂有是命。該首奏曰。朝廷機務至繁。所賴以同力協濟者。惟二三執政。比歲大臣怙權。參樞皆取充位。政事例不關決。宜特詔三省。務各盡誠。以贊國事。時上復親庶政。躬攬權綱。首詔該及万俟卨還朝。已而二人共政。無所建明。益不厭天下望云。　敷文閣直學士知泉州陳誠之爲翰林學士。誠之至泉纔數日也。

乙未。上謂魏良臣、沈該、湯思退曰。兩國和議。秦檜中間主之甚堅。卿等皆預有力。今日尤協心一意。休兵息民。確守勿變。以爲宗社無窮之慶。良臣等唯唯奉詔。　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兼權工部員外郎王珪面對。即日除監察御史。日歷紹興三十年八月。沈介論珪召攝宰士。檜泳逐珪失所恃。巧入湯鵬舉濫陞御史。按前後薦除察官例引對。今日歷所書乃云某官王珪輪當面對。則蓋非薦對也。珪除御史誥詞有云。爾仕於朝。知之者鮮。一言之間。朕乃得之。則非一端所薦可知。又按秦檜死日。宰士止有右司林一飛一員。而曹冠權檢正右司。自去年六月張士襄遷後。更不除人。或者珪所權即左司也。然工部郎官題名。止書珪遷監察。不云珪改權都司。介所云更當詳考。　左朝散郎葉義問行太常博士。　右朝奉大夫王會特勒停。送循州編管。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會初無履歷。特檜與嬸之親黨。致身禁從。出守便郡。置田產於湖、秀。造大宅於平江。三州之物。聚於私宅。恬不知恥。新除右正言淩哲言。會專恃權勢。肆爲貪酷。其知湖州也。民間私造酒醋。斗升之犯。即拘沒家財。逮移明州。益嚴其禁。加之違法橫斂。託名羨餘。貯之別庫。謂之措置。曹泳常唱之於前。已不堪其弊矣。至會復增其數。歲至三十萬緡。於是多置稅場。以掊克商旅。增造酒額。以抑配貧民。以爲未足也。則又侵奪諸司正額之錢。悉充措置之數。及其還朝。席捲而去。帑藏爲之一空。凡典三州。皆二浙膏腴之地。其去之日。公庫所有。多

擇以自隨。所至蕭然。恬不知恤。治第平江。極其華侈。皆出於三州兵民之力。望投簪遐裔。以爲臣子慢令賊民之戒。上謂魏良臣曰。會等所至狼籍。止緣恃秦檜之勢。乃敢如此。可與廣南編置。故有是命。太尉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璘乞赴闕奏事。詔不許。

丙申。執政進呈諸處申到祥瑞。乞宣赴史館。上曰。此等極有不足紀者。卿等宜斟酌。不中理者刪去之。中興聖政。史臣曰。中興以來。言祥瑞者。類多貶秩罷官。紅光有火德之祥。赤芝應建炎之號。禾穟生於枯桔。甘露降於潛邸。此其尤怪誕也。聖論及此。欲屏絕之也。上曰。近日葉義問劄子。極言州縣添差官之弊。所給俸祿。皆生靈膏血。豈得不爲民害。祖宗舊法。止宗室戚里添差遣。及比年因軍中立功人。雖軍校將例與添差。除此外。當盡罷去數十人。不無怨嗟。然愛惜民力。要當如此。魏良臣等言。容續次修具取旨。熊克小歷止書詔罷添差官五字。左朝散大夫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賀允中守太常少卿。左朝奉郎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楊椿誠祕書少監。左朝散郎呂廣問爲尚書禮部員外郎。三人皆爲秦檜所抑。久於外。故上擢用之。左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蕭振充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時上既蠲蜀民舊逋。而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符行中督責甚峻。蜀人怨之。雙流令馮光邦賊殺不辜。爲監司按治。行中以光邦爲秦檜所厚。反坐告者杖脊編管。朝廷知其不可任。乃召行中還。而復用振。降授左朝請大夫。折彥質復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左文林郎衢州州學教授胡沂、左從政郎宣州州學教授葉謙亨並

爲祕書省正字。右奉議郎莫濛復爲大理評事。左承議郎通判盱眙軍祝閎行宗正寺主簿。左承議郎朱夏卿行司農主簿。閎、德輿人。夏卿、勝非子。皆用近臣薦。故有是命。閎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除盱眙倅。其後言者論閎知海鹽縣。作將覺堂。由此除宗

源恐誤

左從政郎范成象行太學錄。成象、成大兄也。責授左承事郎將作少監分司南京朱翌復左承議郎。充祕閣修撰。降授右承務郎趙汾復右承事郎。特與改正過名。汾還家而卒。除名勒停人高穎復左承議郎。吉陽軍編管人胡銓量移衡州。從刑部檢舉也。直祕閣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齊旦、直祕閣添差通判平江府王伯庠並落職放罷。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旦奴事權臣。減尅鹽本錢。以資妄用。伯庠以王會親戚。寡廉鮮恥。違法貪饕。故皆黜之。鵬舉又奏右承事郎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康與之贓濫尤甚。右宣教郎江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徐楙初受秦檜奏補。即在行在守官。撰造言語。檜酷信之。嘗中害張宗元、范彥輝與之頃在平江干求州縣。稍不如意。遂撰造言語。致周三畏放罷。蘇師德編管。伏乞重加竄殛。以爲臣下贓汚告訐之戒。詔並除名勒停。與之送欽州。楙高州編管。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鍾世明言。近年民間銷毀錢寶。法禁雖嚴。尚未止絕。蓋緣出賣器皿。其利不啻數倍。今措置欲責令州縣。應街市見賣銅器者。限半月並拘催入官。嚴行禁止。其犯人不論輕重。並押赴鑄錢監充役。官吏知而不覺者。從違制論。仍行放罷。論逐路坑冶興廢不常。難以立爲永額。近來鑄錢司督責嚴緊。往往銷錢爲銅。上下期於脫責。今欲令逐路提刑司選官檢視坑冶所出多少。令分數認納。不得勒

抑其全無所出去處。卽保明申朝廷放免。又近來錢寶。多有流入外界。蓋緣場務官司利於收息博易。今欲嚴行禁止。如有透漏。其巡尉幷場務官司知而不覺者。以違制論。仍行放罷。犯人許諸色人及徒伴告首。卽以隨行財物多寡全行給賞。民間有銅寶與廢去處。官司量支貸。聽人戶隨多寡輸納。不得抑勒。庶幾諸處銅坑。不致隱蔽不告。其金銀等坑及膽水與廢處。乞亦依此施行。從之。

丁酉。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右通直郎知眞州陳正同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覽除目曰。今此差除。皆合公議。自兩月以來。卿等除用人材。元盡公。想見外議皆以爲當。如朕未嘗容纖毫之私於其間。若行公道不變。天下何憂不治。上又曰。近日兩浙、閩廣市舶司及四川茶馬諸處進貢眞珠文犀等。此物何所用。當批出禁。御史臺主簿張賢爲國子監主簿。右通直郎陳洪爲太府寺主簿。洪、義子也。詔直祕閣知荆南府孫汝翼專恣妄作。直祕閣都大主管四川茶馬鄭霖職事不修。唯務掊克。可並罷。直祕閣新知無爲軍張永年罷。以淮南轉運判官王秬奏其以權貴姻連得貼職。而不請避父名也。詔監司約束所部州縣。受納秋苗。不得過加收耗。先是監察御史王珪以大宗正丞入對。言今之急務。莫先於富國。榕民。今四境無虞。干戈不用。而小有水旱。一方之人。多致流離死徒。不能自存。且以目前利害言之。蠹民之財。莫甚於輸納二稅之弊。大率加耗之入。或過於正數。官收一歲之賦。而民輸兩倍之租。中下之家。逃租棄產。漂寓他鄉者。往往而是。朝廷雖申嚴約束。而州縣公肆斂取。無所畏憚。唯其所說。可以藉口。循習之久。不以爲怪也。臣愚以謂莫若度州縣所用多寡之數。立爲定例。

使上下通之。此外不得分毫有所須索。必重寘典憲。不唯少寬民力。亦使官租易辦。公私之利。無以踰此。故有是命。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霍蠡復直徽猷閣。爲京西路轉運副使。左朝請大夫熊彥詩知鄂州。左中奉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葉三省復直龍圖閣。除名勒停人王趯復右朝奉大夫。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岑復左朝散大夫。

戊戌。敷文閣待制劉一止充敷文閣直學士。依舊致仕。一止被召至國門。病不能拜。復求去。乃有是命。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朱三思罷。以右正言淩哲論其諂事王會。遂得教授宮學。會之去朝。復附曹泳。以短卷密疏人事於泳。多非其實故也。

己亥。金國賀正旦使奉國上將軍太子詹事耶律歸一、副使左中大夫行大理少卿馬楓見於紫宸殿。詔傳醴泉觀使信安郡王孟忠厚押百官班。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張浚判洪州。寶文閣學士張燾知建康府。浚以母憂不赴。端明殿學士新知建康府程克俊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左中大夫知洪州王師心復敷文閣待制。知荊南府。左朝奉郎通判筠州劉章爲尚書司封員外郎。左朝奉郎通判廬州張晟爲司勳員外郎。上覽除目曰。晟會稽人。前日論本府科買箭笋擾民。想有曹泳、趙士鬱所爲。魏良臣曰。不獨越之箭笋。如平江之洞庭柑。每對直二十。宣之蜂兒。每斤三四十千。多是科買。民極苦之。皆郡守無狀。以此取悅權倖。上乃詔悉罷之。因曰。朕平時未嘗毫末有取於民。如日用紙亦不委臨安府。只令人買於市肆。便得佳者。良臣等曰。陛下聖德恭儉如此。雖古帝王何以復加。昭信軍承宣使

潘端卿依舊帶御器械。

庚子。詔御前諸軍都統制可依見在管軍法。不許出謁及接見賓客。內兼州事者係本法。

辛丑。詔殿前馬軍司元差軍兵一百人充秦檜不充白直。可令逐司拘收歸軍。加封漢將龐統爲通惠威烈侯。廟在榮州。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二十有一人。諸路斷大辟二十一人。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居南京。卽都汴。遣參知政事馮長寧爲留守。經畫修內。未幾大火。宮室悉爲所焚。亮大怒。降長寧爲庶人。尋杖之死。於是遷都之計稍緩。此據弒亮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一

【紹興二十有六年】 歲次丙子，金海陵煬王亮正隆元年。 春正月 按是月癸丑朔。丁未，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樓炤知宣州。右朝請大夫知信州黃仁榮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仁榮、浦城人也。上曰：信州亦須擇人。昨宰臣搜水晶極擾人。如林機尤無狀。魏良臣等曰：紹興初，徐康國爲浙漕，進台州螺鈿椅桌，陛下卽命焚之。至今四方歎誦聖德。上指御座曰：如一椅子，只黑漆便可用，何必螺鈿。又曰：往日宮殿幕帟皆文繡，朕今並不用。土木被文繡，非帝王美事。魏良臣曰：漢文帝所以稱賢君，正由節儉也。戊申，左朝散郎張九成復祕閣修撰，知溫州。直祕閣新知廣州陳璹知湖州。九成謫居十四年，談經自樂。學者尊之。上覽除目曰：九成昨在經筵講書及西漢災異事，秦檜不樂，以此遂去。璹本檜所薦，謂其材可作帥，後自桂州召來，不旬日遣去，不曉其意。魏良臣曰：人多推其材可用，上乃從之。陳璹桂州召還事見紹興二十二年九月。溫民久困重斂，斛米匹絹，輸者率倍其入。九成曰：重斂以疲民，二千石責也。斗尺皆立定例，民大悅。端明殿學士折彥質知廣州。直祕閣知湖州郭珹充祕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左朝散郎徐林守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己酉，左奉議郎樊光遠爲祕書丞。左朝散郎邵大受知太宗正丞。光遠以論事忤秦檜，去國十六年。上欲

用爲臺官故召左朝散大夫傅雱知韶州

辛亥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王珉、權吏部侍郎徐嘉龍時珉等使北未還而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二人皆以諂事秦檜故驟爲臺諫無一言彈擊奸邪無一事裨補時政不修人臣之禮不識事君之義可謂甚矣委之爲使公然受所差官每員金四十五兩以爲定例更抑勒使臣陪買私覿其無恥如此一時傳播以爲笑談乞賜罷黜以振起禮義廉恥之風故有是命　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今科舉之法名存實亡或先期以出題目或臨時以取封號或假名以入試場或多金以結代筆故孤寒遠方士子不得預高甲而富貴之家子弟常竊巍科又況時相預差試官以通私計前榜省闈殿試秦檜門客孫兒親舊得占甲科而知舉考試官皆登貴顯天下士子歸怨國家伏乞申嚴有司革去近弊如知舉參詳考試官乞臨御筆點差以復祖宗科舉之法從之　左通直郎新擬差知平江府崑山縣李庚充御史臺主簿庚臨海人湯鵬舉所薦也

壬子祕書省正字兼權國子司業張震言太學前廊職事於今有不次選之文比來多有不安分者多方請託濫居其列乞立爲定格以上舍有行藝者充不則取之內舍庶息謗議從之　尚書省言近年所在稅務收稅太重雖屢降指揮裁酌減免而商賈猶不能行蓋緣稅場太密收稅處多欲令戶部行下諸路轉運司開具將相去連接之處裁酌減併以寬商賈如縣道稅務不可減卽與免過稅仍許豁除省額如此則商賈行而貨財通矣從之　右朝散郎知復州章囂言湖北、京西州縣有戶口稀少去處欲每一都

人戶若不及五大保處。卽合併接鄰近都分人戶。通行選差都保正一人催稅。戶長亦乞通行顧募。俟人戶各及一都之數日。仍舊差選。責使歸業人戶。安業耕種。實爲利便。刑部尙書韓仲通看詳依所乞。其淮南東、西路亦合一體施行。詔戶部行下。　降授左朝奉大夫揚揆復左朝散大夫。直祕閣。尋知全州。　詔承信郎殿前司自效郭振累經赦宥。可與復元官。除落過名。差充將官。

癸丑。詔州縣有犯彊竊盜。須管督責巡尉嚴限收捕。不得抑令鄰保出備賞錢。所通竊藏及寄贓等人。州委通判。縣委知縣。親行審問詰實。方得勾追。如有虛妄。加本罪一等。若承勘官司教令供通人吏決配。勘官取旨斷責。時言者謂諸縣巡尉不用心捕強盜。反令鄰保備賞捉捕。百端擾之。及捕到官。卻令攤有力之家。悉追入獄。恣行乞取。望嚴禁止。上曰。朕深知之。惟得一好守臣。此弊自革。不得人。約束雖嚴。不能禁也。於是降旨行下。　翰林學士陳誠之兼侍讀。尙書吏部侍郎張綱兼侍講。起居舍人王綸兼崇政殿說書。自秦熺侍經席。講讀說書官多以臺諫兼之。至是悉命從官如舊制。　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行侍御史。左朝奉郎通判宣州沈大廉爲監察御史。大廉、永嘉人也。　左朝散郎通判廣州汪應辰守尙書吏部郎中。　右承議郎張嶷送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右正言淩哲論嶷刻薄忮忍。果於爲惡。諂事曹泳。相爲腹心。泳所不快之人。則誣以不測之罪。付之棘寺。嶷每得之。必極力煅煉。傳成其獄。今雖外任。指揮未嘗顯正其罪。士論未厭。故有是命。　是日。執政始入新第。東位魏良臣居之。中位沈該居之。西位湯思退居之。於是良臣等稱謝。上曰。比年執政府上漏下溼。蓋不堪居。卿等曾到京。見宰執入位。諸事如法。所以待天

下賢俊禮當如此。

乙卯。尚書省勘會命官諸色人犯罪過赦恩。本斷刑名。合行原免。刑部尚書具例請降特旨。并不遇赦。合奏裁之人。亦具重例請降特旨。未稱寬恤之意。今後併令刑部遵赦條施行。其不遇赦合奏裁案狀。不得一概擬例請降特旨。如事理重害。即具例申省取旨。詔孟庚、路允迪家屬令信州、廣德軍並放逐便。以尚書省檢舉也。

丙辰。執政進呈新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張浚丁內艱。上曰。士大夫起復非美事。所以敦孝行。厚風俗。惟軍中人乃可耳。少傅寧遠軍節度使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言。本司諸軍入隊官兵。依時教閱。不曾有闕人數。兼無私役軍士。外逐軍雖有酒坊解庫房廊鹽米等舖。各和雇百姓開張。依市價出賣。即不曾敷配軍士。皆係外入利源。內主管錢物。係不入隊人逐軍統制等掌管。各有簿歷。製造軍器舟舡、軍裝、買馬、修蓋寨屋。添支激犒。盡是贍軍。不可暫闕。並無分文私用。別無違戾。委是難以住罷。臣今將自紹興十一年至今年終諸軍收支過錢數。謹具進呈。伏望特降睿旨。除前項實係贍軍回易。許令依舊外。其私自違戾去處。即依已降指揮施行。詔解庫房廊官莊藥舖。並令本軍召募百姓開張種佃。即不得役使兵士。餘依已降指揮。其舊係買樸坊場。令常平司拘收依條施行。如係城郭開張酒店。令戶部總領司拘收。先是參知政事魏良臣建請罷諸軍回易事已行。故存中以為請　二月丁巳降旨不行。左朝奉大夫王葆知

廣德軍左議郎王復知臨江軍。二人皆秦檜時爲御史。至是出之。　左朝散大夫楊樸（樸資陽人。已見。）爲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　是日。沈該進呈蜀中人材。上曰。蜀人多能文。然士人當以德行爲先。文章乃其餘事。該曰。誠如聖訓。

戊午。少傅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信安郡王孟忠厚遷少師。判平江府。

庚申。築兩相第於都省之北。　是夜。雷。

癸亥。權尚書工部侍郎丁婁明罷。以侍御史湯鵬舉奏婁明徒以秦烜之妻父。遂躐清要。四方不服故也。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黃唐傅復徽猷閣待制。唐傅爲呂頤浩所喜。故秦檜久抑之。　左朝請大夫直祕閣林大聲知鎮江府。　左朝散郎嚴抑知信州。　右奉議郎王義賓言。竊見故建寧軍承宣使解潛。歷事四朝。十任方面。頃守代州。首抗議燕山之役。已而得罪罷黜。逮漏聖嗣位。復加擢用。建炎間。盜賊蠭起。分鎮荆南。首尾六年。尋蒙召還。三總環衛。昨緣與大臣不合。以祠祿罷居平江。後來知府王曄到任。承其風旨。媒孽以事。責南安軍安置。含恨而死。今其子亦已物故。諸孫零丁。煢然在遠。伏乞許令歸葬。不使宣勞之臣。遺骨遐裔。實公朝美事。從之。　詔武功大夫福州觀察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丁禩、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兩浙西路兵馬都監朱珪並罷見任。其已轉左武大夫并禩改差江東副總管珪改差江東兵馬鈐轄指揮。更不施行。是先秦嬉援張浚家給使例乞轉官。詔依所乞。權中書舍人趙

達巳草詞。趙逵外制集敕朕於大臣死生之際。未嘗不用其極也。既旌其忠。卹其家。猶以爲未也。而又錄宿所指令之人。崇其官而顯其身。豈非以示朕體貌始終不替之眷也歟。禩等服勤吾丞相府久矣。廢而恩加焉。故畀以戎麾。遷秩超資。恩意甚渥。益勤忠孝。無斁無怠。而權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沈虛中言。禩等於國家曾無橫草之功。超資越授。僉論不平。故有是命。

甲子。故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追復觀文殿大學士。故責授左朝散郎祕書少監分司南京贛州居住孫近。按近紹興十四年四月已復左朝散大夫。落分司。十四年六月再降授左朝散議郎。依舊宮觀。未知何時又責祕少。當考。故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鄭剛中並追復資政殿學士。故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永州居住汪藻追復顯謨閣學士。先是右正言凌哲論。迺者郊丘肆赦。凡命官因事編置流竄之人。輕者原放。重者量移。或乃盡復原官。還其職任。四方萬里。莫不歌詠載路。鼓舞增氣。甚盛德也。然臣尚念有負罪之死。越在異土者。未蒙檢舉施行。欲望特命大臣。量其原犯事因。條具以聞。取自聖裁。以次權行。庶幾深仁厚澤。下漏泉壤。及是宰執以刑部狀進呈。上曰。遷謫之人。自郊祀赦降。及節次檢舉。盡行牽復。士大夫翕然稱快。魏良臣等曰。陛下深仁厚澤。昭天漏泉。天下幸甚。因奏孫近亦已死於貶所。上爲之惻然。又進呈胡思先因沮壞經界得罪。乞復元官。上曰。經界事、李椿年主之。若推行就緒。不爲不善。但恐反以爲擾。今諸路往往多中輟。良臣曰。臣昨備員廬州。親覩其害。嘗以五事歷陳。時宰意頗不樂。上曰。須得一通曉經界者款曲議之。於是鼎等皆復舊職。而思亦復左朝議

大夫。故左朝散大夫昭州編管人洪興祖特贈直敷文閣。侍御史湯鵬舉言。臣恭覩紹興元年正月十四日聖旨。今後不歷知縣人不除監司郎官。不經外任人不除侍從。立爲永法。以革重內輕外之弊。此陛下加惠庶士。一均覆幬。帝王之高致。萬世之良法也。自茲後宰臣容私。公不行。非親與舊。非奸與佞。安得與侍從之選。豈容曾任知縣者得除監司郎官耶。臣伏乞睿旨申嚴宰執。使良法美意。不爲空文而推行之。以革重內輕外之弊。以慰安臣下之心。上可其奏。因諭輔臣良臣等曰。士大夫往往輕外重內。親民之任。莫如縣令。若取其有治狀者陞擢之。則人皆盡心。良臣等曰。祖宗故事。不曾歷三路轉運。不得除三司。正欲其練歷上曰。如從官須是曾歷外任。宰執皆自此選。若練達政事。通曉民情。則事事可裁決。監察御史周方崇爲殿中侍御史。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孫道夫爲尚書吏部員外郎。左朝散郎唐文若行光祿寺丞。文若、庚子也。庚眉山人。大觀中京畿提舉。右承議郎新通判嘉州黃貢改知綿州。貢舉進士。爲四川類省試榜首。用鼎甲恩授職官。終更例當改秩。時秦檜當國。或勸以姓名自通。貢曰。進退有命。枉道何益。從外銓調。嘉州州學教授。用舉主考第改官。從宦二十年。始得郡倅。及是沈該以其名聞。乃有是命。而貢已卒矣。貢仁人。壽。初見紹興五年。左奉議郎新通判彭州虞允文改知渠州。允文、祖子。沈該所薦也。按孫道夫、唐文若、黃貢及允文。卽沈該所呈蜀中人才也。乙丑。吏部侍郎張剛言。監司所以督責守令。而比年以來。所有奸貪不法。未嘗有按發者。此無他。蓋由資淺望輕。而不敢誰何。或以識暗才劣。而不能廉察也。欲望今後監司有闕。須擇七品以上清望官。或曾經

朝廷擢用。或曾任郡守。治狀顯著者。爲之所貴位望兼重。而可以付之權。材能已試。而足以舉其職。庶守令皆知奉法。不負陛下宵旰圖治之意。從之。左太中大夫知婺州李椿年罷。以右正言凌哲論其所至刻剝陰取係省錢名爲平準務。盡籠一郡之貨。侵奪百姓之利。復以官錢貸與民。日收其利。謂之放課。及結甲納苗米。置圈令市猪羊等。凡十數事。故黜之。忠翊郎閤門祇候劉勳、秉義郎閤門祇候劉愿爲閤門宣贊舍人。

丙寅。皇伯左朝請大夫趙令衿爲明州觀察使安定郡王。直祕閣新知紹興府周葵權尚書禮部侍郎。

左朝散郎知筠州淩景夏守軍器監。景夏入對。言陛下臨御以來。留神刑獄。屢下明詔。戒飭治獄之吏。薄海內外。同心愛戴。然而有司拘於法。如大辟前勘官吏收坐者。有一案推結之文。歷時既久。官吏或有事故。或在遠方。文移取會。動經歲月。坐獄之人。不免淹繫。臣待罪筠州。本州見禁婦人阿羅殺夫陳德公事。大情已定。獄案已上。正拘此條。未有決遣之期。臣契勘阿羅自紹興二十一年入獄。今已五年。欲望睿慈。委刑部取案看詳。如阿羅情節別無未圓。先降指揮檢斷其前勘不實官吏。續次施行。仍乞立爲定制。庶不致久淹刑禁。仰副陛下哀矜庶獄之意。從之。

左奉議郎知泰州海陵縣馮舜韶爲監察御史。上監秦檜擅權之弊。遂增置言事官。時何溥、王珪、沈大廉與舜韶並爲察官。而湯鵬舉、周方崇、淩哲爲臺諫。察官具員。近世所未有。左從事郎監車輅院趙雍充敕令所刪定官。雍、密子。初見紹興二十四年四月。特勒停新州編管人曹泳移吉陽軍編管。左通直郎知台州劉景、右朝請

大夫知楚州盧適並罷侍御史湯鵬舉論泳懷奸挾勢狗蔽不食其餘頃爲衢州酒稅官正以賊敗監司按之劉景翬三四人與之營救及景倅廣州而泳已權戶部侍郎遂竭廣州之士宜以厭滿泳所欲泳遂薦景於樞而得台州盧適父益之爲樞密也泳爲之使臣泳叨竊從官遂除楚州臣竊爲泳之過惡其在兩浙爲漕臨安爲守將官錢官物餽送樞之父子及墳井婦僕等於常例外輒更增添如買花石獻時新搜求難得之貨不可縷數至爲戶部侍郎卽以正入窠名錢物用充羨餘將合收財用擅申住罷以釣時譽是誠何心哉論其公取竊取又不可以數計臣又採公論以謂李光若無罪犯遠竄海島而泳罪惡貫盈止貶新州乞將景適特賜罷黜將泳竄之海上以爲臣下朋比之戒故有是命

丁卯右朝請郎孟克知大宗正丞翌日又以其弟右宣義郎嵩爲軍器監主簿二人皆忠厚子也

戊辰執政進呈諸州除免黃河竹索錢因及鄭作肅昨因乞蠲免竹索錢宰臣見怒致臺臣論列取勘上曰君相之職本以爲民民間利病豈可不理又進呈戶部供具到諸路拖欠紹興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錢物欲行除放上曰若只倚閣州縣奚緣爲奸又復催理擾人卽與除放甚善樞密院編修官吳堉言頃因臣僚建議增置民事之科應緣民事被罪者並不得注知州軍通判知縣差遣夫守令通判親民之官苟有所犯未有不干涉於民者使其人實有奸貪而犯贓私之罪則加以重法固不足恤萬一素行廉勤偶陷公過而或傅致於民事逐令終身不入親民之選則人才必有廢棄者豈不重可惜哉又況刀筆之吏因此執疑似之迹故生沮難或致交通賄賂爲害不細一時權臣欲專予奪之柄故不肯遽罷但令申

取朝廷指揮。殊不以紊亂祖宗法度爲意。欲望睿旨。將吏部民事一條。早賜蠲除。所有百官注擬及公私贓物罪格法。並依舊制施行。庶幾法令簡明。易於遵守。從之。左朝議大夫直祕閣趙令詪陞祕閣修撰。知台州。令詪既封安定郡王。至是以爵讓其從兄令衿。故有是命。宜州觀察使知金州姚仲爲清遠軍承宣使。以積閥遷也。詔昭化軍承宣使知閤門事錢愷所生母太碩人田氏特封永國太夫人。張遇之寇眞州也。秦魯國大長公主家人頗爲所掠。故田氏亦失所在。其後愷於淮南求得之。至是愷以任子恩四資請益其母封號。遂有是命。戶部言。今年分民戶畸零租稅。欲令依見行條法。折納錢價。如願與別戶合鈔納本色者。聽。秦檜之未薨。晝者令州縣不得合零就整。元旨在去年十月。至是兼權侍郎鍾世明以爲恐。奉行抵牾。卻致擾民。遂從之。

己巳。詔昨降指揮。已得差遣人。限五日出門。並已有差遣及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紹興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敕。又文武官應得酬賞。及選人依法改官。令吏部先次開具格法。申取朝旨。紹興二十二年八月九日。郡守年及七十之人。許自陳宮觀。紹興二十三年十月二日。逐項更不遵行。從吏部請也。詔江、浙、荆、湖諸路。自紹興二十二年以前未起諸色錢物租稅等。其形勢幷第二等已上有物力之家。見欠數目。並與除放。令州軍日下銷落簿籍。如巧作名目催理者。監司按劾取旨。重作施行。

庚午。左朝散郎劉嶸爲大理正。左朝奉郎何涇、左奉議郎楊邦弼並爲大理寺丞。三人嘗爲禮官學官。上覽除目曰。理寺官俱無出身。正宜參用士人。又進呈近來士風委靡。諂諛奔競。至有已得差遣。而屢求換易。不量資序。而超躐干請者。上曰。風俗人才。正當今急務。似此之人。可具名聞奏。當議黜責。遂降詔如所請。左朝奉郎通判肇慶府黃公度引見。上曰。卿官肇慶嶺外有何弊事。公度曰。廣東西路有數小郡。如貴新、南恩之類。有至十年不除守臣者。權官苟且。郡政弛廢。或不半年而去。監司又復差人。公私疲於迎送。民受其弊。上曰。何不除人。公度曰。蓋緣其闕在堂。欲者不與。與者不欲。上曰。若撥歸部。當無此弊。遂以公度爲考功員外郎。左中大夫知常州沈調知揚州。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榮薿知常州。

辛未。左承議郎新知黎州唐耜入辭。耜言。臣所治黎州。控制雲南極邊。在唐爲患尤甚。自太祖皇帝卽位之初。指輿地圖。棄越巂不毛之地。以大渡河爲界。邊民不識兵革。垂二百年。昨蒙遣鍾世明裕民川蜀。蠲減虛額。人受其賜。更乞降詔撫諭。庶幾蜀民扶老攜幼。共聞德音。上曰。卿嘗上書論列。頷首者久之。耜、重子也。

祕書省正字兼權國子司業張震言。仰惟朝廷行寬大之政。異時士大夫以疑似涉謗。皆以赦除。流落者得生還。除名者得仕宦。人神歡悅。天下翕然。此治世之事也。竊見昨降指揮。取索福建、四川等路。私雕印文書赴監看詳。取之未已。恐妄以私意。將近世名公文集。盡行毀板。不問是非。玉石俱焚。眞僞兩失。不足以稱朝廷寬大本意。欲乞特降指揮。令福建、四川等路。如有私雕印文字。委自所屬依法詳定。更不須發赴國子監。及提舉祕書省。庶幾知聖朝無有所諱。天下幸甚。從之。

二月癸酉朔。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才邵入對。才邵言。近年以來。居監司郡守之任者。多迎合大臣私意鎮靜之說。專務因循。無所舉劾。遂使郡縣之間。奸貪官吏。倚法營私。以困斯民。民間受弊。莫甚於受納、追催差役三事。米則多加合數。絹則抑取輕錢。計其浮費。已過正數。追催官物。本屬戶長。今則遂至於差士豪土軍。鄉民驚擾。民間田業。自經界之後。稅產高低。灼然易見。差役自上及下。夫復何疑。猾吏意在求賄。每闕一名。必追十數戶。請求脫免。所費不貲。觸類而隨長之。端緒實多。爲害不一。望委諸路監司。廣加詢訪。凡民間利病。官吏侵漁。無有巨細。咸得以聞。仍乞類聚委官看詳。條具本末。取決聖裁。詳爲法禁。實天下之幸。上可其奏。曰。此三者。皆民間大事。宜速行之。是日。金主亮大赦。改元正隆。制詞略曰。顧赦宥之爲弊。在史籍以具陳。又常念無知之民。多誤入有司之法。慮或罹於窮杜。宜並賜於哀矜。庶導至和。肆因更始。自正隆元年二月朔以前。除正謀反大逆殺祖父母父母外。咸赦除之。此據耿延禧本。

甲戌。執政進呈太府少卿兼權吏部侍郎許興古看詳右奉議郎魯冲上書論郡邑弊事云。臣前任宣興縣漕計。合收窠名。有丁鹽錢。坊場課利錢。租錢、地錢、租絲租紬錢。一歲所入。不過一萬五千餘緡。其發納之數。有大軍錢。上供錢。糴本錢。打觔錢。軍器物料錢。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支不啻三萬四千餘緡。又有見任寄居官請受。過往官兵批券。與非泛州郡督索拖欠。略無虛日。與古看詳。州縣若造觔隻。須經三二十年可用。又國家休兵既久。諸州不輟打造軍器。及發納料物數不少。又諸軍亦以土產錢不住兼造。似

亦不闕，欲望量與減免。沖又論：今之爲令者，苟以寬恤爲意，而拙於催科，旋踵以不職獲罪而去，頗能迎合上司，一以慘刻聚斂爲務，則以稱職聞，是使爲令者終日惴惴唯財賦是念，祈脫上司之譴，朝不謀夕，亦何暇爲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者哉！與古看詳。沖所論誠中今日之弊。今銓曹有知縣縣令共二百餘闕，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民事被罪，所以畏避如此。今若罷去獻羨餘，除放民間積欠，與夫以民事被罪之科，及慎擇守臣，戒飭監司，奉法循理，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仰稱明天子寬恤愛民之意。上可其請。曰：累年所造軍器，內庫已如山積，諸軍亦自製造，諸州每歲發納物料，可與減免，所役工匠太多，亦宜減放發還。於是批旨行下。三月丁卯施行。權尚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罷。以侍御史湯鵬舉論其省試參詳官私取秦塤，且素無廉聲，巧貪富貴，不當留在侍從故也。左朝請大夫劉才邵權尚書工部侍郎。

乙亥，上曰：近榮州守臣費庭論蜀中隔槽酒甚擾民，當是時張浚、趙開以軍興窘於財用，濟一時之急耳。今休兵既久，內外無事，自合更也。魏良臣曰：已令鍾世明詳之矣。上曰：須下本路漕臣，方能盡其利害。上又曰：四川交子亦有弊，如沈該稱提之說，但官中常有百萬緡，遇交子減價，自買之，即無弊矣。先是建炎中，趙開爲四川大漕，始變酒法，置隔釀，設官主之，其法聽民就務分糟釃賣，官計所入之米而收其課，行之既久，酤賣虧欠，則責入米之家認定月額，不復覈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以爲病。庭安仁人，時以左朝

奉大夫除知榮州。前四日入辭。因奏其事。上問之。庭曰。酒戶入易出難。必至傷殘而後已。從其便則無難矣。上曰。當付之漕臣。於是命總領所與諸路轉運司措置。明年正月辛亥申到。何俌龜鑑總所征權之增。茶交場子之造。條具錢穀。裁節浮費。趙鼎言之大禮錢帛各令減半。沈該言之。至論折閱稱提之說。乃謂但得官中有錢百萬緡。遇減價則用錢自買。方得無虧。以此理財。而財無不豐矣。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鍾世明論四川諸縣預借賦稅之弊。乞下四路轉運司覈實。如借及一年者。分作四料。及二年者。分作八料理折。庶寬民力。州縣亦不闕乏歲計。支用自後輒敢預借。及不與民戶理折者。並令按劾。仍許越訴。他路或有預借去處。亦乞依此施行。從之。戶部言。江浙、湖、廣、四川、福建諸路常平司拘收到戶絕沒官田宅。除見佃人已添三分租課。並令依舊承佃外。餘依今來措置出賣。從之。宣撫使均州觀察使內侍省押班康謂卒。特贈保信軍節度使。賜謚忠定。

丙子。詔曰。自今奉使所辟三節人。先具名申三省樞密院。次第審量。仍令國信所覺察。先是淮陽軍流寓進士單鎡言。古之遣使。揆度人才。能稱其任。比年以來。爲奉使者。不問賢否。惟金多者備員而往。多是市廛豪富巨商之子。果能不辱君命乎。奏下後省。沈虛中時權給事中。看詳以聞。至是行下。

丁丑。右朝請大夫新知濠州周紱言。監司郡守聽歲舉部內官吏。欲其別白賢否。激勸士類。近年以來。或獨援於親黨。或先通於賄賂。或專奉於權勢。遂致貪汚庸懦之人。常得與薦剡之列。而清白強明之吏。既不能阿媚以取知。往往有終身困於選調而不復進者。欲望嚴戒監司郡守。各存公道。庶幾賢者知勸。不

賢者知退。魏良臣奏。比年間有前執政合歲舉官。亦或冒濫者。上曰。前執政尙如此。不若因此併與戒約行下。詔諸軍贍軍回易。令和雇百姓管幹。毋得役使官兵。其樓買酒坊酒庫。各許立一界。俟界滿日別取旨。時參知政事魏良臣建議盡罷諸將回易。未得旨。而江東轉運通判趙公智遽行之建康軍中。尋又行之池州。公智與良臣姻家。諸將皆以爲不便。上聞。遂寢其事。

戊寅。又詔元占官兵願離軍者。可罷名糧。不願者拘收歸軍。如依前隱占。重寘典憲。

己卯。詔諸路州軍以前舉解試流寓終場人數紐計及土著。令取放一人之數。卽與添解額一人。或零分及流寓人少。以土著所解人十分爲率。及三分亦解一人。並通立爲額。已後人多。不得過今舉所取之數。用荊湖北路轉運判官程敦臨請也。起復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武當軍承宣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耕卒。昭慶軍承宣使殿前司右軍統制岳超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充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池州都統衙內係去太平州三字未知在何年月當考。

詔宣政使保成軍承宣使宋唐卿特贈淸遠軍節度使。賜謚恭靖。

庚辰。執政進呈權刑部尙書韓仲通看詳知雷州趙伯樓所奏廣西州軍經制等窠名銀。皆是括率百姓。隨稅均敷。欲令今後只依市價收買。不得敷民。上曰。此豈可不禁。上又曰。朕聞蜀中銀價高比江、浙間過一倍。如劉宴掌邦計。懋遷有無。低昂適中。方是理財之術。可令有司措置。毋致枉費。右正言淩哲言。國家自祖宗時。凡進奏院若朝廷之號令政事。注擬賞罰之類。皆付之郵傳。播告天下。比年以來。用事之臣。

乃令本院監官先次具本納於時相謂之定本動輒旬日俟許報行方敢傳錄而官吏迎合意旨多是刪去緊要事目止傳常程文書偏州下邑往往有經歷時月不聞朝廷詔令切恐民聽妄生迷惑有害治體望將經奏院定本頒行龍去以復祖宗之舊以通上下之情從之晉又云守令以修造爲名頻破官物虛沒入己監司屬官廣占兵級坐耗廩券命官之任及解官妄指遠僻之所多請願直寄居官俸給往他州重疊冒請等四事乞嚴立法禁違者計贓坐罪皆從之

癸未保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公裔爲華容軍節度使　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趙公智龍以侍御史湯鵬舉論其貪鬻也自是魏良臣不安於位矣　左中大夫段拂薨特輟視朝一日

甲申執政進呈權刑部尚書韓仲通看詳知鬱林州趙不易便民五事內雷、化等州民間納苗多令折錢擾民爲甚欲令並納正色上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之財乃國家之外府安可盡取但藏之於民緩急亦可以資國用

乙酉詔右朝奉郎林一飛送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一飛既罷去乃使其族人進士東投匭上書論進退大臣當以禮侍御史湯鵬舉面奏禮爲忠賢設使其奸詐如李林甫盧杞之徒自當明示典刑爲天下後世之戒又況槍攘之後陛下禮意隆盡不可復加而一飛遣東鼓唱浮言動搖國是乞特賜懲戒上謂大臣曰朕每覽封章若其言可行即行之若其言非雖涉狂妄亦不欲罪其人蓋所以來天下之言也今東書用意如此言路既有論列亦豈免行遣乃責一飛監高州鹽稅東英州編管

丙戌。封信安郡王孟忠厚故妻秦國夫人王氏爲秦國夫人。
丁亥。以監司多闕。命侍從臺諫各舉嘗任知通治狀顯著者二人。仍保任終身犯贓及不職者與同罪。
太常博士葉義問直秘閣。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己丑。新除祕書丞焚光遠特引對。光遠言。頃年大臣挾權修怨。不平其心。陛下聖明。固已灼見其弊矣。至於臺諫之所排擊。法令之所鍛鍊。告訐之所中傷。其間又因責降而死。未霑恤典者。夫已嘗與聞朝廷之政。親廁甘泉之班矣。及子而無一命之祿。以奉其親而撫其孤。誠宜聖心之所深憫也。欲望陛下明詔有司。曾任執政侍從。因責降而死者。其家子孫尚未有官。許令自陳。依貶死例。與復官職。錄其子孫。則陛下之德澤。所及廣矣。上曰。甚善。當令有司看詳檢舉。上又曰。朕與卿不相見今幾年。光遠曰。臣得外任。迨今十有六年。上曰。朕所以令卿上殿。欲除卿察官。光遠曰。臺察委任非輕。如臣愚陋。何足以當此選。於是以光遠爲監察御史。六月甲午施行。
庚寅。執政奏廣東申。三佛齊國入貢。依例到闕二十三人。上曰。遠人嚮化。國家美事。到闕人數。可增作四十人。蓋嘉其誠款。而非利乎方物也。左朝散大夫直祕閣新知金州楊揆行大理正。揆入對。首言在法人戶家產物業。每三歲一行推排。升降等第。立爲定籍。凡有差科。令佐躬親按籍均定。比年盡付吏手。豪右計囑。良民受弊。望明飭有司。凡遇差科。並須令佐躬親均定。不得令公吏干預。從之。揆奏以是月甲午行下。皇叔

建州觀察使知南外宗正事士劄爲保康軍承宣使再任。

辛卯。參知政事魏良臣罷爲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先是侍御史湯鵬舉言。良臣人品凡下。天姿凶險。率意任情。浮躁淺露。通判已下差遣。已得旨令吏部差注。必留堂除。以市私恩。臺諫之論列人才。良臣引用私親趙公智。必欲庇之。是恨臺諫不與之爲支黨也。廷尉之禁勘公事。良臣改正富人胡邁奏補。必欲從之。是使獄官與之容私也。每議事於同寅之間。則愚而好自用。以至奏對於君父之前。則賤而好自專。迹其所爲。稍若假以歲月。授之權柄。殆有甚於秦檜。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良臣很愎自用。不恤公議。分朋植黨。背公營私。如奏補親屬文武。自有定制。胡邁已授武職。良臣乃昵於親黨。叱責吏部。改授文資。趙公智所至貪鄙。良臣特以爲姻婭。遂擢以爲漕臣。日者陛下盡收竄逐沈抑之臣而召用之。良臣乃誦言於時。以爲皆由己出。右正言淩哲言。良臣昵比匪人。甘心媚竈。剛愎不悛。輕躁自用。驟易中外冠帶之制。不知其倉猝之難辦。拘收軍中回易之類。不究其本柄之所自。臣僚之貶死復官。身後恩數。多不檢舉。而洪興祖獨得依條指揮。可不公不忠。迹狀顯著。鵬舉又言。軍中之回易等事。行之日久。所以寬恤統兵官。欲具修器械。務整肅以壯軍容也。而良臣奏請住罷。未得聖旨。先次行下建康總領司便行拘收。是命令專輒而動搖人情也。軍人有陞帶所以優將士也。而良臣專持繆見。沮格不行。至今書黃猶在省部。是使慶賞全廢。而陛下之恩德不能及於將士也。自遠方召來特起之士。臨軒賜對。欲爲中都官者。輒以私覺出之。止令補外。如新差太平府教授陳天麟是也。此良臣之方命而擅作威也。富家巨室。通財營私。酬以美

官不畏公議。如新除國子正倪稱是也。此良臣之罔上而擅作福也。其餘不可悉數。使其歲月滋久。其爲害豈止一秦檜而已。伏望早賜罷黜。以慰中外之望。於是良臣亦抗章求去。章五上。乃有是命。鵬舉又言。良臣政事罷行不審。紊亂政機。其如法令因革。不候敕旨。或先關報以施行。已薦張自知縣。造朝輒差郡守。所爲如此。復典大郡。叨竊職名。其可乎。乞將良臣落職罷郡。將臣之論列。播告中外。鵬舉又言。良臣乞罷諸軍回易等事。未得聖旨。於正月二十五日。江東轉運判官趙公智已施行於建康軍中。一軍驚擾。近又聞施行於池州軍中。亦復驚擾。至三月五日。方奉聖旨。別無改罷諸軍將士。莫不感荷聖恩。良臣與公智婚姻之家。身參大政。未得聖旨。預報公智。動搖軍情。此何理也。詔公智今後不得與知州軍差遣。臣僚論列良臣章疏。令報行。稱德清人。少從張九成學。自臨江軍學教授。召爲學官。未赴。以言罷。天麟宣城人。以董德元薦。對德元罷去。良臣以外郡學官處之。故鵬舉以爲言。良臣執政纔九十八日。

國學不見倪稱題名。蓋旋卽罷也。張去年十二月戊寅差知瓊州。今年三月戊辰不行。胡邁同日改正。詳具本日。陳天麟同日除國子正。

癸巳。祕書省著作佐郎周麟之乞申命史館續修神宗、哲宗兩朝寶訓。從之。

甲午。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王大寶言。竊見江南諸州有月樁錢。而縣吏因仍爲奸。有折帛錢。而下戶賠補爲患。月樁錢者。科發不均。名目無定。胥吏緣此以科麴引。催積欠。抑賣官紙。私行賞罰四事。爲民刻剝。良民追呼牽午。其弊爲甚。折帛錢者。艱難之初。物價踊貴。令下戶折納。務以之優也。今市價每匹不過

四貫。乃令下戶增納六貫。望委諸路監司。毀實月樁名色。立爲定額。如有不足者。審度均定。不得假名目以恣率斂。及折帛錢量與裁減。以恤下戶。庶幾和氣旁浹。至治格於神明矣。上覽奏。謂執政曰。大寶所論。可令戶部看詳。上因言。大寶近又請放度牒。殊未曉朕意。人多以鬻度牒爲利。亦以延人主壽爲言。朕謂人主但當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然享國長久。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蠶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竭民財以建塔廟。蠹民傷教。莫此爲甚。豈宜廣也。輔臣皆稱善。左朝請大夫直祕閣辛次膺知婺州。北使張通古之議和也。次膺提點荊湖南路刑獄。上疏言。父之仇不與共天。兄弟之仇不反兵。豈有降萬乘之尊。屈己稱藩者乎。書奏不報。卽奉祠。及金人敗盟。次膺有故人將漕湖北者。擬寄居鄂渚而依焉。岳飛時爲宣撫使。待遇甚厚。既而延入小閣。盡出所被宸翰。具言上眷之渥。且執次膺手曰。前日夢爲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飛方懼不敢告人。而公適至。公自諫官補外。他日必爲獨坐。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之。次膺悚然不知所對。既歸。語兄弟曰。飛握重兵。昧保身之策。禍將作矣。飛厚賂其行。次膺不受。遂入鄱陽。寓居宮祠。歲滿不復再請。閱十一年。忍窮如鐵石。上始親政。卽除知紹興府。未上。會魏良臣出鎭。於是改命。（次膺奉祠及過鄂州。當在紹興十年九年之間。不得其本月日。且附此。當求他書參考。）左承議郎通判泰州朱冠卿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冠卿、華亭人也。

乙未。左朝請大夫新知漢州陳康伯試尚書吏部侍郎。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吳秉信守起居郎。

丙申。侍御史湯鵬舉言。右朝奉郎新添差通判秀州王韡寄居撫州。恃勢作威。郡守監司聽其使令。如役僕隸。毒流一州。至崇仁縣人糾率鄉黨。來投時相。所訟三十餘事。止送江西帥司體究。公吏迎合。捕獲狀首三人。勒招虛妄。悉坐編配。乞將韡罷黜。委本路有風力監司。追還撫州居民產業。然後坐竄典刑。詔專委本路提刑劉長源拘留王韡追證。給還居民產業。具已還數目及情犯申尚書省取旨。不得減裂。其後長源究實如章。上曰。此不可不痛治。在祖宗朝。革去五代苛法。專以仁恕爲本。未嘗眞決一士大夫。惟犯贓者不貸。可令刑部約法。重作行遣。上語在五月乙丑。今併書之。日曆稱韡受贓已滿。不知如何行遣者也。

丁酉。左朝散郎新知信州嚴抑復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上始召抑。既至。而抑以足疾不能朝。乃有是命。大理寺丞楊邦弼爲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權禮部侍郎國子監祭酒周葵言。科舉所以取士。近年主司迎合大臣之意。多取經傳之言可爲諛佞者。以爲問目。學者因之。專務苟合時好。如論伊尹、周公。則競爲歸美宰相之言。春秋譏貶失禮。則指爲窺柄之事。其悖戾聖人之意。大率類此。至於前古治亂興亡之變。以時忌絕口不道。後生晚輩。往往不讀史。歷代先後有不知者。望詔國學及將來秋試考試官。精選通今博古之士。置之上游。其穿鑿迎合。議論乖僻。不合體式者。皆行黜落。若矯枉過正。不顧所問。務爲詆訐者。亦復勿取。從之。

戊戌。左通直郎周操行國子監錄。操、歸安人也。

己亥。太尉保安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吳益開府儀同三司。

庚子。左朝散大夫王曮送建昌軍居住。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愿中責授果州團練副使。封安州置。殿侍御史周方崇論曮以宰輔親黨妄作。而愿中知復州日強買部民玩好古器。納於大臣。遂得進擢。其帥靜江。肆行貪虐。軍兵幾至生變。言者論其跋扈之狀。愿中乃以寶貨納於大臣及曹泳。致刑罰不加。故併謫之。